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蒸发



序

新世纪航空公司 585 次从东京飞往札幌的波音 727 班机，正在空中顺利而平稳地飞行着。

6 月 20 日晚上 9 点 50 分——

空中小姐田渊久子往驾驶舱送过咖啡返回工作室时，心里再次涌出一股不安的感觉，于是特地浏览了一下客舱。

客舱内灯光昏暗，显得静悄悄的。疏疏落落亮起的阅读用灯，表示少数几位乘客还在埋头阅读杂志书报，而大部分的乘客则斜靠着椅背闭目休息。

这班飞机是在雾雨中的东京机场起飞的，比预定时间约迟了 5 分钟。此后飞机一直按照飞行航线前进，现在在盛冈上空，大约再过 20 分钟就可以抵达千岁机场了。

田渊久子是在不久之前——准确说起来大概是在 15 分钟前吧，也就是她分送饮料完毕，准备收回空纸杯时，突然觉得不安的，心情也无法稳定下来。这种不安感并非出于飞行中有何故障之兆，而是她觉得客舱内有不寻常的异状。

田渊久子今年 29 岁，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航空公司工作，已有 7 年的飞行经验，不久之后即将停飞，改做地勤并指导新进人员。这架飞机上的 3 位空中小姐中，久子的资历最深，客舱内只要稍有异常，久子立刻能觉察出来。

但是，今天的不安她却始终找不出原因。

她又特意扫了一眼机舱内的情况。这时，其他两位空中小姐——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出现在甬道的另一端。菊畑敏江从架子上拿了一条毛毯递给客人，重松三千代则在和前座的一位乘客交谈。

突然，“请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从机舱传来的信号铃声也响了起来。久子拿起工作室入口处的听筒，副驾驶小久保清晰的声音传了过来：

“由于乱流接近，请准备系安全带。”

“知道了。”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拿起旁边的麦克风。这时菊畑敏江走过来，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看到久子已拿起麦克风，便又退了回去。敏江今年 28 岁，也是资深空姐，不过她已决定下个月结婚，不再飞了。

久子用麦克风通知乘客系上安全带，但睡梦中的乘客们却仍没有行动，空中小姐只好为乘客一一系好安全带。

久子首先走到最后面，以确定一下 23—D 座位上的 6 岁小乘客的情形。这名小女孩叫向坂雪子，是单独出行的。最近航空公司为 3 岁—12 岁单独搭飞机的小乘客提供的照顾使因事未能同行的父母觉得非常放心。这一类的小乘客通常都安排在最前或最后，坐在空中小姐旁边，以便就近招呼。

向坂雪子似乎是常搭飞机的样子，她的表情大大方方，安心地坐在座位上。久子替她把安全带系好。

“快要到了吧。”

雪子露出小虎牙笑着说道。

然后久子一边巡视甬道两侧三列并排的客席，一边走向前面。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也在分别为乘客们服务着。

走到客舱中央时，久子突然发现了自己一直觉得不安的原因。从前面数过来第 12 排靠近甬道的 12—C 座位竟然是空的，也没有行李，盛果汁的空纸

杯被扔在踏脚板上。

菊畑敏江走过来，挨在久子身边。高大爽朗的敏江，脸上有点疑惑，低声地说：

“刚才我就发觉这个客人不见了，本来想问问你，可因为要系安全带的事又没机会问。”

“会不会是上洗手间了？”

看到空座位，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此。这类的波音型客机，通常前面有一个化妆室，后面有两个化妆室。如果正在使用，门一拴上外面的灯便会亮起来，然而此时三个灯都没亮。

“我们去看一下吧。”

由于目前已打出系安全带的指示，在原则上乘客不能离开座位，所以空中小姐去化妆室问一下并不失礼。

在前面的重松三千代走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敏江简单地把事情告诉她，并且要她检查前面的洗手间，然后自己匆匆向后方走去。这时候飞机摇摆的很厉害。

久子再看看 12—C 的周围：有的乘客发现空中小姐在注意他们，赶快坐正，有的乘客却依然闭着眼睛，谁也没去注意有个人不在座位上。

12—C 的邻座是位中年男子，正在专注地看一本杂志。

“对不起，打扰一下。”

久子轻声地说。

男子抬起头来看着久子。

“请问您，这位乘客是和您一道儿的吗？”

“不是。”

男子摇摇头。

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各自从甬道一头走回来。从她们的表情就知道每个化妆室里都没有客人。

“请问，您是否知道这位乘客去什么地方了？”

久子小心地问这位男子。

“不知道。”

男子稍有不耐烦的表情。

“那么，您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

“这个……我一上机就睡觉了，旁边的事我不清楚。”

这时，两位空中小姐走过来。

“前面的化妆室里没人。”

重松三千代说。菊畑敏江说的也一样。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再次仔细看了一眼客舱。如果是乘客少的时候，也许有些乘客会任意移到别的座位去，不过现在可是坐得满满的。129 个座位，在出发时全部客满，有一个 3 岁儿童买了半票，但也占了一个位子，另外还有一个母亲抱着大约半岁的婴儿。

除了 12—C 以外，那 128 个座位上的情况均无异状，当然不会有人站着，座位以外的场所也没有人。

奇怪了……

田渊久子刚才心里的不安感，现在已成为具体的疑惑。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的客机越来越大型化，乘客人数也增加了，即使

是资深的空中小姐也没办法一一了解乘客的动向，所以什么时候少了一个人，久子已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一趟飞行，由于座位客满，在久子的头脑里一开始便有着随时都要坐满才对的观念，因此当她发现 12—C 的座位是空着的时候便马上产生了异样感。

3 位空中小姐来到工作室里继续谈论着。

“飞机起飞时座位是客满的吧？”

久子首先向站在后方出入口迎接乘客的重松三千代问道。

“是的，总共 129 人，其中有一个单独的儿童，还有一个婴儿，应该是 130 人，和机场航空站传来的联络完全相同。”

个子较小、比较内向的三千代很有自信地回答。

通常乘客在距离起飞 20 分钟之前开始登机。这时候，如果是波音 727—100 型的话，会有 3 位空中小姐，其中两位分别站在前后出入口迎接乘客，另外一位则在机内招呼乘客入座。

这班飞机也是按照惯例，由田渊久子站在前方出入口，重松三千代站在后方出入口，菊畑敏江留在机内。她们各人手上拿着一具点数机，点算着通过自己眼前的人数。全部乘客登机之后，再合计人数。总计 130 人，包括单独的小女孩和一名婴儿，就像三千代说的，全部客满，并且符合航空站的联络。然后久子向机下的航空站人员报告出发准备完毕。当然，一旦登机，没有乘客能够再出去的，当时也没有这种情形。久子一方面确定着自己的记忆，一方面也向三千代问了一下。

“绝对没有这种事。”

三千代斩钉截铁地说。

乘客人数报告完毕后，出入口的门立刻关闭。大约 5 分钟之后，飞机便开始起飞了。可以确定，起飞时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12—C 的客人究竟什么时候离开座位的呢？

“那个位子是什么人坐的……”

久子好像对这个人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我记得是个女人。”

菊畑敏江的黑眸闪着智慧的光芒，她一向以机智与仔细著称，在公司里极获好评。

“好像是暗红色的长发……穿着蓝色衣服。”

“啊……”

久子突然想起了这个人。乘客登机的时候，站在前方出入口的久子，确实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垂肩长发略带红色的、穿着短上衣、头略低着的女人——是的，这个女人还戴着一付深色的太阳眼镜，那一瞬间，久子还曾被吸引了一会儿。女乘客仿佛害怕被别人看到，低着头走进甬道，并且在 12—C 的座位上坐下……一旦打开记忆，这些影像便陆续出现在久子的脑子里。这个女人现在竟然在飞机内消失了。

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逐渐袭上久子的心头。

“送湿毛巾的时候，确实还在呀！”

菊畑敏江一边注视着空座位一边自言自语，她的脸显得有点儿僵硬。

门关闭后至起飞前，空中小姐首先必须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分发湿毛巾给每一位乘客。当时前半部的乘客由菊畑敏江负责，后半部的乘客由重松三千代负责。

敏江说她记得很清楚，当她把毛巾递给 12—C 的女客时，她还一边说“谢谢”一边伸手接过毛巾，而且大约 5 分钟之后，收回毛巾时女客还坐在座位上，那时飞机早已离开地面了。

这之后大约经过 15 分钟，又分送饮料。她们用手推车装载咖啡、红茶、果汁三种饮料，由久子与三千代推车，久子分送甬道右侧的乘客，三千代则分送左侧的乘客。久子问三千代能否确定这时候 12—C 的女客还在座位上，三千代无法回答。那段期间飞机已经起飞，系紧安全带与禁止吸烟的警示灯均已熄灭，机内的气氛比较轻松，也有人上洗手间，当然会有空的座位，因此，12—C 的座位即使是空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如果在分送饮料之际有乘客不在座位上，推车便继续前进，等推车回程时再领取。关于这一点，久子与三千代都没有 12—C 客人领取的印象。不过，在 12—C 的踏脚板上找到了一个空纸杯，从这一点来看，这位女乘客确实拿到了果汁，并且已经喝完。

再怎么想，客舱内就是没有 12—C 的女客，化妆室里也没人，剩下来的只有驾驶舱了。然而，按照规定乘客是不准进入驾驶舱内的，尤其是在劫机事件经常发生之后，驾驶舱都防范得十分严密，从外面根本打不开舱门。更何况，久子刚刚送咖啡进去时，驾驶舱内也只有机长等 3 个人……

虽然如此，为求慎重起见，久子打算再次进入驾驶舱内看看，同时也必须把这件事向机长报告。

“再点一下乘客的数目吧。”

敏江说。

“拜托了。”

久子立刻答应了。

重松三千代拿起计数器向后方走去，久子则走向驾驶舱。按照约定的信号敲门后，机械员水谷打开门让久子进入。

驾驶舱内一片寂静。驾驶座左侧是机长，右侧是副驾驶，机械员则倚门而坐，这是规定的坐法。其他还有两个预备的椅子，但没人坐。狭小的舱内一目了然，确实只有 3 个人。

久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使副驾驶小久保感到奇怪。他问她有什么事。

“呃——有一个女乘客不见了。”

“不见了？”

小久保略带开玩笑地挑起双眉。

“是的，不在座位上……客舱里到处都找不到，可是起飞时还在。”

“真是怪事，你们不会弄错了吧。”

“我们 3 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女人红头发，穿蓝色衣服，在分送湿毛巾时，确实坐在座位上。”

“难道在这之后忽然蒸发掉了不成？”

小久保还是半带开玩笑的口吻，久子的胸中却突然跳了一下：是的，那个女人正是蒸发了。

“这可真是现代奇闻了。”

小久保还要说话，机长此时却说：

“现在开始准备着陆。”

然后机长用英语与塔台联络。机长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小久保也不再分心，坐正了看着前方。

久子把门关上，回到客舱内。由于飞机正在降落，系紧安全带与禁止吸烟的灯又再度亮起。12—C 的座位依然空着。

重松三千代走过来说：

“总共 128 人，外加一名婴儿……还是少一个！”

久子告诉三千代，无论如何还是准备降落了，反正少一个乘客其他人也不会发现，机内不致发生混乱。在飞机降落之前，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专注于他们的工作，无暇理会少一个人的事。

久子取下麦克风，以稳定清晰的声音向乘客报告飞机即将着陆。

大约 5 分钟之后，即晚 10 点 5 分，585 次飞机安然无恙地降落在千岁机场。

和登机时一样，久子站在前方出入口目送乘客下机。每一位乘客的脸孔及服装都不曾改变，唯有那位神秘的女乘客，始终不见踪影。

现代奇闻——

目送最后一位乘客离去后，久子的心里又涌出那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

内容简介

少妇美那子突然离家出走，随后又从正在飞行的航班上神秘消失，像蒸发的水珠一样再无痕迹。其夫携子寻妻，其情可哀；其情夫——记者冬木难斩情缘，亦苦查其踪，决心找到她再续恋情。不负冬木的苦心，他终于查出了美那子隐身之处。然而，当他赶去时，那里只有一具冰冷的男尸，死者竟是美那子初恋时的情人丹野。美那子从失踪者变为凶案嫌疑人。冬木不顾一切地继续寻找美那子，但同时也感到了浓重的杀气，而这一切均与若隐若现的美那子有关。美那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她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她是死是活？这纷繁复杂的感情纠葛将怎样理清？当读者终于明白这一切时，相信那哀怨的结局、凄美的感情将深深震撼心扉。

此书曾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蒸 发

第一章 玻璃蔷薇

1

1971年5月21日，《每朝新闻》以三段文字刊载了这样一条新闻：

日本记者在越南殉职？

摄影师受重伤 美国记者死亡

在金瓯角的西方受袭

（本社西贡分社 20 日特电）根据南越政府军发言人 20 日宣布，当天早晨，在南越金瓯角西北 20 公里的运河附近，发现了被射杀之美国记者的尸体以及身受重伤的日本摄影师，另有一辆全毁的日制汽车。发言人又说，死亡的美籍人是美国 USP 通信社的 J·哈特曼记者（28 岁）。被短枪子弹贯穿腹部而受重伤昏迷不醒的还有同一报社的泷田昭广摄影师（35 岁），出生于青森县。

在金瓯角野战医院，苏醒过来的泷田摄影师说，当时日本日报社外信部的临时特派员冬木悟郎记者（33 岁）也与 2 人同行，受到枪击后滚落于运河中。他们一行人系搭乘直升机上前线采访的，19 日傍晚返回金瓯角时在途中被袭，汽车被击毁在运河边。

南越政府军立刻出动寻找冬木记者，但是运河水流湍急，附近的人没有见过冬木记者的踪影，生存的希望十分渺茫。

冬木悟郎记者就职于日本日报社外信部，1939 年出生于东京都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1962 年自东京外语大学法文科毕业后即进入日本日报社，历经千叶总社、多摩分社、本社社会部，最后于 72 年 2 月调至外信部至今。

这一次，冬木悟郎以“只剩下可口可乐与女人”为题，深入越南采访战争末期的情形，从 4 月 16 日开始，预定采访 1 个月，不想事情却发生于采访结束、行将返国之前。在日本，冬木尚有妻子郁子（29 岁）及一女缘子（5 岁）等待着他的消息。

日本日报社外信部长丰岛辰巳一接到外电报道立即于 20 日傍晚赶赴出事现场。

在这条新闻旁边，刊出了冬木悟郎的照片。他戴着黑边眼镜，看起来稳重且有点儿老气。

这则新闻刊出 9 日后的 5 月 30 日，金瓯角北方运河沿岸发现一具疑似日本人的尸体，各报纸竞相登载了这一新闻。尸体近乎全裸，并已腐败的无法辨认，但是，从年龄、体形及受枪伤的情形来看，很可能是冬木悟郎记者。

又过了 10 天，一直没有冬木的新消息，和他比较接近的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

然而，就在 6 月 10 日，突然传出冬木记者生还的消息。消息中指出，前几天所说的尸体是越南政府军误报。日本日报社立刻以头条新闻刊出了冬木记者生还的经过。这一时成为热门新闻。

梅雨的阴晦一过，天空立刻出现蔚蓝的清澄。从云彩间露出的阳光不像夏天那样炎热，干冷的风吹得人十分清爽。

6月13日下午，冬木悟郎站在涩谷车站前，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黑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里溢满了说不出的感慨。

真像是一场梦……

就在3天前，冬木还在越南北部一处不知名的丛林中的野战医院里。那儿种满红茶的泥沼一望无际，其间布满了灌溉用的小运河……

虽然已置身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中，冬木仍然在回忆着枪击事件发生后大约1个月里的各种体验。

利用直升机采访前线的工作完毕后，冬木便驾驶汽车与USP通信社的哈特曼记者、泷田摄影师一块儿回金瓯角基地。5月19日傍晚，他们开了20公里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汽车轮胎被打中，方向盘握不紧，整个车身要向运河翻去，冬木只好弃车逃走，枪弹仍然如雨般地打过来。

冬木沿着运河堤防匍匐前进时，左肩中了一弹，人便掉落至运河中，河水非常湍急，虽然冬木奋力游出水面，但鞋子却陷进泥浆里，他终于失去知觉。

等冬木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垫着毛毯的木板床上。他打量四周，看到这是一间农村茅舍，太阳光正透过木板缝隙射进来。一位穿着上衣、下身围着沙笼的卫生兵正在处理自己的伤口。原来自己是被越共给救了。冬木感到全身发烧，伤口也痛得不得了。

不久，来了一位级别较高的军人，他认为此处危险，为了治疗，应将冬木送到后方。不过当冬木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时，对方率直地回答“无可奉告。”

冬木慢慢地平静下来，开始想到很多问题，包括好友摄影师与美国记者的安危，也想到东京的妻女，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困了。

但是——最后突然浮上心头的一个影子，却深深地刺入冬木的心里。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考可以不顾社会的制约。而就在这种自由思考的情况下，他领悟到了现实的自己与东京相隔的竟是那么远，于是一股尖锐的伤感划过心头。

后来越共用舢板将冬木运过河，再用担架把他送进丛林内。5月25日早晨，冬木来到丛林中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基地。

他在基地野战医院中又继续生活了17天，伤口已顺利愈合。由于治疗及时并且处理得当，冬木的体力、精神显得很好。

只是在这儿禁止和外界接触。冬木当然早就告诉对方他是日本的新闻记者，但是对方并不相信他，或许他们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更说不定他们怀疑他是一名间谍呢。对方究竟打算如何，冬木完全无法猜测。

不过，凭良心说，这儿除了生活比较单调外，确实非常安全，粮食丰富，营养也很好，对方偶尔来检查一下身体，全无虐待的行为。

冬木一直在努力抑制自己心里涌起的不安与焦躁感。他很明白，眼前只有一切顺其自然，多想也没有用。但是偶尔浮现于眼前的一个幻影却时常扰乱他的平静。现在他才明白这个影像在他心中所占的比例了。每次一浮起这个影像，冬木就巴不得能够赶快平安无事地返回日本。

6月9日下午，最早见过的那位军人突然来到野战医院，告诉冬木他的

身份已经确定，明天就可以释放了。冬木的喜悦涌上全身，同时，心里的那个影像竟也鲜活起来。就在这一瞬间，他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翌日早晨，冬木离开野战医院，随着一位士兵步行至距离西贡 40 公里处的一个地点。在这里冬木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冬木独自一人搭乘巴士来到南越政府军的驻地，政府军用车子把冬木送到西贡美军司令部。在这之后，时间仿佛突然变得很快，比过去的近 1 个月的日子快了好几倍。

到达西贡后，冬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生还的消息打电报告诉日本日报东京本社，第二天他便搭乘经由香港的飞机直接飞回日本。

抵达东京飞机场已是深夜时分，部长及一些同事，还有妻子与女儿都来机场迎接。冬木在日比谷的旅馆住了一天半，他要把在越南的生还经过详细地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报告。

部长和同事都非常关心冬木的健康状态，而他对自己一点儿也不疲倦感到不可思议，而且面对工作，他精神抖擞，这也可能是从近一个月的囚犯生活中完全解放出来，回到了自我的世界所产生的特有的兴奋吧。

——现在，他要从日比谷旅馆回家了。他的家在驹泽奥林匹克公园附近比较安静的小规模住宅区。当车子就要开进涩谷的闹市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下车步行了。久违的涩谷街头散发着熟悉的味道。他深深吸一口气，充满了怀念之意，但也有着一份怀疑。

在北越的野战医院里，当冬木被告知即将获释的那一瞬间，他的心头除了热血沸腾之外，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以至于在东京飞机场面对着妻子与女儿时，冬木的心里出现了一道阴影。

但是，在与妻女分手、自己再度单独处于旅馆房间里时，那个决定又一次涌上心头，静静地但却实实在在地盘据在他的心里。他相信如果再与妻子相见时，这个决定也不会动摇了。

冬木抬头看了看百货公司墙壁上的电子表，已是 1 点 23 分。这是个很好的时间，那个女人现在应该单独一个人在家里吧……

冬木生还的消息传到报社之后，报社自然最先通知他的家人，而那个女人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到消息，就是冬木本人在国外也无法写信给她。回国之后，他又忙于工作与接电话，实在抽不出时间打个电话给她。

那个女人应该从报纸上得知冬木已经生还回国了吧，不过她不会知道他就要出现在她面前！冬木慢慢地向前走着，他一步一步走向她的家，他打算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经过十字路口时，突然传来一阵阵高低不齐的女人的喊叫声，好像是在示威吧。冬木和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往声音来源之处看去。

“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

“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

原来是一群年轻女子，正在一边走着一边喊着口号。她们是一群没烫头发的女学生，大多数穿着牛仔裤与衬衫，衬衫的胸口敞开，每个人手里高举着示威牌，上面写满了“ 反对禁止堕胎 ”、“ 结婚不是奴隶 ” 等的字样。

这是最近流行的一股妇女解放风潮。

示威的少女们，个个表情严肃认真。女性解放运动在美国轰轰烈烈地闹了一阵子，日本女性也很快地跟进。反战风潮兴起时，日本人也没有放过，去年国际反战日，也常有小规模示威运动。冬木乍从越南回来，看到这样

的光景，难免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不快感。

站在十字路口周围的人们对这些少女先是投以好奇的眼光，但立刻又失去兴趣，移开视线各走各的路。

绿灯亮起，示威少女簇拥着过了马路，冬木也移动脚步向对面走去。就在这时候，在距离两、三米远的地方，走动的人群中的一张脸孔吸引了冬木的视线，使他停下脚步。

这个男人有一张白皙、端正、看起来稍带神经质的脸孔，七三分的头发更衬托出脸部轮廓的突出。他年约三十七八岁，瘦削的上身穿着一件灰色西装，衬衫的领子雪白，看起来干净清爽，无可挑剔。

这个男人叫朝冈隆人，据冬木了解，他在光阳银行总行担任科长的职务。

冬木看到朝冈时不由吃了一惊，因为他第一眼看到朝冈时，就觉得他全身似乎笼罩着一股沮丧的气氛。他那细长敏锐的眼睛对示威少女充满了无言的憎恶，脸上的五官虽然依旧端正，却透着阴暗与疲惫之色。

朝冈手拉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冬木知道这个男孩叫阿勉，在冬木住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入托。阿勉的高雅气质与其说是酷似朝冈，还不如说是得自母亲的遗传比较正确。那长长的睫毛下的一对黑白分明的双眸，深邃而透明……

阿勉被父亲拉着，似乎发觉有人在注视他们，他的头开始四面摆动，找寻视线的来源。冬木默默地加快脚步，穿过马路。在这个时刻与朝冈父子相遇，真是一个具有非常讽刺意味的偶然，不过冬木还是很镇定。

阿勉的视线终于停在冬木身上，他的双眸中立刻浮现出天真而高兴的神采，冬木也无法再逃避了。

“嗨！”冬木露出暧昧的微笑，但立刻又停住了。

“你好！”阿勉以稚嫩的童音大声打招呼，并且点头，朝冈这才发现冬木，收回了他那还有些茫然的眼神。“你好！”冬木跟他们打招呼。

“好久不见了。”朝冈低声地回答。

就一般人而言，他们的交情仅此而已。朝冈的家就在冬木住家附近，是一座小巧别致的独门独户的住宅。由于住得近，彼此常在路上相遇。去年住宅区居民因停车问题开会讨论，朝冈正好坐在冬木旁边。住宅区周围空地很少，朝冈家没有车库，常为停车问题而烦恼。那天朝冈与冬木谈了很久。

由于走近了，看得就更仔细了，朝冈脸上那阴郁的神情也更为明显，简直可以说是憔悴。平常白皙的脸，今天看起来是青黑色，脸颊也凹下一大块，双目充血并有着虚脱和焦躁的神情，显得异样的混浊。冬木不禁脱口而出：

“出了什么事啊？对不起，我也许不该问。”

朝冈看着冬木，欲言又止。他那无力的视线落在阿勉的咖啡色的帽子上面，阿勉却说话了。

“我妈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朝冈急忙想制止儿子说话，却已太晚了。

“什么？”

冬木望着朝冈。

朝冈的表情像哭又像笑，脸歪了一下，过了半晌才沉重地说：

“实在不好意思，这种事不应该公开出来……内人于10天前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了，至今行踪不明。”

美那子离家出走了吗？冬木差一点儿这样叫出来，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朝冈的眼皮垂下。

“我实在想不起她有什么理由要离家出走，难道就不回来了吗……”

冬木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勉强看着阿勉，半天才说：

“那你们每天怎样过日子呢？”

“这吗……由于附近也没有亲人，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来帮忙。阿勉在上完幼儿园之后就要上学了，有时候还得跟我在外面跑……这孩子也很可怜哪……”

朝冈的眼圈儿更红了，冬木觉得他好像要流眼泪了，便赶快把脸移开，看着阿勉。

阿勉的牙齿咬住下唇，注视着冬木的胸口。他那清澄透明的双眸中没有眼泪，但是他挺着瘦弱的肩膀默默无言的姿势，比流泪还要令人难过。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示威少女群又转了回来，她们的声音和朝冈父子的姿势形成鲜明对照，显得十分滑稽。的确，如果朝冈一家只是冬木的邻居，这个场面确实滑稽，但是……冬木认识朝冈的妻子，而且在越南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期间，甚至在野战医院不知能否重获自由的时候，一直不断地出现在眼前的那个影子，正是朝冈的妻子美那子。

冬木彻底领悟了自己确实深爱着美那子，当他知道自己能够平安地返回日本时，他心中所做的决定仍是务必排除困难与美那子结婚。

冬木悟郎与美那子认识是在3月初，也就是前往越南的一个半月之前。当时的情景他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两人的相遇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那一天天气很冷，阴雨绵绵，午后更是强风怒吼，偶尔还飘着细细的雪花。傍晚5点左右，冬木驾驶着他的蓝鸟轿车回到驹泽的住宅区。冬木所在的外信部每天24小时分成3班，轮流值勤。由于华盛顿的正午是日本的凌晨1时，凡是接到外电的同事都必须立刻整理出来。那天冬木上的是早班，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随时待命在办公室，下班以后他又磨蹭了二三个小时才回家。

冬木和平常一样，把汽车停在幼儿园旁边的空地上。平常这个时间的幼儿园院子里和住宅区内的游乐场上都是孩子们的声音，今天却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可能是天气冷、天黑的缘故吧。

冬木向自己家走去，突然感到背后有异样的气氛。风声与树声之间，的确有一种不寻常的、听起来如激烈喘气的声音。冬木回过头去，渐渐听清楚了是狗的吠声。就在幼儿园的围墙与住宅的栅栏之间的一块狭小空地上，有一只咖啡色的瘦削高大的野狗正扑向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

野狗一边发出可怕的咆哮声，一边逼近男孩儿的身体，做出要咬人的样子。男孩儿拼命闪躲，并且大声叫喊。野狗后退了一下，却没有停止攻击，在距离两公尺处，再度低着头，向男孩冲过去。

冬木见状立刻跑过去。当他的双腿跨过栅栏的一瞬间，他看到一个穿着浅紫色和服的女人急步跑到野狗与倒在地上的孩子之间，张开双手，面对野狗做出威吓的样子，企图把野狗赶走。

野狗一看出现了另一个敌人，便做出更狂暴的姿势，很快地朝那女人扑过去。那女人不堪一击，跌倒在地，和服下摆敞开，露出白皙的腿。冬木立即奋不顾身地抓住野狗的头，并顺手抄起脚边的木棒。野狗此时已经失去战斗的意思，只是挣脱了冬木的手，威胁似地摆摆身体，然后低低地咆哮了一阵，便夹着尾巴穿过栅栏跑走了。

冬木随即把旁边的女人扶起来。女人的身体因惊吓而显得很僵硬，不过看起来倒没有受什么伤。

“谢谢你。”女人的声音中充满了害怕。她急忙走到还躺在地上的、似乎已经吓呆了的男孩身边。“阿勉！”女人不安地叫着，并抱起了男孩。孩子的左颊和膝下有爪痕和齿痕，并且流了血，肘部也在流血。他断断续续地抽泣着。

“赶快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女人点点头。冬木先抱着阿勉跨过栅栏，让阿勉自己站在路边，然后再牵着女人的手要她跨过栅栏。不料女人的和服下摆太窄，脚抬不起来，冬木只好抱起她的身体，像抱阿勉那样越过栅栏。在肉体接触的那一刻，某种感觉触动了冬木的某种意识。

住宅区出口处有一家外科医院，冬木用他的车子把这个女人和男孩送到了医院。

幸好阿勉的伤口并不大，而且野狗没有咬伤阿勉深层的皮肉，院长直说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再打一针狂犬疫苗，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不到15分钟，检查与上药就全部完毕，冬木又用车把女人和男孩送回住宅区。

在车上，女人告诉冬木她叫朝冈美那子，这男孩儿是她的独子，他们也住在这个住宅区，阿勉今年5岁，在刚才那个幼儿园的大班。冬木说那阿勉就和他女儿是同学。

阿勉很快地平静下来，虽然还是没什么精神，但对冬木的问题却有问必答，也没有赖在妈妈身上的样子，美那子也不再查看他的身上是否还有其它伤痕。冬木想，要是换了他的女儿发生这样的事，一定会抱着妈妈哭个没完没了儿。两个孩子还是同岁呢，男孩子与女孩子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冬木把朝冈母子送到他们家门口。那儿有树木栽成的篱笆，围着红瓦的平房，院子里随风飘散着丁香花的香味。

美那子下车后绕到冬木的车窗前，向他频频致谢。在寒冷而黑暗的夜色里，美那子的脸孔显得更洁白——这一瞬间，冬木头一次为美那子的美而怦然心动。美那子的容貌以世间的标准来看是十分的美，白皙透明的肌肤，充满智慧的双眸，挺直的鼻梁，匀称的身材……这些固然使冬木心动，但最吸引他的却是美那子全身所包裹着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

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只要当了母亲，都会有一种母亲的风度，也就是说美丽的女子结婚之后，她的美就会变成“俗丽”。尽管母爱也是很伟大的，但以寻常男性的眼光来看，总觉得变了味儿。但是，美那子的身上却没有那种俗气，这或许是被她的气质掩盖了，也或许是她懂得生活而没有染上那种俗气。总之，一种无法说明的不可思议的透明感把美那子包了起来。冬木突然联想到紫色的玻璃蔷薇，是的，美那子就像一株紫色的玻璃蔷薇。

当晚，吃过晚饭后，冬木把傍晚发生的事说给妻子郁子听。阿勉和女儿缘子在同一所幼儿园，郁子对美那子应该多少知道一点，冬木期待着能从郁子那里多知道一些关于美那子的事。

郁子一边收拾餐桌上的碗盘，一边听着冬木的叙述。冬木才讲完，郁子那细小的眼睛便似乎已有所领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

“这附近的人都在说阿勉的妈妈对阿勉管教的十分严格，所以那个孩子看起来很懂事，也很少去粘妈妈，很独立的。——说起来也真是，那个女人竟然能面对一条凶狠的野狗而不害怕？”

“要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冬木看着妻子那圆胖而有雀斑的脸孔，存心逗她。

“要是我呀，我一定抱着孩子赶快逃走，不过，那条狗还是会追上来的，两个人都会倒楣。看来那个女人毕竟是很镇定的。”

然后，郁子假装很郑重其事地压低了声音说：

“那个太太，在这附近还有很多传闻呢！”

“怎么说？”

“这是听眼科医生井口的太太说的——”

喜欢到处聊天儿的郁子，情报来源相当广泛。

“阿勉在3岁或4岁的时候，有一只眼睛因角膜发炎或其他原因使角膜变成了白色。”

“看不见了么？”

“那只眼看不见了。那时候只有等有人捐赠眼角膜用来移植才能治疗。但是因为愿意捐出眼角膜的人很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得到。”

“后来呢？”

“朝冈太太很着急，她每天都在等眼角膜银行提供好消息，可是却都失

望了。她实在无法再等下去，就跟医生说她愿意把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给阿勉。医生夫妇听了都大吃一惊，因为法律上规定只有死人才能提供眼角膜，如果朝冈太太的角膜移植给儿子，就是犯法。朝冈太太苦苦要求医生做秘密手术，井口先生一口拒绝了。朝冈太太非常失望，当场就号啕大哭，令人十分同情。”

“可是，阿勉的眼睛不都还是好好的吗！”

“是啊，半年之后，他眼睛的病症像奇迹似地完全消失了，到现在一直好好的，大概是他母亲的爱心感动上天了吧……”

还好！冬木霍地站了起来，熄掉手上的烟，站到朝北开的窗户前。窗外一片黑暗，冷风夹着小雨，吹得每棵树都抖个不停。

从这个窗口看不见美那子的家，冬木心里有点遗憾。他想着想着，美那子的脸孔出现在了黑暗之中。

郁子所说的那些话深深地印入了冬木的心里，但是很奇怪，他同时又只情愿看见美那子那种透明感，并希望她保持这种透明感，而不要一些所谓的“母亲的伟大”那一类的行为。

半晌，冬木才发觉自己竟然兴奋起来。

第二天早晨，才过9点，冬木就离开了家门。本来今天应该是上“午班”的，但是他想起昨天在外科医院时美那子说过今天早上还要带阿勉去看医生，冬木就无法待在家里了。

冬木开着车子，故意把速度放得很慢，眼睛注视两侧，露出有所期待的眼光。昨天那又冷又强的风已经停止，春天的阳光照在住宅区的大地上。

有一些人在赶着上班。冬木看到美那子的背影夹在行人中，就在住宅区出口的路上，那苗条的身体穿着剪裁合身的青磁色的和服。她的步伐很快，而且是孤身一人。

冬木在十字路口把车停住，正好停在美那子身边。美那子显得有点惊讶，直到认出冬木才露出白色的牙齿微笑着。早晨清澄的阳光把美那子的皮肤照得更为透明。

“昨天的事谢谢您了。”美那子很有礼貌地鞠躬。

“阿勉今天怎样了？”

“托您的福完全没事了，刚才我还带他去医院看了一下，现在送到幼儿园去了。”

“你——要出去吗？”

“是的，我要去三轩茶屋附近的牙科医院。”

“我送你一段吧。”

“这个——”美那子微笑着，似乎不想打扰，但是冬木说反正顺路，而且他又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美那子只好上车。

美那子去的牙科医院是在三轩茶屋到涩谷间的路边，从住宅区到医院只要几分钟的路程，这期间冬木和美那子都没有说话。冬木不知道该说什么，美那子也很沉默。在医院门前车子不能停得太久，因此美那子等车一停就急忙下了车。

第二天早晨，冬木又假装无意间碰到美那子，当然又顺便送美那子到了医院。其实，冬木是刻意计算好美那子送阿勉上幼儿园的时间而等在路边的。

第三天，冬木打开前门，让美那子坐在自己的身边。由于并排而坐，两人谈起话来也比较方便，冬木知道了美那子的先生朝冈隆人是光阳银行的国外科科长，他们一家有三口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10天，这期间，除了早班与晚班之外，冬木都会等到美那子。短短的车程他们并未做太多的交谈，但是，他们二人之间却好像已经认识了好几年似的。冬木33岁，美那子28岁，或许是美那子成熟而稳重的态度常常使冬木觉得美那子与自己同年，有时并且陷入一种青梅竹马的错觉，这种错觉使冬木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到了3月中，阿勉的伤痕完全好了，美那子的牙齿也应该差不多了——然而，当车子停在医院门前时美那子却“咦”了一声，原来医院大门上挂着“临时休诊”的木牌，旁边贴了一张条子，大意是说因家人临时发生意外暂时休诊，明日照常应诊等。

“今天看不成了，我们去兜兜风如何？”

冬木很自然地说了这样的话。他一想到明天还可以载美那子，不禁掠过一阵快意。美那子看了冬木一眼，有点僵硬地说：“好吧。”

提起驾车兜风使冬木很自然地想起了海。战后数年至小学毕业，冬木都

是在能登半岛西岸的海边度过的，他的心里经常充满着恋海的乡愁。和一个心仪的女性第一次外出，他当然要选择海边了。

驶出第三京滨高速公路出口后，车子折向西，沿着公路前进。这一天是周末上午。

驶过一片绿色住宅区不远，就可以看到蓝空下的相模湾了。车子沿着鹄沼至平塚的海岸来到海边，开进疏疏落落的松林间停了下来。

“我们去散散步吧。”

“好。”美那子的微笑仍然很僵硬。

车外的空气让人感觉有点儿冷。这里的海岸线蜿蜒伸展，从左边可以看到江岛，而右边的海角似乎伸入了云里。在这仍然充满寒意的海边，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冬木慢慢地走向海滩，美那子跟在后面。离开马路越远，周围就越发显得安静，隐隐约约的海浪声也越来越清楚了。松林被一公尺高的不定形石墙切断了，石墙之后便是海滩，可爱的海浪就在眼前。

冬木先跨过石墙等待着美那子。美那子抬起脚略显迟疑，或许石墙对她太高了。冬木伸手给她，美那子犹豫了一下，才抓住了冬木的手，然后用另一只手按着膝盖，跳过石墙。一个蹒跚，美那子差点儿摔倒，冬木及时抱住了她。

“啊！”

美那子发出小小的惊呼，并做出反射性的抵抗。但她的身体很快静止下来不动了。美那子的脸在冬木的瞳孔中放大，他的唇轻轻地压在她冷而硬的唇上……

一周后的傍晚，在横滨港附近一家小小的旅馆里，冬木得到了美那子。和接吻一样，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淫荡。要是一个淫荡的女子反而会伪装羞耻或假做抵抗的。

冬木心里丝毫没有后悔或罪过的感觉，虽然这是自6年前结婚以来头一次和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关系。他确实确实觉得这是认识美那子之后势必发展成的结局。

美那子的脸轮廓分明，她的身材修长，虽然略瘦了些，但脱去衣服却又显得成熟迷人。她温柔的姿势吸引着冬木，似乎在等待着他的侵入。当他感觉到这一点时，久违的新鲜而强烈的激情涌上全身心，他再也无法自拔了。

这以后，每隔5天或一个礼拜，在阿勉的幼儿园还没有放学的午后，冬木又正好不当班时，两人便相聚在一起。冬木要是值晚班，第二天必定休假，他们便一早就到海边去兜风。经过东名高速公路到大矶海岸，车子停在真鹤岬。早春的海边渺无人迹。33岁的冬木与28岁的美那子常常像20岁的少年少女，席地坐在沙滩上看海，一边说着知心话。

他们的话题总是与两家人有关。从冬木的身份看，美那子家庭所发生的事，他是没有插足的余地的。美那子虽然也了解这一点，但她还是想说出来，这样心里才好过。

“我先生和我之间，好像没有这种情绪。”

美那子说话的时候眼睛凝视着前方，她似乎在想更适当的说法。

美那子出生于九州福冈市，她和朝冈是经由相亲而结婚的，婚前她一直都住在福冈。

美那子的伯父在光阳银行任职，是朝冈的上司。他看朝冈这个人不错，

便替他们两人做媒。由于东京和福冈距离很远，美那子和朝冈相过一次亲以后，也没有再深入交往，就决定嫁给他了。

“朝冈比我大9岁，这一点使我有些不安，但是他的人品和条件，确实没有什么缺点……我自己只是短大毕业，又没有一技之长。”

“实在太单纯了，你们女人那么容易就把自己的一生委托给一个男人。”

冬木以带嘲弄的口气说着，但是他也觉得很意外，聪明的美那子，竟也会在被动的情况下与朝冈结婚。

“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好在伯父伯母把我抚育成人。他们的教育很严格，我不敢拂逆他们的意思，因此……”

说到这里，美那子的双颊突然变得绯红，露出羞怯的表情。这是冬木头一次见到她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另外有意中人，因此失恋了。”

“不是，没那么严重！”

美那子微笑着接下去说：

“短大毕业后，我去补习英文，在公共汽车上有个男孩每天给我一封信，并且和我同一站下车，他的热情有点儿叫我吃不消……”

但是美那子最后却嫁到东京了。

“那个男孩子不就失恋了吗？”

冬木对于这样的话题比对她的家庭感兴趣。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自杀了吗？”

“不至于吧，不过那个丹野……他叫丹野靖久，听说后来一直都是独身，没有结婚……”

美那子双眼凝视着远空，似乎在回忆着那段甜美的日子。

“你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在福冈他没认识人，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他。”

然后话题又回到美那子的家庭。

美那子虽然有所保留，但冬木可以想像朝冈是个十全十美、没有差错的丈夫。他认真稳重，从不酗酒，每天按时下班回家。

“你的家庭实在是美满啊！”

冬木确实没有半点儿讽刺的意味。如果只听美那子所叙述的家庭状况与朝冈的为人，的确称得上美满二字。

“先生是个正派的人，阿勉又是个好孩子，这样的家庭真是没的挑了。”

“才不是那样！”

美那子听了冬木的话却突然变得很激动，眼睛睁得大大的，鼻翼翕张，不一会儿，却又垂下头来，郁郁地说：

“我虽然生为一个女人……但是，我却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

随着声音越来越小，美那子把头转过去。

冬木觉得很意外，他抱住了美那子。美那子双唇紧闭，眼角渗出泪珠，双颊的肌肉拉长。冬木知道美那子一定有很大的烦恼——看到她的表情，他反而不好问什么了。冬木本来想问问阿勉的事也打住了。他觉得美那子对阿勉的态度好像很漠然。

赴越南的两天前，冬木约美那子到他们最早去兜风的鹄沼海岸，此时他们已认识一个半月，发生亲密关系已有20多天了。

他们在春寒料峭的午后在海边散步了一会儿，然后来到旅馆内。

这一天他们表现得特别热情。两情缱绻之后，充足感与虚脱感奇妙地交织着。冬木的心里头一次产生别离的感觉：要是万一无法活着回来……想到这里，他的心就隐隐地有一种痛楚。冬木用手撑着头，发现美那子的眼里正张大地凝视着空间的某一点，似乎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美那子被冬木一问，才缓缓地把头转过来，看着冬木的脸孔。

“好像梦一般。”

“梦……？”

“你弥补了我所欠缺的东西……”

美那子说话的口气是茫然的，好像唱歌一般。她的眼里又出现了上回那种苦恼的神色。

“你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

冬木坐起来，性急地问道。

美那子也坐起来，看了冬木一眼，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却迅速地把脸埋在冬木胸前。

“我望你平安回来。”

“当然——”

冬木用力拥抱着美那子，双颊摩擦着。美那子的泪水流下来，却没有发出抽泣声，这样更适合美那子。这时，头一次见面时产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再次浮现在冬木心头。

自己所爱的也就是美那子的那种透明感吧，那种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的不可思议的透明感……

冬木独自回味着与美那子温存的时刻，却又不得不将思绪拉回现实，美那子为什么会……

朝冈那红浊的眼睛仍然望着十字路口的人群。

“你说你太太是 10 天前离家出走的吗？”

“是的，6 月 3 日晚上。”

朝冈简短地回答了冬木的问话后，视线立刻又移向人群，好像在这个时候，美那子会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似的。

6 月 3 日那天，正好是冬木出事故的第 13 天，也就是误报冬木尸体被发现的第 4 天。或许是因为冬木的“死亡”使美那子感到绝望而做出了意外的举动吧。不过这样的想法很快又被否认了。为什么美那子会丢下爱子阿勉而不顾呢？她没有理由把阿勉丢下不管呀。

为什么？——找不到答案的疑问使冬木陷入混乱与焦躁之中。

翌日下午，冬木前往离住所近约一公里左右的玉川警察署。因时值梅雨期，玉川署附近商店街的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主妇都撑着伞，匆忙地走着。

路边的景色，冬木大约有两个多月都没去注意了，因为他的心中完全被美那子所占据了。

美那子实在没有离家出走的理由。像“离家出走”这样冲动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美那子身上……听了朝冈的话之后，冬木的脑子里起先是一片混乱，然后变成一个疑问：美那子真的是出于本意而离家出走的吗？是否有受制于他人的强制或暴力而离家之可能性？

昨天听朝冈所说，事情的发生过程是很简单的，美那子在 10 天前的 6 月 3 日，留下一封信而离家。不过凭什么朝冈推定是夜晚，以及信里面的内容写些什么等等，都是冬木急欲知道的事情。

然而，冬木无法向朝冈追问更多的事。朝冈也要顾及他的社会地位，尽量不把事情公开，即使像冬木的妻子郁子那样的包打听，恐怕也还不知道美那子失踪的事情呢。

但是，不论朝冈如何保密，他总该向警察署报案，并请求寻人。所以，冬木只要向辖区警察署问一下，应该可以知道更详细的事情。

这是玉川署的辖区。冬木 3 年前调到外信部之前在社会部工作，曾经和警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认识了不少警察朋友。尤其是玉川署的白井刑事，因为住家离得很近，时有往来，已非泛泛之交。最近还听说白井已从搜查一科调升至防犯科任科长。

玉川警署与消防署、邮局等并列，是一栋米黄色的古老建筑。

由于在出门前曾通过电话，白井立刻把冬木带到办公室屏风后面的小会客室。白井大约 40 多岁，额头宽阔，眼睛大而灵活，看起来精力充沛，态度亲切。

冬木和白井谈了一下越南的话题后，很快便简洁地陈述了他来此地的目的。

“我想，应该在这里申请寻人启事的吧……”

冬木向白井说明了朝冈美那子离家出走的事，他表示由于自己和朝冈隆人颇有情谊，又念阿勉年幼无人照顾，故代为打听寻人的消息。

“有，有，在这里。”

白井立刻从档案柜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档案夹，翻了几页，便找出朝冈隆人的寻人申请书，是属“非公开寻人”类。

白井把档案放在桌上，让冬木自己详细阅读。首先映入冬木眼中的便是美那子的照片，她穿着和服，头发拢上去，这是冬木很熟悉的打扮。美那子垂着眼睛微笑着，但是照片看起来却有沉闷感，或许是影印的缘故吧。背景和人物都是黑色的，轮廓也显得很模糊。美那子的离家出走刺痛了冬木的心，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寻人申请书分成“一般公开”与“非公开”两种，这是冬木老早就知道的。“一般公开”是在人多而热闹的地方，例如在酒吧或美容院、公园、戏院大门口张贴醒目的寻人启事，而“非公开”的作法，只有在警察机关内才有寻人启事，这是基于本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愿把事情张扬开来。其实两者的目的都一样——把人找回来。非公开申请书除了警察等有关人员，第

三者没有看到的机会。白井与冬木是好朋友，所以才特别通融了。

冬木再往下继续阅读记载事项：

离家人

朝冈美那子。1942年12月1日生（28岁）

本籍

东京都目黑区中目黑五丁目××

住所

东京都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

离家日期

1971年6月3日下午8点30分

特征

身高161公分，中等身材，脸孔稍长，皮肤白皙，说话缓慢。

服装

蓝色小条纹的衣服，鞋子亦同。

携带物

黑色皮包，黑色小型皮箱。

本人系福冈县福冈市出身，如有人知道朝冈美那子的消息请与当地警察署联络。

申请人

东京都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朝冈隆人（701—835×）

受理署

玉川警察署（701—511×）

冬木把档案交还给白井，并且问道：

“这份申请书是何时填写的？”

“6月4日傍晚，就是美那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可能她先生想了一天也想不出什么线索才来报案的。”

“原来如此。但是，他又如何知道离家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呢？”

“当她离开时，正好有人看见。”

6月3日晚8点半左右，路灯照在社区道路上，视线很清楚，附近药局的老板亲眼看到穿着蓝色和服的美那子提着一个小皮箱，走向汽车站的。这是朝冈打听出来的，之后白井也直接询问过药局老板，确认了这个证言无误。

“朝冈家的那个孩子一向习惯于8点钟就上床，朝冈先生平常都在7点钟回到家里，而那天正好开会回家比较晚。美那子是在孩子睡觉之后，先生还没有回来的这段时间离家的。”

白井一向有瞪着双眼说话的习惯，现在也不例外，一直注视着冬木。

“据说还留下一封信吧？”

“有的。”

“信上写些什么呢？”

“写得很简单，只是拜托先生照顾孩子，并且把她忘记等等。”

“笔迹是她本人的吗？”

冬木突然想到这一点。

“没错。”白井似乎了解了冬木的用意而露齿微笑起来，冬木似乎也想得太多了。

“平常离家出走的案件，我们调查的范围也就到此为止。最近很流行失

踪事件，我们防不胜防。警察积极搜查的对象是患有精神病或有自杀之可能性的离家出走者，至于诱拐或绑架则必须有具体的线索才能确定。”

“朝冈美那子的情况不属于这些吧？”

“是的，可以这么说。”

“但是……虽然不属于上述情况，可事实上也有可能被绑架，或变成杀人事件呢？”

“当然有可能。”白井看着冬木说。

“起初没有任何线索，只认为是单纯的离家出走，但是最后变成凶杀对象的被害者的例子也曾经有。所以，最初阶段的情况不足以做为判定结局的根据。——不过，朝冈美那子吗，有人目击她独自一人提着皮箱，而且还留有书信，应该不可能……”

“确定所留书信是她亲笔所写的了吗？”

冬木重复着这个问题。

“呃——我刚才说过，本来是不必调查笔迹的，但是朝冈家的生活水准相当高，美那子又是短大毕业，不应该像别人一样，毫无责任地离家出走，所以我还特地调查了一下。”

“……”

“我把所留书信的笔迹与他家的家计簿、便条等对照，确实就是她亲笔所写的。或许她与附近邻居没有很深的交往，别人对她没有什么恶评，她对孩子的管教也很好，可以说是个贤妻良母吧。”

白井可能也调查过朝冈隆人的职业与为人，从他身上也找不出值得怀疑的要素。朝冈隆人工作认真，很少喝酒，也从来没发生过什么绯闻。

“本人和先生方面都找不到任何离家出走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近来流行的典型蒸发事件。”

说到这里，白井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在这 10 天之间——到今天已经是第 11 天了，难道没有一点儿消息吗？”

“没有。朝冈先生出于他的社会地位，不愿把事情公开，不过为了早一天能找到妻子，他每天晚上拿着太太的照片到市区的酒吧挨家寻访。”

“怎么，是去酒吧？”

“是啊，最近这种例子很多，年轻的母亲丢下先生、孩子，跑到色情场所。”

“……”

“朝冈先生找不出他太太离家出走的理由，既不是为了男朋友，也没有和其他人发生纠纷，离家时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生活立刻会成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到色情场所赚钱。朝冈每天下班后到托儿所把小孩接回家，吃过晚饭小孩上床后，他便拿着美那子的照片到处跑，如果市区内找不到，他打算到她的故乡福冈彻底寻查。”

冬木想起昨天在十字路口看到的朝冈：全身疲惫，眼睛布满血丝，原来是为了寻找美那子。冬木至此才打消了对朝冈的疑惑。

“母亲心里所存在的母性本能有时会出现淡漠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人类的女性。”

白井把申请书放回档案柜中，然后点起一支烟，开始用话家常的口吻与冬木闲聊。

“我看过的某本杂志报道，有一所动物园，母袋鼠常出现拒绝用袋子饲养宝宝的现象，工作人员把袋鼠宝宝放回袋里，母袋鼠立刻又把它抖出来。袋鼠宝宝在发育时期又非得在母袋鼠的袋子里生长不可。”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呀，工作人员只好用布做一个类似的袋子绑在柱子上，然后把小袋鼠放入袋子里饲养。这给工作人员带来许多麻烦。”

“啊……”

“这篇文章中还叙述了母亲之所以丧失母性，都是受到‘文明公害’的影响。你没发现最近的女性都在积极争取女权，她们认为女性是强的，而母亲是弱者。”

白井说到这里，又兀自笑了起来。

冬木想起了沦为战场的越南农村。他所看到的都是生死一线的战场，母亲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反之，在物质与文明二者皆不缺乏的国家里，不论人类或动物对于生命的安危与食物的获得都已麻木，甚至于连母亲的天生的母爱也逐渐淡化了。

不过……美那子不至于受到此种“公害”的影响吧？美那子张开双臂面对野狗的情景又再度映入冬木的眼帘。

但是，美那子还是离家出走了……正想到这儿，白井的话打断了冬木的思绪。

“不管文明的公害如何，最近的家庭主妇日子也太好过了，只有上班的妇女才能了解社会的竞争是如何激烈。让那些擅自跑到酒吧工作的妈妈们体验一下生活不容易的滋味也好，这样才能叫她们醒悟到能够在热爱自己的男人的保护之下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这番话又点醒了冬木。美那子曾经说过有一个爱她的男性，他即不是朝冈也不是冬木，这个男人叫“丹野靖久”。虽然美那子只提过一次，可他确实记住了叫“丹野靖久”，没错儿。美那子的离家出走和“丹野靖久”有没有关系呢？

一些疑问刚消失，新的疑问又产生了。美那子的失踪，是否有着自己无法想象的背景？阴暗的预感再度出现。

第二章 飞往札幌的 585 次航班

冬木悟郎很意外地又见到了美那子——

6月20日晚快到8点半时，冬木来到东京机场国内航线的休息室。

进入6月的梅雨期后，机场大厅显得比平常混乱。好几对新婚夫妇要搭飞机去蜜月旅行，所以送行的人挤满了大厅，热闹异常。新婚旅行以去北海道者居多，没有梅雨的北海道在6月便是观光旺季。

虽然是晚上，但机场的大厅内仍是熙熙攘攘的。检查站前，乘客列队以待。自从有了劫机事件以后，穿着制服的海关人员不敢有所疏忽，检查的也严格了。

这天从早晨起就一直在下雨，大厅里弥漫着一股湿气与热气。

播音员正播着“搭乘新世纪航空第585次班机飞往札幌的旅客请从第二出口搭乘——”

第二休息室的剪票口上方，585次的灯开始亮起来，大部分的乘客排成一排鱼贯进入，在三位机场工作人员面前出示证件后通过剪票口，搭乘电梯上了二层楼。

冬木悟郎无所事事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新世纪航空的检查站仍有乘客在排队受检行李，因为585次航班起飞后的15分钟，便是经由大阪飞往福冈的班机。

约8点30分时，冬木一行人站在了通往国际航线大厅的楼梯旁边。这一行人中，除了冬木之外，还有刚从大学毕业的记者桐岛以及摄影师黑木。他们的视线紧紧地盯着去大阪的行李受检处的周围。

自越南归来后，冬木本来有两周的休假。两个钟头以前，冬木在家里接到文化部的电话：文化部的记者将前往机场采访，请冬木临时做法文翻译。采访的对象是法国某著名合唱团的领导乔治·西蒙。很多报章杂志都报道过西蒙将独自一人前往日本。由于巴黎警察怀疑西蒙与贩毒组织有关，也由于盛传西蒙与某政治家夫人有染，为了逃避这些新闻，西蒙在一个月前即告失踪。因为西蒙与日本爵士乐歌手小林阳子过往甚密，因而他的行踪遂成为热门新闻。

报社接获西蒙将搭今晚9点的飞机前往大阪的消息后，立刻派出记者前去采访。因西蒙不太懂英语，只能说法语，而且为了独家消息不被走漏，报社决定用法语采访。冬木的法语并非十分流利，但他起码是法文系毕业，再没有其他的记者法文比他好了。

冬木靠在楼梯扶手旁，又点上一根烟。采访对于冬木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他觉得十分轻松。不知不觉中他又想到美那子的事，美那子离家至今已17天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播音器又响了起来。

“搭乘新世纪航空738次21点经由大阪发往福冈的班机的乘客尚未办理搭机手续者，请立刻办理——”

晚9点飞往福冈的班机也就是西蒙要搭乘的飞机。

表上的指针指着8点35分，搭机手续通常在飞机出发前20分钟就要完成，去福冈方向的乘机者受检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

此时，一旁的桐岛小声叫着“来了，来了，”并拉了一下冬木的手臂。

一个棕色头发垂到肩膀、瘦黑的脸上戴着一付深色墨镜、穿着驼色皮外

衣的外国人快步走过检查站。他是单独的一个人，没有同伴。

“那个人就是，拜托了。”

年轻的桐岛声音显得很紧张。

西蒙办完搭机手续，向第一出发口方向走去。冬木等人也大步走过去，其他还有两位像记者的男人也围了上去。

“我们是记者，请问你是乔治·西蒙先生吗？”冬木开门见山地问。

西蒙的脸抽搐了一下，双眉皱起，看了一下记者，并未回答。摄影师立刻按下快门，猎取镜头。

“请问你何时来到日本？”

冬木配合桐岛开始访问。西蒙一直躲避着摄影师的镁光灯。他沉默了一下才说：“最近吧。”他的法文有浓重的鼻音。

“来日后你一直都住在哪里？”

“东京——”

“请问你来东京的目的是什么？”

“以前我就对东洋有很大的兴趣。”

西蒙一边看着手表，一边走着，似乎有意避开冬木。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香水味。

已是8点40分了，前方第二出发口去札幌方向的乘客都已通过剪票口了，第一出发口也开始准备9点飞往福冈的班机的查票工作。

记者包围着西蒙，挤开人群，向第一出发口移动。

“请问你为什么去大阪？”有一个记者这样问道。

冬木很快地把西蒙的回答翻译给桐岛，桐岛迅速地作着笔记。

“请问你住在大阪何处？”

“请问你是否去看小林阳子？”

有个记者问到这个问题，西蒙神经质地瞪了记者一眼。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女人小跑步地走入第二出发口。冬木掠了一眼，突然像触电一般全身颤了一

那个女人急步地走向剪票口，带有红色的长发披在肩上，穿着蓝色外套的背影十分苗条。时钟已指向8点42分，要搭乘8点45分飞往札幌的飞机，时间确是很紧迫的，这个女人必须快一点儿才行。

她在工作人员面前出示机票，然后突然把脸转向后方，冬木看到了她三分之二的脸孔。

冬木几乎窒息了：美那子——的确是美那子。过去，美那子总是把长发拢起，今天却变成带有红色的长发，并且改穿了蓝色外套。但是，那挺直的鼻梁、分明的轮廓、大而清澄的眼睛，无论如何就是美那子，毫无疑问是美那子。

那个女人立刻把脸转回去，通过了剪票口。冬木很想不顾一切地追过去，却无奈于桐岛的一双哀求催促的眼睛。

“再问他一些别的事情，随便什么都可以。”

桐岛急急地说。像这样的采访，其实也问不出什么，但是只要拍了照，问到一些不关痛痒的事也就可以交差了。

“请问你打算在大阪停留几天？”

冬木追着问。

“这个，还不一定。”

“ 请问你预定何时返回法国？ ”

“ 这个还不知道。 ”

“ 听说你的合唱团即将解散，是真的吗？ ”

西蒙立刻皱起眉头，并且摇摇头说“ 不。 ”

其他报社的记者仍然穷追不舍，有一位记者甚至提到西蒙绯闻的女主角。

“ 你最近曾和贝蒙特夫人见面吗？ ”

此时播音器又催促旅客上机了。西蒙并未回答这个问题，他耸耸肩，趁机走进剪票口，摆脱了记者的纠缠。

还是显得有点紧张的桐岛先回报社去了。冬木走向第二出发口的剪票处，此时已是 8 点 50 分。

距飞往札幌的班机的出发时刻已过了 5 分钟，但是最近飞机班次较密，每一班飞机几乎都不能按照规定时间起飞。

冬木神色匆匆地走过剪票口，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刻拦住他，并且说：“ 请出示机票。 ”

“ 对不起，我并不搭乘这班飞机，我只是想找个人。 ”

“ 但是按照规定，没有机票是不许通过的。 ”

“ 这个我知道……我为了公事，必须立刻见一个人。 ”

冬木情急之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记者证。

这位工作人员看看记者证又看看冬木，他后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则做出了“ 请 ” 的姿势。冬木急忙跨上电梯。

电梯上方是乘客候机室，数列座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等待其它班机的乘客，其中并没有先前看到的美那子的身影。

冬木走向另外一个剪票口。一位穿着航空公司制服的地勤小姐走过来把栅门关上。

“ 请问，飞往札幌的乘客全部上机了吗？ ”

“ 是的。 ”

“ 请问其中是否有一位穿蓝色外套的年轻女性？长发、瘦瘦的…… ”

“ 这个……我不清楚，乘客那么多…… ”

娃娃脸儿的小姐露出诧异的神色。

“ 飞往札幌的班机起飞了吗？ ”

“ 我想还没有吧。 ”

“ 我是否可以进去看看？ ”

“ 不行。 ” 小姐摇摇头，“ 要进到里面去，除了乘客之外，其他人必须有特别通行证…… ”

这一点冬木是知道的，他又拿出记者证。

“ 由于是临时发生的事，没时间准备通行证，我等一下补办好吗？ ”

“ 但是，规定…… ”

小姐露出困惑的表情。

此时，同样是穿着新世纪航空公司制服的中年男子见状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小姐把事情告诉了他。

“ 你说的那位乘客确实搭乘 585 次飞往札幌的班机吗？ ”

“ 是的，我找她有急事。 ”

“ 有急事的话可以请她下来一下。 ”

“那就麻烦你了。”

“不过，585次班机现在马上就要起飞了。”

“不是还没飞吗？”

“引擎已开始发动，虽然还没上跑道，但已无法再叫乘客下来了。”

正在这时候，喷气机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中年男子向外望了一下。

“噢，现在已经起飞了。”

中年男子显出很抱歉的样子。

冬木全身无力，失望至极，只好再回到一楼大厅。班机牌上显示，新世纪航空在50分钟后还有一班南行的飞行，然后今天的飞行便告结束。

冬木想了一下，决定到新世纪航空公司机场柜台，请柜台小姐调查美那子是否的确搭乘了585次班机。虽然美那子不一定会使用本名，但总要查一查才是。

“对不起，请问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这个……她是我的家人，在札幌的亲友想确定她是否搭了这班飞机，好去接她……”

“原来如此。”

小姐到里面去拿来一大叠票根，这是乘客在上机前交给工作人员的，上面还有乘客的名字。

“是朝冈美那子小姐吧。”

小姐翻了一下立刻找到了。她把票根拿给冬木看，证实朝冈美那子确实搭乘了585次班机。冬木道谢一番便离开了柜台，径自往国际航线大楼五楼的记者俱乐部奔去。

记者俱乐部里不见日本日报的记者，只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正在翻阅一本杂志，看到冬木后立刻递给他一支烟，冬木婉拒了。冬木拿起电话急忙拨起来。

札幌的千岁机场也有记者俱乐部，冬木祈祷那里有报社同事在，否则还要打电话到札幌分社，而从分社赶到千岁机场需要一个钟头以上的时间，那时飞机早就降落了……

好在那边的记者俱乐部还有一个同事武藤在。武藤比冬木小5岁，过去冬木在社会部时曾与他一起工作过，两人很熟。

听筒那端传来武藤年轻的声音。冬木急忙告诉他。

“8点55分从东京发出的新世纪航空公司585次班机上有一位女乘客名叫朝冈美那子，请你帮我把这个女人拦下来。”

冬木把美那子的容貌、服装等详细地描述了一遍。虽然美那子的打扮和过去完全两样，而且冬木也仅仅是瞥了一眼，但是给他的印象却非常深刻，连细微之处都不会遗漏。

“这个女人很可能不喜欢引人注目，所以你可以用强硬手段留住她。把我的名字告诉她她就会跟你走。”

武藤很够朋友，连原因都不问，只说：

“我拦住她之后又怎么办？”

“嗯……你打电话回报社吧。今晚已经没有班机飞札幌了，我明天会搭第一班飞机过去，这之前就拜托你不要让她逃走了。”

冬木对于自己下意识地用了“逃走”这个名词也觉得有点儿意外。

第三章 第二次失踪

1

西福冈警察署搜查一科刑警中川圭吾于7月13日上午10点接到丹野怜子打来的电话。这一天梅雨已停，炽热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中川圭吾虽然只有40岁，头发却已花白，又都往后梳着，显得比较老气。当他在听筒里听到丹野怜子这个名字时，他已能确定此人就是丹野靖久的妹妹。今年元月时，中川与丹野一起走在街上时，曾见过怜子一面。怜子幼年时的模样中川倒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她了，初看到怜子长大后的样子，中川实在认不出来。她已经是一个肤色白皙、楚楚动人的小姐了。

“突然打扰您，实在抱歉。”

在电话的那一端，怜子以又快又急的口气说着话，和中川记忆中的已完全不同，或许这是因为她现在在西部日本电视台制作部工作的关系吧。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和您谈谈家兄的事……”

怜子以中川感到冷漠的口气说道。

丹野靖久与中川圭吾是福冈市历史悠久的修犹馆高中的同班同学。

毕业后中川进入警察学校，丹野考进九州大学，然后进入日本首屈一指的大企业东洋制铁关系企业的九州钢铁公司。由于丹野的努力，经过10年之后，年仅33岁的丹野便自己创立了一家丹野钢材公司。

丹野靖久这家公司虽然规模不大，经营的却十分出色，即使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仍然一枝独秀，业务蒸蒸日上。事业心很强的丹野，在学生时代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亲近的朋友很少，在班上显得有点儿孤僻。但是他和中川比较合得来，或许中川的个性成熟、稳重，令丹野觉得很有安全感吧。

高中毕业后，两人虽然分道扬镳，但因同住在一个市内，每年还有见一两次的机会。如果时间允许，他们也一起喝两杯。

“丹野君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我现在不知道从何说起……”

怜子顿了一下，又急急地说：

“事实上，家兄从7月9日起便行踪不明。”

15分钟之后，中川与怜子在警察署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了面。

怜子穿了一套白底蓝点儿的衣裙，显得年轻可爱。她大概已有二十五六岁了吧。中川在学生时代曾见过怜子，她那时还是个小娃娃，哥哥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今天的怜子看起来倒还很平静。

“从7月9日早晨离家之后算起，至今应该是5天了。”

“是的。如您所知，家兄是个沉默、孤僻的人，过去他也常常一个人出去爬山，二三天才回来。但是，最近四五年来，公司比较忙，家兄已不再有空儿爬山了。这一次，一连5天没有消息，连电话都没有打回家一次，我觉得不太寻常。”

“你们家还住在西新町吗？”

“是的，家兄是自己开车到公司上班。”

丹野钢材公司在福冈市西北部、中川勤务西署管区内的滨町。该地区是

博多湾沿岸的新开发地，有一些工厂和住宅区。

根据怜子的叙述，中川大致明白了丹野离家时的情形——

7月9日早上8点左右，丹野靖久驾着车（灰色“罗密欧70”型）从家中出发。和平常一样，他是在家里用过早餐后，由女佣人送出家门的。大家都以为他和平常一样是到公司去了。

然而，丹野并未到公司去。

第二天早上10点，丹野的车子被发现停在博多站前的收费停车场。丹野是9日上午11点左右把车停在这里并留下了两小时的停车费，但是整整一天过去了，他却没再出现，也没去取车。停车场的人员认识丹野，打电话到公司去问，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当然，公司在9日早上一直未见丹野上班，曾打电话到家里询问，女佣人称主人于8点左右已经出门，随后她于10点左右便返回了自己的住所。丹野家的门锁得好好的，没有主人回过家的迹象。

北九州的新商事是丹野钢材公司与东洋制铁生意往来上的桥梁，丹野本来预定9日到三新商事办事，但是当天他也没有在那里出现，三新商事与他联络也没联络上。第二天接到停车场打来的电话，公司的人才知道当晚丹野也没有回家。

“公司的人到停车场取回了车子，车上也没有其他东西，很可能家兄在停车时也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那么，至今没有一点儿音讯吗？”

“是的。”

“报过警了没有？”

“还没有。”

怜子似乎考虑了一下才摇摇头。

“丹野失踪5天的事情，公司里的人不会觉得奇怪吧？”

“目前尚未公布家兄失踪的消息，公司里大概只有二三位高级主管知道。”

“你有什么看法呢？”

中川的口气逐渐严肃起来。

“事实上，家兄失踪两天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说，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吗？”

“以前我是和家兄住在一起的，但是因为电视公司的工作很忙，每天回家都很晚，所以在三年前就住公司附近的公寓了。”

“丹野君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喽。”

“是的。”

怜子面露苦笑。

对于这种情形，中川倒是有点儿意外。丹野目前住的家是他从小住大的。数年前丹野的父母相继过世，这之前他们一家4口生活非常美满，尤其是丹野与怜子兄妹之间感情融洽，中川对此记忆很深。

双亲亡故之后，丹野也没有妻室，为什么怜子要搬家呢？虽然她的理由是上班不方便，但事实上她家离电视公司也只有三四十分钟的路程而已。中川此刻有些疑惑，但也不便打破沙锅问到底，即使问了，对方也不一定会据实回答。

“丹野君没有结过婚吗？”

“五年前结了婚，但是两年前嫂子车祸去世了。”

“小孩呢？”

“没小孩。”

“你确定丹野君失踪两天后你才知道这件事的吗？”

“是的，我9日早上出差到大阪，10日返家时已很晚了。11日早晨，仓桥先生——公司的仓桥先生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或许哥哥在我出差之前就想告诉我什么事，但又怕我担心，所以想等我回来再让我知道……”

中川从怜子的口气中觉出怜子与仓桥之间似乎很熟。

“这位仓桥先生你很熟吗？”

“他是丹野钢材公司的专务人员，可以说是家兄的左右手，他也是我们家的亲戚。”

“亲戚？”

“是的，仓桥先生其实是亡嫂的表哥，家兄非常器重他，凡事均与他商量，而且……”

怜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才慢慢地说：

“我和他预定今年10月结婚的。”

“原来如此——”

中川再进一步追问说：

“关于令兄失踪的事情，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就像我先前曾经说过的，以前家兄经常单独上山，不辞而别，但最近工作太忙，可能无暇上山。不过有时候人在太忙碌太疲乏的时候常会兴起抛下一切俗事独自生活的欲望——我除了有这种估计以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其它理由了。”

“公司方面呢？是否出现了什么困难或有其它理由造成丹野君的突然失踪？”

“应该是没有，公司几乎全部是家兄独资经营，没有财务纠纷，工作内容仓桥先生也都很了解。”

“公司最近的经营状况如何？”

“我听说相当顺利。”

“这么说，公司方面可以说没有丹野突然失踪的理由了。”

“是的。”

“的确很奇怪的。”

从9日到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中川的心里浮现出丹野精明且充满精力的容貌。怜子忧心忡忡地说：

“我也想等一两天再看看，但是实在很担心，所以今天忍不住跑来和中川先生商量一下。”

“你想申请寻人吗？”

“想是想，不过从家兄的立场上看恐怕有所不便……”

“可以申请非公开寻人，这样消息不至于走漏，我们再想想其它办法。”

只要怜子同意，中川便可立即去填写申请书，然而怜子却仍然犹豫不决。她拿起皮包慢慢站起来。中川看到这种情形，不禁焦急起来。刚才和怜子所谈的一些话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看起来他得多费一番心思了。

“你——你是否还有什么顾虑呢？”

“这个……”

怜子避开中川的视线，看着前方。

“家兄从前心里就藏着一个女人，我不知道是否与她有关……”

2

据福冈县警察局的统计，这一年来县里失踪的人共有 3939 人，比去年增加 21 人，平均每天有 11 人失踪。这些人中约 57% 的人后来自己回家了，36% 的人经过警方寻找之后失而复归，故大约 93% 的人都平安返回，与犯罪有关或自杀者只有 4%。

当然，这份统计数字是就报案的数字整理的，而实际上离家出走的人还要多出 4 倍以上，因为没报案，有很多人就此渺无音讯。去年一年全国就有 44 万件离家出走的案件。由于数目庞大，才有所谓的“蒸发”这一名词的出现。

凡报了案的，警察皆极力搜寻，大部分失踪的人都会很快地找回来，不但发现率高，事故发生率也会相对地减低。但是，在“失踪”的同时，也可能潜在有凶杀或其他犯罪的事情。对于警察而言，除非发现尸体，否则有关“失踪”的案件，都不会被看得很重，也不会慎重地进行调查。

最近群马县内就连续发生年轻女性被杀害的事件，凶手是先拐骗年轻女性再加以杀害，他是一个精神异常者。但是，在案件未明朗化之前，有许多失踪的个案都被单纯地看做离家出走，而未深入调查，等到案情发展了，才发现这些失踪的年轻女性事实上都已惨遭杀害。所以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大声呼吁：“今后要积极搜查失踪的人……”说归说，实际上实施起来还是困难重重。

与丹野怜子谈过的第二天，中川圭吾感于事态之不寻常，觉得有必要到丹野钢材公司跑一趟，以求更进一步的了解此事。

据中川所知，丹野靖久并非是一个会突然“蒸发”的那种没有责任感或意志薄弱的人，相反，丹野非常努力，责任感也很强，遇到困难必会尽一切努力排除，绝不可能一走了之。从丹野钢材公司创立仅七年的时间就已有今日的成就与发展来看，足可以证明丹野积极上进的性格。

丹野钢材公司位于从福冈向唐津方面延伸的国道路旁，这一带是新开发区。这里有许多小规模住宅区、比较新的中小企业与工厂，排列整齐有序。丹野钢材公司的建筑很新，故很引人注目。公司是一栋二层楼的浅黄色建筑，面积虽不大，但以黑瓷砖镶嵌的“丹野钢材公司”的招牌醒目而突出。工厂在公司后面，一共有两栋，机械与马达声不绝于耳。

站在公司门口，内部便可一目了然：办公桌整齐排列着，穿着西装或作业服的工作人员忙碌地走动，看起来很有效率的样子。

中川向前面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小姐请求会见仓桥先生，并拿出自己的名片。稍等了一会儿，小姐带中川走上二楼会客室。会客室布置的精巧雅致，有浅咖啡色的皮沙发与茶几，茶几上还摆着一盆鲜花。

小姐在 5 分钟后又返回，但跟在后面的却不是仓桥，而是一位二十二三岁、娇小丰满的年轻女子，她的双眼大而明亮，嘴唇丰润，是属于那种美丽而娇嫩的姑娘。带中川上二楼的小姐此时在一旁便显得暗淡而失色，她把端来的茶放在茶几上就走开了。

“仓桥先生等一会儿就来。”

娇小的女子说。

中川想起这名娇小而丰满的女子以前曾经见过，他立刻脱口而出：

“您就是丹野先生的秘书吧。”

大约在一年前，中川在东京中州偶然遇到丹野，当时他曾为中川介绍“这位是女秘书高见小姐。”

当时高见小姐点了点头。

“是的。”

“是高见小姐吧！”

“高见百合枝，请多指教。”

“今天我本来是要见丹野先生的……他好像不在吧！”

中川故意以试探的口气说。

“是的，丹野先生到东京出差了。”

百合枝抬起头来，不紧不慢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个……听说也许要长一点时间才能回来吧。”

“这一次，您没有一起去呀？”

“没有。”百合枝小姐微笑着，她的态度看起来并没有不自然的样子，但是，中川却觉得她似乎有备而来。如果说丹野失踪的消息在公司内部并未公开，只有两三个人知道，说不定百合枝就是其中之一吧。

这时，会客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一位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的男子。他的脸孔微黑而且端正，两道粗眉下的双眼显得精明干练。他把中川打量了一下说：

“让您久等了，我是仓桥。”

仓桥的态度很稳重，打过招呼之后便在中川面前坐下来，并且递给中川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丹野钢材株式会社专务董事仓桥满男”。

中川也拿出名片交给仓桥。简单地寒暄之后，中川立刻把来意说明。

“昨天丹野怜子小姐已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坦白地说，我今天是想了解一下公司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仓桥似乎已预料到对方会有此一问，他微微颌首说：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在公司内部我们是说董事长到东京出差了。但是，这也不能隐瞒太久，因为董事长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我们不敢作主，有很多问题无法应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仓桥反而以征求意见的眼光看着中川，这种眼光使中川觉得对方说话十分率直。

“说得也是……或许是职业的关系吧，我们对于每一件事必须往坏的方面去想。”

顿了一下，中川又接着说：

“丹野钢材公司内部没有问题，那么丹野先生与制造商或者其他同业之间是否曾经有过纠纷呢？”

“其他同业之间的竞争当然会有，尤其是钢铁业界很多都是批发商，经常出现过激的竞争状态，再加上钢铁市场变幻莫测，必须有很大的把握才能应付这样的局面。我们公司在同业来说算是比较有优势的。”

仓桥的表情仍然是在考虑问题的样子。

“这又如何呢？”

“要继续说下去就属于比较专业的知识了。”

仓桥似乎有点不知如何表达。

“现在北部九州只有我们公司一家被东洋制铁公司指定为特殊钢材生产制造厂，我们专门制造铸铁供应东洋制铁公司，这是供给建筑公司盖房子用的。由于一开始就按照建筑公司所需要的规格及形式制造，他们买下后只要加以组合即成，不需再加工，所以很受建筑公司欢迎。”

“原来如此。”

“事实上制造这种铸钢早在四年前就是本公司生产的一部分了，而且已申请专利。”

“这么说是丹野先生的发明了。”

“是的。”

仓桥先生又接着说：

“但是，凭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要继续维持下去实在很不容易，因此董事长便把这个专利卖给了东洋制铁公司，但同时也谈好条件，必须以本公司为特约生产工厂，所以本公司的产品中这种铸铁便占了60%。目前由于建筑业需要量增加，本公司的业务也更扩大了。”

“我明白了。”

七年前，丹野钢材公司的资本不过500万日元，只是个极小型的钢铁厂，仅仅几年的时间变成资本10亿元的钢材公司，丹野靖久的确花费了一番心思。但是，在经营已十分稳定的情况下，董事长突然失踪，其中的疑问就更强烈了。

当中川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个目标上的时候，仓桥却看着窗外，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我所说的，也许当警察的你会认为是班门弄斧……”

“怎么说？”

“有很多推理小说常常描述一些企业家在竞争倾轧之间把其中一个人杀害或绑架的事情，但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

“这个……”

“例如，小说中常描述只要把某企业中一个重要人物给杀掉，所有的利益便归于另一边的企业，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这么单纯的事。也许曾经有过结果近似的例子发生，但多是各种要素交相出现所造成的，绝非事前能够计算到的。况且，一个人所牵涉的利益实在有限，就是杀了他也无济于事。公司越大权利也越分散，这是我在这个小钢材公司所得到的实际例证。”

仓桥看起来好像在苦笑，但却隐藏不住他的兴奋，这个人无疑的是个推理小说迷。

中川点头微笑表示有同感。至少中川在他15年的刑警生涯中所遇到的事件大部分都是因个人的利害关系与爱情纠纷而引起的。

“也许我说的是多余的。”

仓桥仍在苦笑。

“就像我刚才说的，以企业界的立场来想，我认为因商业竞争而绑架董事长的可能性很小。”

“丹野先生与九州钢铁公司间的关系如何？”

中川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线索。丹野从九州钢铁公司独立出来的经过，中川也曾经听丹野亲口说过。当时丹野的口气充满了感激，可以推测九州钢

铁的社长曾对其有很大的恩义。

的确，丹野之所以有今天，全托了九州钢铁的社长郡司祥平的福，这样说绝不过分。郡司是从经营小工厂起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军丢下了大批战车，郡司对其加以改造后出售，挣下大笔资金做为九州钢铁公司创立的资本。其后又因朝鲜战争需要大量的钢材，郡司因此发了财。据说郡司这个人恨爱分明，只要是他中意的人，提升的很快，而不中意的人一辈子别想在他的公司里出头。

也许由于性格类似吧，虽然出生的时代与经历不同，郡司和丹野的看法却经常一致，因此郡司把丹野看做自己的儿子那样疼爱他。

7年前，33岁的丹野向郡司借了一笔钱成为钢铁批发商，当时市场景气，钢铁业的生意也比较好做，丹野只要能找到购买的对象就不愁没生意做。

然而，目前的钢铁业却呈现了少有的不景气现象。由于各业界感到了不景气之兆，纷纷缩减投资设备，钢铁的需要不如过去，再加上批发商恶性竞争，钢铁产量供过于求。除非是像丹野钢材那样有特殊的生存条件，一般钢铁厂都叫苦连天，周转不开者大有人在。

尤其是九州钢铁公司的状况中川时有耳闻，据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郡司的性格与陈旧的经营方针已无法应付现代激烈的竞争，铁的利润不到3.3%，生产的钢铁销售不掉，库存太多，收支无法平衡。据中川一位熟识的记者朋友说，九州钢铁公司已濒于破产的边缘。

九州钢铁公司的经营危机与丹野的失踪是否有关系呢？

仓桥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很有把握地说：

“九州钢铁公司过去确与丹野钢材关系密切，不过那只限于贷款的关系，也只是老板与老板个人之间的往来而已，而且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明确地说，我想，这次丹野先生的行动不会和九州钢铁公司有什么关系。”

当中川提到九州钢铁公司时，仓桥的表情显得有点儿僵硬。论公司规模，九州钢铁公司确实比丹野钢材大了好几倍，但是论利润，丹野钢材目前一定比九州钢铁好。然而基于过去丹野与郡司的关系，丹野钢材一直像是九州钢铁的分公司，这对年轻气盛的仓桥来说，似乎有很咽不下这口气的样子。

不一会儿，中川便向仓桥告辞，离开了丹野钢材公司。

由于丹野的失踪，中川见了仓桥满男一面。他对仓桥的印象和从怜子口中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吻合。丹野的失踪使中川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那因担心而产生的焦虑和逐渐增强的危惧感，恐怕也只有再见到丹野本人时才能除去了。

不多久，事情又有了变化。

在中川拜访丹野钢材公司两天后的7月16日，当地的报纸纷纷以头条新闻报道了九州钢铁公司宣告破产的消息。又过了两天，丹野怜子再次来到西福冈警察署。她告诉中川她已下定决心要找哥哥，并且把“非公开寻人”改成了“公开寻人”。怜子的表情和5天前完全不同，她显然充满了急切不安之感。

这天早上，冬木悟郎结束了他的晚班。外信部的晚班是从晚上8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工作比白班重，这也是外信部的特征。因为时差的关系，

美国和欧洲的消息大部分在夜间送达。

位于西银座的日本日报外信部内，灯火彻夜通明。这里的每一个工作组有两名记者，各组分别担任接收人造卫星传来的讯息并翻译电文之责。

工作室十分安静，只有收发机噼里啪啦的声音，单调并持续不断。外信部的记者大部分担任翻译工作。这项工作比较孤独且单调，因此外信部的记者没有社会部的记者那样热情，也没有一般记者的形象，倒比较像学者，而且以个人主义者居多。

冬木不像学者，也没有所谓的个人主义，但是他很喜爱外信部宁静的气氛。尤其是每当政变或某国要人、领袖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工作室中立即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到第二天早晨下班时，才从紧张感中解放出来，心中又充满了快感与充实感。

冬木和平常一样，在上午8点交了班，8点半离开了报社。7月都已经过了20天了，天空中有大片乌云。

长久以来，冬木养成了到报社对面的餐厅去喝一杯咖啡的习惯。今天的餐厅里仍旧是一些上班的人。有的人喝牛奶，有的人吃三明治，看他们形色匆忙的样子，冬木倒显得十分悠闲。他一边喝咖啡，一边品味着自己的解放感和充实感。

不久，赶着上班的人都走了，店里一片宁静，电视机的声音也变的清晰起来。电视上正播放一部广告片，冬木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广告完了，音乐突然大声起来，画面上打出的字幕却令冬木心跳了一下。

《水泽丰早间节目——专集·人类蒸发》

“人类蒸发”4个大字触痛了冬木的心。自从在东京机场看到朝冈美那子的背影之后，至今已有1个月了。是夜，在确定美那子搭乘了札幌的飞机之后，冬木立刻用电话联络了千岁机场的记者同事武藤，请他帮忙拦住美那子。

冬木回报社后接到武藤打来的电话非常失望，因为那班飞机在预定时间约20分钟后才抵达札幌，而冬木所说的那名女子并未在机内。据武藤说，他确认过所有的乘客，但没有一个像冬木形容的女子，而且他在机场也广播过，“朝冈美那子”一直没有出现。这期间他曾在行李处、搭乘出租车处寻找，均不见美那子的踪迹。

从那次以后，冬木再也没有过美那子的消息。

同名同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冬木回忆起在机场的情况，他明明看到美那子搭乘了20点45分飞往札幌的飞机。难道是武藤漏掉了吗？不可能，武藤是个记者，他不可能把一个人给看丢了。

或许是美那子在飞机上改变了服装跟打扮？因为在机场，美那子的打扮和过去完全不同，她的长发烫成大卷儿又染成了红色，还穿了漆皮高跟鞋……

不过，美那子既然以真实姓名搭乘飞机，又何必在飞机上改变装束呢？冬木实在想不出这其中究竟是什么缘故。

自从那天晚上以来，美那子的“离家出走”在冬木的潜意识里就像是“蒸发”一样，蒸发的如同谜一般，令人摸不着也猜不透。今天，看了电视画面上的“蒸发”两字，又把冬木内心的感情唤醒了。

电视画面上，以都市的嘈杂为背景，并有音乐响起，有人在唱着：

蒸发……

沉淀与现代这个时代的底部，

是自我主张。
舍弃一切，
在某一天突然消失，
让留下的人，
充满悲痛和苦恼——
但是现在，
我们可否把关闭的心扉打开，
来一次新的交流……

……

音乐停止之后，3名男女主持人出现于荧光屏上，背后的座位上坐着二十几位家庭主妇模样的妇女。

“每月的第三个礼拜二是《人类蒸发》的专集，希望全国民众随时提供宝贵资料，我们将馈赠礼物。”

主持人水泽丰大约40岁左右，台风稳健，口齿清晰。

“各位观众，经过本节目的联系，平安返家的人数已超过200，发现率高达98.78%。这个数字比我们所预计的要高，真令人欣慰。这都是各位观众的温情所赐，同时也要感谢全国电视台提供资料。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与札幌的TNC电视台、福冈的SBC电视台同时播出，我再一次恳请各位观众多多给我们帮忙，谢谢！”

冬木暗自赞叹，这真是一个好点子啊！最近行踪不明的人越来越多，连警察都无能为力，能够通过电视台让民众参与搜索，是最直接而快速的方法。这个节目也很吸引人，店里面的一些顾客都一面吃东西一面盯着电视。

“在电视上播一播，差不多都能找回来吧？”

“总是有希望呀！”

坐在冬木后面的两位中年男子悄声地交头接耳。

电视上的画面又变了，一位60岁左右的老妇人和一位50左右的男子以及一位女中学生一起出现。水泽丰在一旁介绍：

“住在神奈川县汤河原町的桶日老太太，长子仗仁今年21岁，自从去年12月离开东京的宿舍之后便下落不明。仗仁就读于位于经堂的一所大学的佛教系。”

“是的，就快要毕业了……”

老妇人哽着声音说。

“仗仁的父亲就是汤河原光临寺的住持，仗仁毕业之后便要继承父业……”

主持人介绍着失踪人的背景，画面上打出一位十七八岁穿着袈裟的少年的照片，接着是他穿着普通学生服的照片。这个少年的脸很瘦削，身材修长，照片旁还有说明文字：

“仗仁君身高1.72米，瘦长型，右额有一道长1.5厘米的伤痕，走路时左脚略跛……”

接着画面上又出现仗仁母亲倚着主持人，声音沙哑地说：

“仗仁……你在哪里？至少要让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啊……”

豆大的泪珠挂在她的脸颊上。

站在一旁的叔父也沉痛地说：

“仗仁，你虽然不在家，你母亲每天仍然为你准备饭菜，她想你想得快

要发疯了，你早点回来吧……”

最后是仗仁的妹妹，她对着镜头呼唤：

“哥哥，你平安吗？赶快回来吧……”

水泽丰拍拍少女的肩膀说：

“别担心你哥哥，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人打电话来。”

电视上打出此节目的电话号码，希望有仗仁君线索的人马上打电话来通知。果然电话铃立刻响起，节目助理拿起话筒，对方说：

“我是墨田区锦系町某餐厅。最近有一年轻的卡车司机常来我这里吃饭，他很像仗仁君。”

仗仁的母亲立刻跑到电话旁边。助理在询问对方的地址，此时电视画面再度打出仗仁的照片，让对方确认。

下一个寻人的对象是今年 18 岁的农村姑娘，3 年前离家出走，只留下一封信表示要到城市去工作，但是从此音讯全无，家人担心她发生了什意外。

电视上同样打出少女的照片和节目的电话，立刻有两个电话表示他们知道少女的下落。冬木非常惊讶，这些人都是很诚恳也很热心。从这两个例子来看，主持人所说的发现率高达 98% 的话并非谎言。

最后一个要寻找的人是福冈地区的。不论札幌或福冈都是冬木关心的地名，札幌是美那子消失的地方，而福冈则是她的家乡。

不久，电视上打出失踪男子的照片，粗眉、小眼、目光锐利、下颚宽、脸大——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中年男子。他的脸令人想到螃蟹。冬木对这张脸没有什么印象，但是，照片下的名字却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丹野靖久，40 岁。

“丹野靖久……”

冬木把这个名字喃喃地念了两三次，不错，他就是美那子所说的那个男子。美那子提过的异性，除了朝冈与冬木之外就只有丹野靖久了。这个人在美那子少女时代每天和她同车上学，并且写信给她。美那子对他的印象并不坏，而且据说美那子结婚之后他仍然一直独身未娶。

冬木再度凝视照片，画面立刻变成福冈 SBC 电视台的情况。

丹野靖久的寻人场面只是一张照片，家人并未出现，只有一对男女主持人，男的说：

“丹野靖久先生，今年 40 岁，系福冈市内丹野钢材公司的董事长，自 7 月 9 日早晨离家之后即行踪不明。他的家人仅有一位丹野怜子小姐，目前在 SBC 制作部服务。她对于哥哥的失踪非常担忧，决定利用今日这个机会向全国观众请求协助。”

冬木以为另一位女性也是主持人，其实那就是丹野的妹妹，原来她也是电视公司的人员，怪不得看起来稳重大方。这女孩的一身蓝色西服裁剪合身，外表十分清爽，她的容貌与丹野靖久并不相仿，唯一相似的只是嘴唇。

从怜子的口中，冬木得知丹野靖久的特征：身高 1.65 米、肩宽、体格健壮、稍微发福、右手背上有明显的烫伤痕迹，沉默寡言却很有生意头脑，对任何人都很客气。这些特征光是从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最后主持人又加上“丹野先生目前仍然独身”这句话，然后请怜子也说话。

丹野怜子想了一会儿才对着麦克风说：

“哥哥，我不知道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希望你赶快回家来——如果是因为公司方面有什么问题，至少也应该和我谈谈，如果你平安无事，希

望尽快与我联系。”

丹野怜子的呼唤和其他失踪者的家人完全不同，她并没有露出悲哀忧愁、乱了方寸的感觉，同时从她所说的“如果平安无事”的口气，好像她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她那平静的语调反而增添了一股慑人的力量。

最后播出 SBC 的电话号码“区局 092……”

数秒后，电话响起，提供资料者是一位老年人，他说：

“我是在市内田隈卖香烟的，7月9日傍晚，我看到一个很像丹野先生的男人，他独自一个人走过山路，向油山方向走去……”

然后电视画面又转回东京，节目主持人水泽丰向全国观众感谢一番……

冬木陡地站了起来。他向餐厅主人借了电话，拨到福冈 SBC 电视台。

这是由于提供资料的老者的那些话触动了他的灵感。丹野靖久为什么在傍晚薄暮时分一个人走向山路？有什么目的？同时他也联想起朝冈美那子为什么在飞机场突然失踪？

就在这一瞬间，冬木产生了丹野与美那子的失踪有着命运相系的预感。

第四章 望乡庄 15 号房间

1

冬木乘上午 11 点起飞的班机，下午 1 点已到达福冈机场。虽然福冈属于九州，但由于有了喷气飞机，东京和福冈之间只需要 1 小时 30 分钟的行程。

不过，这儿的天气和东京却差了许多，老早就过了梅雨天，蔚蓝色的天空，阳光十分清爽，只透着几许南方的炎热。

冬木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 SBC 电视台。

今早看完早晨节目之后，冬木立即与 SBC 的丹野怜子通了电话。他告诉怜子，自己虽然没有丹野靖久直接的消息，但是他在找寻一位失踪的女性，说不定与丹野有关。怜子答应见见冬木，好歹也多一份机会。她的回答仿佛让溺水人攀住枯草一样，希望有一线生机。

正好冬木接下去有两天的休假，他毫不犹豫地上了飞机。

出租车缓缓地在棕榈树夹道的路上驶过，一会儿就来到热闹的街市。冬木于 6 年前曾经来过福冈一次。和那次比起来，现在已改变了许多。在路旁两侧多了许多大厦，全国著名的银行或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分行。不远处山峦起伏，使地方都市的色彩更浓。

SBC——这座西日本的电视台大厦在市中心巍峨耸立。出租车停在种满植物的安全岛边，空气中飘荡着微微的花香。冬木拿出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他已感受到了南方天气的炎热。

由于早上已在电话中约好，怜子一接到通报，便立刻下楼接待冬木。

当穿着蓝色西服的怜子出现在楼梯口时，冬木简直吓了一跳。她和今早通过荧光屏出现在电视上的怜子不太一样，却与美那子那样地相像。美那子在东京飞机场时也穿着蓝色的衣服。冬木在怜子脸上看到了美那子的脸，但是很快地又消失了。

怜子面带微笑走向冬木，靠近之后冬木才发现怜子与美那子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美那子的脸孔较长，轮廓较深，而怜子的脸较短较圆，还带着一点稚嫩可爱的味道。

“冬木先生您好！”

“您好！”

简单打过招呼之后，怜子带着冬木向大厅旁的咖啡厅走去。

他们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座位坐下，彼此交换了名片。

“你很担心令兄的事吧。”

冬木首先进入话题。

“是的。”怜子苦笑着点点头。

“冬木先生，你是否能告诉我你寻找的女人是谁呢？”

怜子的双眼直视冬木，脸上的稚嫩表情早已消失，正符合她的名片上所印之头衔《制作部经理》的身份，那样冷静而理智。

“这个——恕我唐突地问一下，你是否曾从令兄口中听到朝冈美那子这个名字？”

冬木把朝冈美那子的名字写在了名片背后。他并不敢奢望怜子听过这个名字，因为“朝冈”是美那子先生的姓，她娘家姓什么，冬木并不知道。

“8 年前这个人曾和家兄有过接触。当时她姓什么我忘记了，不过美那

子这个名字我倒还记得。”

怜子想了一想又说：

“她和家兄有什么关系吗？”

冬木便把美那子告诉他的事情说给怜子听——8年前住在福冈的美那子上学时和丹野靖久都同乘一班车，丹野写了许多情书给她，而美那子自己觉得他们两人没有缘份。

“美那子后来嫁到了东京，大约在一个半月之前的6月3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今天早上我偶然间得知令兄的事，他和美那子以前有过不寻常的经历，而且至今仍独身，我想，他们二人的失踪或许有所关联，所以才冒昧地打电话来。”

怜子的表情很认真，听到这里，她把话接过去说：

“家兄并非一直都没结婚，五年前在家人劝说下他娶了嫂子。但嫂子于两年前因车祸身亡，他就一直独身。”

“……”

“8年前家兄独身未娶时，他每天从现在西新町的住宅乘汽车到坚粕町九州钢铁公司上班。自那时起家兄便不曾再提起美那子的名字。不过美那子给他的刺激的确不小。家兄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不过他只会把热情藏在心里，不肯和别人说，他的个性很强。”

“……”

“所以你今天说的话我很相信，实际上我常常想家兄心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女人，因为他年过30仍然不想结婚，嫂子过世之后他也无意再娶，他只全心全意专注于工作……不过我们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到底结果如何，也只有找到他本人才知道。”

怜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寂寞的苦笑。

“关于令兄的行踪是否已有什么消息？”

“是的，在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位住在山边的卖香烟老者说他在家兄失踪那天的傍晚看到一位貌似家兄的男人。”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打算下午去找那个人，因为早间节目之后就是我策划的节目，我要等下午才有时间。”

冬木立刻表示他也一同前往。虽然与怜子见面仍无法确认丹野的失踪与美那子是否有关系，美那子是6月3日离家出走，丹野失踪的日期则是7月9日，此间相差了一个月以上，在时间上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冬木很迫切地想查出丹野失踪的经过。

在怜子返回工作室的时间里，冬木随便吃了一些东西，把早餐和午餐一并解决了。

下午2时整，冬木再度和怜子会合，两人搭了一辆出租车离开繁华的市中心。他们绕过福冈旧城，这里除了一些城沟外，已建成棒球场和公园。

沿着公园向西南国道走了约20分钟，周围的景色即变为苗圃与农田。那里房屋稀少，稻田十分广阔。新开辟的社区公寓在远处泛着白光。另一边是起伏重叠的山峦。

“位于市区西南的油山高约600公尺，打电话来的人就是在山麓卖香烟的福江先生。”

怜子向冬木介绍道。

“油山东侧是露营场地及青年之家等活动场所，油山西侧比较荒凉。”

车子接近山边时，怜子的表情有点紧张。由于田间路不平，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他们远远地就可以看到路头的左边有一间小小的商店，周围没有什么住家，商店之后就是进山的小道。

“就是这里吧。”

出租车司机慢慢地向前驶。

看到房子上方的“福江商店”的招牌，冬木与怜子便下了车。这间商店十分简陋，角落的架子上确实陈列着一些香烟，旁边也放着肥皂、蜡烛等日用品，还有一些面包，食物。

怜子朝里面喊了两声，有一个大约60岁左右的老者掀开门帘走了出来。

“我是SBC的丹野怜子，今天早上接了您的电话就赶来了。”

老人脸上并没有笑容。他的眼睛很小，似乎在打量着什么。

“听说您看到了一位很像家兄的男人……”

“是的，那个人就是电视上出来的人……我是说很像哩。”

老人大着嗓门以九州口音回答。

怜子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和电视上打出来的照片角度略有不同。老人看了，更有自信了。

“——他这里有烫伤的痕迹吧？”

老人比划着手背说。

“是的，大约5公分左右，很明显的。”

“当他向我买烟时，我看到了伤痕而且印象很深。”

“他向您买烟？”

“是的。”

“他说过什么话吗？”

“没有，我只记得他像是个城里人，在这附近我没见过这样的人。”

“是7月9日傍晚吗？”

怜子又看了一下老人。

“是呀，当时天色已暗了下来，大概是6点半至7点左右吧。”

老人向他们说明他之所以记得7月9日是因为那一天附近农家正好做事，他受邀参加，回来后不久那人来买香烟，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个人穿什么衣服您还记得吗？”

“这……我想是平常的西装吧。我特别记得他带了一个黑色公事包和大的纸袋。”

那男人曾把手上的东西放在杂货堆上，买了三包烟，然后抽出一根点上火，又拿起东西慢慢地走出去。

“他向哪边走了呢？”

“这条路，向山里面走去。”老人指了指屋后那条山路说。

怜子有点不安地看了冬木一眼，视线很快又转向老人。

“这前面就是油山吧？”

“是的，中途有一座土地庙，再上去有一栋公寓是半年前盖好的。”

“在山里面吗？”

“是的，看起来是相当不方便的地方。不过有钱人租来做别墅倒也满清静的——而且这么一来这一带变得比较热闹了。”

老人感慨地说。

“公寓前面有山路吗？”

怜子又追问。

“山路分成两条，向右方上去就是油山，向左方下去可通西里村，热闹多了。”

问话到此为止，怜子送上厚礼后和冬木走出商店，两人默默地朝着那个像“丹野”的男人所走的山路走去。

虽然还只是下午3点钟左右，山路却突然变暗了，山路两旁的野草有丈把高，脚底下的泥土是红色的，有些野草伏卧在地上，人走在上面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这条路感觉上并不狭窄，可容一辆小型汽车通过，但是路上连个人都没有，更别说车了。

冬木和怜子并肩而行，谁也没有开口。冬木心里想着老人所见到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丹野靖久，而且他不是被绑架或受到威胁，而是出于自己意愿而上山的。但是7月9日距今天已有11天，他是怎么过的？是否越过油山远走他乡，或仍然留在此地？他是一个人呢还是……？

冬木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又想到美那子。怜子抬起头来，看着冬木，她也正巧想到美那子的事。

“那个朝冈美那子……”

怜子很谨慎地开了口。

“她在结婚之后是否仍跟家兄有联系呢？”

“不会吧——至少我没听说过。”

“……”

“所以，我觉得很唐突，令兄的失踪应该和她没有关系的。”

怜子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一件事：

“她有小孩吗？”

“有一个5岁大的男孩子。”

“5岁的男孩正是粘母亲的时候，她为什么丢下小孩离家出走呢？”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最近有很多母亲把小孩丢在家里离家出走……我每天听到这种事情都要生气，我觉得她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怎么说？”

“你想，哪一个孩子不想跟妈妈在一起？而母亲和子女能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真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在战争期间，人人生命危在旦夕，不知哪一天会生离死别。再者，有很多女人想生小孩而没办法生育。这些离家出走的人竟然白白放弃与子女相聚的机会，而去追求别的事情，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亲情更幸福的事吗？——所以我说她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怜子的一番话似乎有感而发，美那子也是“不知福”的女人吗？那么她究竟是追求什么呢？冬木此刻为了不能了解美那子而有点焦躁起来。另一方面，才二十几岁的怜子竟有如此的想法，也令人有点意外。

走了不久，果然看到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来到这里，景象完全不同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路两旁的杂草已被修剪的整整齐齐，还有一片像小学操场大小的空地，阳光直射过来，显得明亮极了。

空地尽头是一栋二层楼的新建小楼，走近了却相当宽敞。这是一栋L型

的建筑物，屋梁与墙壁涂上巧克力色，窗户则是白色的。建筑物前面竖立着几根圆木，上面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望乡庄”。不用说，这就是福江老人所指的出租公寓了。

冬木望着怜子说：

“我们进去找找看吧。”

“好。”

怜子点点头。

于是两人走向前去。屋前停了一辆灰色小汽车，但不见一个人影。冬木从屋外透过玻璃门向里面望去，有一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奶油色上衣和绿色的长裤，大约是上了年纪吧，看起来懒洋洋的。

“请问，这是出租公寓吗？”冬木提高嗓门问。

“也可以这样说吧。”

这个男人看起来并不怎么高兴，懒洋洋地打量着面前的两个人。

“请问管理员在不在？”

“这儿也没什么事，是我在管理。”

男人面无表情。“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件事。”

冬木一边说，怜子一边从皮包里拿出刚才给老人看的那两张照片。

“7月9日左右，你是否见过这个人在附近走动？”

男人大略地看了照片，却立刻抬起头来重新仔细地观察冬木与怜子。冬木直觉认为他认得照片中的人。

“有印象吗？”

男人隔了半晌才似乎不太情愿地开口：

“这个人租了这儿的15号房间。”

“噢？什么时候的事？”

“契约是从上月25日订的，不过他到7月9日才住进来，大约停留了四五天吧。”

“就是那一间。”男人指着二楼转角的房间说。那个房间有两个窗户，窗户紧闭，驼红色的窗帘垂下来。

冬木谢过这个男人，和怜子急忙向那儿走去。那男人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却亦步亦趋地跟在二人后面。

整栋房子里冷冷清清，出奇地安静。从门口向内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L形的建筑物楼梯就在转角。二楼也是完全相同的情形，走上楼梯，第二个门上便写有“15”的黑字。

怜子与冬木轮流敲门，里面没有回答。

“他不在啦。”管理员在背后大声地说，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我已经有3天没看到人了，4天前窗帘就一直没拉起来，一定出去了。”

怜子冷静地看着管理员，问他：

“你没有钥匙吗？”

“没有。”

男人想也不想地答道。

“那么，请你把门砸开！”

什么？男人似乎吓了一跳，但是怜子的表情强硬，不容妥协。

“请你把门撬开，我想确定家兄是否在里面。”

丹野靖久的尸体被发现在市内西油山望乡庄 15 号室的报告在当天——7 月 20 日下午 4 点半传到辖区西福冈警察署，这是由现场附近田隈派出所警察发出的通知。

西署搜查一科科长此时正好外出，中川圭吾刚由外面回来。他接到报告立刻联络鉴定科与法医，同时率领 3 位刑警赶赴现场。

在车子里，接到派出所电话的飞田刑警把发现尸体的经过大致向中川做了说明。飞田刑警最近才调过来，他的经验尚浅，但动作迅速，思考说话都很快。

据他说，下午 3 点半左右，有两名男女访客来到望乡庄，向管理员须藤二三夫表示他们要找一位名叫“丹野靖久”的人。

须藤看到照片即告诉二人丹野于 6 月 25 日订下 15 号房间，7 月 9 日住进去。二人随即到 15 号室，门却锁着打不开，里面无人答应，窗帘也垂着。

望乡庄系出租性的别墅，租下来之后而长久不住的例子很多。须藤管理员虽然三四天没看到“正田”（这是丹野使用的假名），却只是单纯地以为他回家了。但是丹野的妹妹请求须藤拿钥匙开门，须藤手上没有该房间的钥匙，最后请求附近派出所警察，将门撬开而发现了尸体。

怜子一看到尸体立即指出“是丹野靖久”，所以尸体的身份很快查明。

听到“丹野靖久被杀的尸体”这一词的一瞬间，中川的心里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果然！他又怕又恨。

大约在一周之前，当怜子拜访中川时，中川只当是普通的失踪事件，他仍然按照例行公事去丹野钢材公司查访，见到过仓桥满男先生。怜子于 5 天后提出公开搜查的申请。

然而，过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任何进展，如果当时有所行动，深入搜查的话，或许不会使“失踪”演变成“案件”，这是中川自责之处。

当中川等人的车子到达时，望乡庄前面的空地上已经停了两辆巡逻车。山谷内的风很大，吹的车棚不停地掀动。

2 楼 15 号房门前有二名刑警守着，他们都是中川熟悉的人，此刻由于要呕吐的样子，表情都变形了。

打过招呼之后，中川看到横在地上的门。他知道此中原因，“现场”一片凄惨的景象。

中川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刺鼻的腐尸臭味。过去中川也曾经接触过许多的尸体，但是由于尸体的状况不同，臭气不太严重。不过眼前的现场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密闭，整个房间像个蒸笼，尸体腐烂得已流出血水。房门一打开，臭气便弥漫开来。

这个房间大约有 15 平方米，是个套房，左边有间小厨房，右边是个和式的小房间，中间摆着沙发和桌子。室内的家具已东倒西歪，靠窗的椅子四脚朝天，有一个穿休闲服和白长裤的人躺在那儿。

不用说，那就是发出腐臭的尸体。

铺地砖的地板上，已铺好了塑胶垫子，这是为了预防把脚印和血迹给弄乱。中川走近尸体以便看的更清楚一些，刑警也跟着走近。

丹野靖久早已失去生前的模样，整个面孔呈紫红色而且肿胀起来，半张的眼睛就像死鱼般地松垮，眼眶深陷，黑眼珠和眼白呈现混浊状。眼睛下方

和鼻翼周围、嘴唇等处有几条蛆在蠕动着。虽然如此，此人确实是丹野。那四方的下颚、肥厚的耳朵、短短的脖子……脖子上被一条肮脏的方巾紧紧缠住，并打了一个死结。

中川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视线投向身体的其他部位。

丹野的后头部，在发际稍下方处有条长约5厘米的伤口，像是被钝器所击伤。伤口裂开，流了相当多的血，血已凝固，如暗红色的粘土状盖住了伤口，因此伤口的深度用肉眼看不出来。丹野的死因究竟是这个伤口还是颈部被勒窒息而死？

判定死因是否被勒死，首先应调查眼睑有无淤血点。但是，因为死亡已经很久，这具尸体高度腐败，眼睑部分呈混浊状，已无法辨认。进一步的判断只好求助法医。中川离开尸体，开始检查现场。最惹人注意的是室内有相当多的血迹，例如桌脚、沙发椅后面的地板上都有大量的血，茶几底下、墙上也有血迹，尸体旁边的血最多。

这些血迹大多已凝固，不但到处散落，而且还有脚踩过的痕迹，所以范围很广。

恐怕在死亡发生前有过一场激烈的打斗吧。凶手可能是在房间的某一处——最有可能是厨房前面袭击的丹野的后头部。但光是这一击并不会使对方昏倒，死者必然反击，两人遂即格斗到房间中央的桌子旁边。丹野因体力不支，凶手再以方巾勒住其颈部，因此窒息而死。

中川在沙发底下发现一个可能是凶器的船型青铜制烟灰缸，它掉在沙发的脚边。

中川拿出手帕拾起了烟灰缸，前端较尖的部分有干的血迹和几根发丝。

厨房里面还有电锅、铲等器具，设备齐全。不锈钢的洗碗池堆着两个盘子，里面盛着鱼糕和蕃茄等物，还有一副碗筷，一个180毫升的空牛奶瓶。垃圾箱里面有烟蒂十来根、牛奶瓶的纸盖，盖上的“14”仍很清楚。鱼糕、蕃茄等食物均已腐烂，但是并无腐臭味，也许是中川的嗅觉早已麻痹了吧。

不锈钢洗碗池已完全干燥。从尸体的腐败程度、血迹的凝固状态等，都可以知道事件发生已好几天。根据中川的经验来推测可能是3天或5天，正确的死亡时间还必须由检察官或法医根据被害者的尸体、放置的场所状况、死者变化的大小等来推定。

中川正在思考，一阵嘈杂声由远而近，鉴定人员及法医等大队人马已经来到。

巡查部长小田切走过来。个子矮小、肥胖的小田切精明能干，他只要大致看过现场，就能掌握50%的情况，故有“探长”的美名。小田切微秃的额上一直冒汗，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中川。

“死者打算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他连报纸和牛奶都订了。”

中川从小田切身后走向门口，在门板内，没看过的报纸放着有六七份，旁边还有180毫升的牛奶3瓶。

“我听派出所刑警说，他们把门撬开时，这些报纸被夹在门缝里，有的掉在门里，牛奶则塞在门上的牛奶箱里。”

小田切一一说道。

中川拿起报纸瞧了瞧，这是地方上拥有广大读者的《西部日日新闻》，从7月16日的晚报到今天20日的早报一份不漏，足以证明从7月16号傍晚就不再有人拿报纸看了。

其次是牛奶瓶，3瓶牛奶均用紫色塑胶袋套着，纸盖上分别印着“15”、“16”、“17”，和厨房里的“14”正好连接起来……但是，和报纸的日期又不同。

中川心里正在想着这个疑点，小田切说：

“一般家庭所订的牛奶，通常都印着分送日前两天的日期，也就是制造日期。我太太以前就以为每天都喝过期的牛奶所以打电话到公司去问，才明白这个原因的。”

“哦！”

原来如此，那洗碗池上“14”的牛奶就是16日早晨送到，也就是说16日早晨的牛奶已被喝完，而17、18、19的牛奶仍置于门外，这样分析就正好与报纸的日期吻合。

接着刑警们都到右边的小房间集合。草席上面铺着棉被，房间里散发着一股热气，壁门打开约50厘米，潮湿的寝具味道和尸体的腐臭混杂起来，不断地冲进中川的鼻孔。他仍然无法适应这种味道。

棉被上有一个白色的大枕头，床单有点皱，蚊帐卷起来塞在棉被底下。枕头上有油脂的痕迹——整个房间看起来充满了男性的味道。

枕头边散放着报纸、书、杂志等，杂志是一些周刊和二本企业杂志，书则是和钢铁有关。

中川拿起报纸核对日期，7月10日的晚报是最早的一份，中间有二三份不见了，不过到7月16日的晨报大体上还算完整。

鉴定人员的到来使得室内越发显得乱哄哄的。为了存档，首先进行尸体拍照和现场拍照，然后以法医为中心展开正式的验尸工作。

虽然结果尚未公布，但是从尸体状态、报纸牛奶现场状况看来，凶杀发生在7月16日白天的可能性很大。

7月9日早晨离家的丹野以后可能就住进了望乡庄，在这儿过了好几天。16日有人来访，趁丹野不注意时用烟灰缸的尖角猛击其后脑，一番打斗之后，又用布巾勒紧脖子将其杀死。做案之后，凶手把门锁上而逃走（门是锁上了，但内部没有上锁）。

丹野的体内如果没有验出毒物或安眠药，凶手肯定是男性，因为丹野体格强壮，年龄不满40岁，能够与他格斗而且把他勒死，也只有体格和他差不多的男性才做得到。

现场检验告一段落，中川同一起前来的搜查一科最年轻的香月走出房间，向等在一楼的最早发现尸体的管理员须藤二三夫、丹野怜子以及陪同丹野怜子的男子询问一些事情的细节。

同日下午 7 点，法医芹泽均在验尸之后提出验尸报告：

验尸报告

死者姓名 丹野靖久 男，40 岁
 死亡年月日 7 月 14 日上午 10 点至 7 月 16 日中午。
 死亡地点 福冈市油山“望乡庄”别墅 15 号房间。
 死亡类别 他杀
 死亡原因

(一) 直接死因 窒息死亡

窒息原因 颈部被勒(方巾一条在左耳下打结)

其他身体状况

后颈部有一长 6.5 厘米、深 1.2 厘米的伤口，这是以钝器击打所造成，伤口状况与室内的青铜烟灰缸底部一致。但是，此伤并非死者之致命伤，由于伤口在头部故出血较多，但并不会造成死亡，受伤之后被害者尚有体力。其双手、双腿、腹、胸等处合计共有 11 处轻微的擦伤与淤血。

追加事项

伤害发生 7 月 14 日上午 10 点至 7 月 16 日中午

手段及状况 如前述

伤害发生场所与死亡场所同

医师 芹泽 均

丹野的遗体在当天被连夜送到九州大学附属医院进行解剖。结果和芹泽法医的推测完全相同，和中川最初在现场的想法也大致吻合。

从丹野的体内没有化验出毒物或安眠药之类的物质，因此死因明显是勒死。从头部的一击至勒死之前显然有一番激烈的打斗，这一点从丹野身体上的淤伤及擦伤来看便不难明白。最后凶手一定是骑在尽失体力的丹野身上将其勒死，丹野的腹部有淤血的痕迹。

问题是犯罪的正确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

芹泽法医推定死亡日期从 14 日上午 10 点至 16 日中午，是这两天之内。换言之，发现尸体的时间是在死后 4 至 6 日。解剖医师对此有同样看法。再从胃中所见的米饭、鱼糕、蕃茄等的消化状况来看，死亡时间是在饭后两小时左右。

一般来说，死后 48 小时以内的尸体推定死亡时间比较简单，死亡 3 天以上判定就非常困难了。从尸体状况很难判断究竟是 3 天前或 4 天前死的。

由于法医的经验多少不同，看法也有不同。经验少的法医判定的日期比较短，像芹泽法医累积了 10 年以上的经验，虽然大略已知死亡的时间，但是仍然写上两天的时间，显得比较稳当些。

验尸结果只是把死亡时间找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其后再根据现场资料或其他有关的资料而缩小这个范围，那就是搜查一科的工作了。

丹野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西署搜查一科设置了“望乡庄杀人事件特别搜查总部”，并获得县警局的支持，总共有 80 人参与这件案件。

警方于当晚连夜召开会议，整理出一些有力的资料。

首先是搜查一科组长中川圭吾在事件发生后，听取发现者丹野怜子、冬木悟郎、管理员须藤二三夫 3 人的报告。

对于丹野怜子所说的在电视上播出丹野失踪的消息以征求观众线索进而找到望乡庄一事，中川感到非常惊讶。就在两天前，怜子到西署搜查一科表明希望将“非公开”的搜查改成“公开”时，从怜子的音调便可以感觉到她寻找哥哥的决心，但却没想到她更积极地在电视上公开寻人，简直和最初来西署找中川表示为了怕引起别人闲话只想以“非公开”来搜查的态度有了180°的大转弯。这5天里，怜子究竟为了什么而有如此的变化，除了惊讶之外，中川也很想知道这个原因。

对于冬木悟郎，中川也有一点无法解释的感觉。据冬木说，他曾于数年前来福冈办事，在火车卧铺中邂逅了丹野，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很愉快，因此彼此交换名片，相约日后再见。由于两人都忙，一直没再见面，但是，冬木悟郎却对丹野的为人热诚留下深刻印象。这天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照片，立刻想起这个人，并觉得行踪不明恐有危险，便立即搭飞机前来与怜子会合，从而发现尸体。

冬木的话大致合理。丹野在表面上虽然沉默寡言，看起来不易交往，但实际上对于生意以外的人，只要能够谈的投机，他便显得非常热情，这也就是他的吸引力吧，这点中川倒是非常了解，所以冬木说他对丹野印象深刻并无不对之处。只是，以冬木这样一个非常忙碌的名记者，他能为了以上的理由而特地从东京赶到这儿来吗？或者他还有其他事情？

然而，中川却没有理由进一步的追究，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管理员须藤二三夫说的话，也许最能提供一些线索。

丹野靖久化名“正田谦一，”于6月25日起开始租用望乡庄15号房间。根据须藤的记忆，25日上午11点左右，丹野独自一人开车来的，租下15号房间，并当场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他可能是看到望乡庄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而且周围环境幽静，房间设备完善，一看就中意了。但是他并没有立刻住下来，而是又开车离去。

同一天下午，丹野以“正田”的名字，在市内百货公司购买了寝具及其他生活用品送到15号房间。须藤虽然是管理员，但是他并没有住在望乡庄内，平常必须到市内望乡庄的公司上班，大约三四天来一趟。

丹野于7月9日才开始在望乡庄居住，这之前须藤没再见过他，但是，15号房间却有了一个女子住着。

须藤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大约是7月初的一天下午。

当时，须藤正要上二楼，看见那名女子正用钥匙打开15号房间的门。她穿着朴素的白色西服，戴着太阳镜，看起来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纪，皮肤白皙。这个女人似乎不很在意须藤的注视，她打开门进房内之后，立刻从里面把门锁上。

虽然望乡庄每一个房间都有两把钥匙，但是根据租赁契约的规定，两把钥匙都必须交给租屋者，管理员不能也无法擅自进入客人的房间。只要持有房间钥匙的人便能进入，虽然这个女子不是签定契约者，管理员也无权干涉。

过了3天后，须藤又在楼下看见这女人一次，她仍然戴着太阳镜，手上抱着一大堆东西，低头快步走过，仿佛不愿被人看到的樣子。根据须藤的经验，来此地赁屋而居者，大都是不愿与他人接触的人，或者故意避开别人的人，所以须藤也习以为常，客人不来找他，他也不会主动去找他们，或者和他们说话。

因此，须藤并未看清楚这个女子的容貌。此外，她住进来的准确日期以

及这期间丹野是否来过，须藤都不知道。

自6月25日订约之后，须藤第二次看到丹野是在7月9日下午7点左右。当时须藤从望乡庄的大门走出来，正好丹野独自一人走进去。他向须藤要了订报和订牛奶的电话号码，须藤才发觉他有在15号生活的打算。

这之后须藤便经常听到丹野的声音，大多是为了打扫房间或叫饭菜的事找他。但是自从丹野来了之后，先前那名女子就不见了。丹野大部分时间是从望乡庄东边山下西里住宅区的超级市场买一些吃的东西，让人感觉他像是一个人独居。

7月9日这一天，也就是丹野失踪的头一天，傍晚6点半，他出现在福江商店，然后回到了望乡庄。

从7月9日起，到尸体被发现的7月20日，丹野大体上都在望乡庄活动，没有离开过。

说到这里，须藤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人证，那就是住在隔壁16号房间的乡土史研究家森肋真二郎（14号室一直是空的）。

中川立刻亲赴森肋住宅查访。

森肋真二郎是当地所谓文化人中的著名人物，他曾著有二三本书。森肋于7月11日住进望乡庄。因这里安静，适合写作，过去为了赶稿子他常常来，一住就是好几天。森肋太太每天来一次，为他烹煮饭菜。

由于望乡庄的住户不多，森肋又是个喜欢聊天的人，当工作疲倦休息时，他便找隔壁的丹野谈谈一些杂七杂八的事。丹野看起来也不讨厌，有时还一起喝威士忌。

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见面也只限于一天一次，但是森肋可从来没看见过什么女人，也没看见过丹野有什么客人来访。丹野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无聊，也从未显出怕人上门的样子。这种人为什么会被杀害，森肋也觉得无法理解。

森肋虽然和丹野有过接触，然而他始终未曾去观察丹野。由于他从傍晚开始睡觉，第二天凌晨起来写作，他与丹野也只有在下午两三点时才能在一起。望乡庄为了加强房客的隐私权，每一个房间都装置了隔音设备，隔壁有什么声音或说话声一点儿都听不到。

7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森肋已完成他的工作，准备回家去。他曾向丹野告辞，丹野也打开门向他说再见。当时丹野仍然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样。

以中川的报告为基础，搜查会议研究结果，大家都认为森肋的证言有可信度。根据这个证言，证明丹野在15日上午11点以前还活着，那么推定死亡时刻的范围便可缩小一天，也就是从15日上午11点到16日正午以前。

中川在询问管理员时，小田切巡查部长等3人分别向望乡庄其他住户查询。

其中一位住户的证明，使他们又得到一个重大线索。

15号房间斜对面的11号房间住着一位名叫铃木总子的35岁女性，她于16日上午7时左右从窗户看见15号房间的窗户开着，虽然没见着丹野的脸，但是里面确实有人影晃动。

铃木总子在市内东中洲经营一家俱乐部，她常在望乡庄休息度假。她这次15日晚上到来，16日早晨起床便迫不及待地推开窗户，饱览山上的风景，吸收新鲜空气。因为时间悠闲，她才能看到15号房的人影。

当天下午4点左右，因太阳晒到房间，铃木起身将窗帘拉下来，那时候15号房间的窗帘也拉下来了，不过究竟什么时候拉的，她并不清楚。

飞田刑警调查的报纸和牛奶之事，证实投递人员都是从7月10日早晨开始送的。

送报的少年于17日发现15号房间的报纸塞在门缝里没有人动过，但是因为订报者并未要求停止，所以他仍然继续送。

鲜奶的奶盖上均有日期，在门上的三瓶鲜奶不用说当然都已腐坏。在15号房间内的空牛奶瓶是16日送到的，那么门上的3瓶分别是17日、18日、19日送到。

铃木总子的证言加上各种调查的结果，丹野死亡时间的范围更缩小了。

望乡庄的报纸和牛奶送到的时间一般都在早上8点左右，7月16日上午8点到中午之间约4个小时的时间便是死者死亡的时间。

这一点没有异议。

查出死亡的正确时间对于搜查一科的人员来说是喘了一口气，接下来要继续调查凶手是谁就轻松多了。首先从尸体及现场的状况来看，凶手应是力气和丹野差不多的男人。

凶杀的动机绝对不是为财，因为室内并无翻箱倒柜的痕迹，壁橱抽屉里的近20万元现金未被取走，尸体手腕上的名贵手表也还在。

同时，这件凶杀案凶手事前似乎没有计划，最大的理由就是凶手所使用的凶器系取自丹野房内船型的烟灰缸，这烟灰缸森肋以前见过，就放在丹野房内的茶几上。丹野颈上的方巾印有“丹野钢材”的字样。烟灰缸上无任何指纹，表示凶手把指纹消除后才逃走。

办理这种案件，通常的方法大致上分成两条途径，一是调查凶手的行踪，以7月16日为中心，从望乡庄周围起到西侧福江商店山口，并包括东侧西里住宅区一带，清查可疑人物。

另一条途径是清查丹野的人际关系。

其中有女人的因素。6月25日至7月9日之间，丹野尚未在望乡庄生活以前，出入15号房间的女子究竟是何人？很可能这名女子即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女人也跟钥匙有关系。

当尸体被发现的时候，15号房间门是上锁的，在室内小桌子的抽屉里找出一把钥匙。

有可能凶手首先是敲门进入房内，做案后取走室内两把钥匙之一，然后锁上门逃走。

或者说，凶手是从那个女人手中得到另一把钥匙而顺利做案并锁上门。如果是这样，这名女子便与案情有直接的关系了。

而这个谜样的女人在哪里呢？

在中川印象里，丹野是一个热爱工作不近女色的男人，他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女人和丹野有关系，这个女人又是哪一类的人呢？——不过，听到各方的报告，中川脑海中原本模糊的凶手容貌，已逐渐有了一点眉目。

凶手与丹野可能很熟，他熟悉丹野隐藏的地方——望乡庄15号。此人于7月16日早上秘密拜访丹野，但不知他是否原来就有杀害丹野的企图。两人之间必然有深刻的利害关系，争执的结果，凶手勒死丹野，然后拭去指纹，不留下任何线索，看来是个冷静的家伙。

突然在中川脑海中反射性地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其一是破产的九州钢

铁公司董事长郡司祥平，另一个是丹野钢材的专务仓桥满男。

第五章 失踪的背景

1

望乡庄事件的一大特征是：被害人丹野靖久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又在隐藏处被杀害。

丹野住进望乡庄，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且是有计划地隐藏，这一点管理员及其他人的证言可以证实。

然而，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中川的想法，可能是“女人的问题”，也可能是有关于丹野事业上的问题。搜查总部的人大多同意这个意见。

在 15 号房间出入的女人与丹野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知道。如果说丹野只是想和这个女人在人迹稀少的地方共宿几日，为什么丹野住进 15 号房间以后女人却消失了呢？虽然无法断定，不过丹野在的期间大家都没看到过有什么女人。

如果不是与女人有关系，当然就是工作上的原因了。

有谁知道理由是什么呢？

这谜底便是凶案的重大关键，理由知道了就能明白丹野隐居的原因，更能进一步查出凶手。

中川的脑海中浮出郡司祥平的名字，自有他的道理。

7 年前，当丹野钢材创立之际，丹野过去工作过的九州钢铁公司董事长曾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后来九州钢铁的经营逐渐走下坡，终于在不久前的 7 月 15 日宣告破产，7 月 16 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丹野失踪的那几天，九州钢铁要倒闭的传言已经满天飞，并引起钢铁业界的注目。

九州钢铁的破产与丹野的失踪有没有什么关联？——对于这一点仓桥虽予以否定，中川却仍想亲自去证实。

第二天下午，中川前往市区南公园附近高级住宅区郡司的家拜访。郡司的住宅是日式与西洋式的结合，非常宽敞，从客厅可以看到种植了许多花木的庭院。

巨大的棕榈树遮挡了强烈的阳光，使屋内显得十分阴凉。九州钢铁破产正好一个星期，由于公司及工厂被东洋制铁接收，郡司在家里落得个清闲。

郡司祥平约 60 岁，虽然身材矮小，面孔及手脚却大的出奇，皮肤晒成褐黑色，双目炯炯有神，鼻翼翕张，看起来很有权威的样子。郡司这个人属于丹野同一类型，但个性更强。

“丹野先生于 7 月 9 日起行踪不明，这件事您知道吗？”

中川拿出名片，简单地寒暄几句立刻进入正题。

郡司可能早就预料会有刑警来访，神色自若，一点也没有紧张或不安的样子。他用傲慢甚至简慢的态度看着中川。

“我听说了。”

郡司用九州口音粗声回答。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嗯……大概是 10 号早上吧，我打电话给丹野，秘书说他去东京出差了，过两天我又打过去，秘书说他还没回来，但是仓桥先生抢过话筒说董事

长3天前就行踪不明，他还反问我是否有什么线索。”

郡司口气平板，他也不知道丹野会去哪里。这之后又打了二三次电话，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答。

这时，一位50岁左右、气质优雅的妇人送茶进来。她走后，中川又继续向郡司提出问题。

“恕我失礼，是否因为最近九州钢铁陷于非常紧急的状态而打电话给丹野呢？”

郡司正用粗大的手指拿起茶杯的盖子，听中川这么问便停了下来，斜视了中川一眼，脸上露出不太高兴的表情。

“并不是紧急状态才打电话，我们平时也时常通电话的。”

然后他一口气把茶喝完，放下茶杯，把脸正面朝向中川，很严肃地说：

“九州钢铁会有今天的结果实在很意外，不过我从未向丹野钢材借过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添什么麻烦，这一点去调查就明白了。”

郡司很直率地表明了他的立场。

“但是，丹野未曾向周围的人交代，突然隐居山上的别墅，你真得一点也没有线索吗？”

“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郡司泰然自若地回答，然后把视线移向庭院，不再开口。中川觉得郡司这个人很不容易相处，要是自己不是刑警恐怕早就被轰走了，要从他身上挖出什么线索也是很困难的。

中川正想从其他问题下手，郡司突然把视线转回来，好像下定决心似地看着中川说：

“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丹野失踪的理由和他隐居的地方吗？我看这其中必有疑点。”

郡司说这句话时，音调并不像刚才那样高。

“您是说，丹野的失踪可能是一种计谋？”

“嗯……”

“其中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我就知道了，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

“那么，谁会知道丹野隐居的地方呢？”

“仓桥君总该会知道吧？”

“仓桥君很得丹野的信任吧？”

“嗯……丹野的心情很难理解。”

郡司似乎打开了话匣子，不像先前那样冷漠了。

“就像我以前信任丹野君那样，丹野对仓桥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丹野自己没有儿子，他很希望找一个理想的继承人，这点仓桥君的确可以胜任，他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又是丹野亡妻的弟弟，加上丹野的妹妹也喜欢他，结婚之后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不过，还有特许权的问题……”

郡司无意间说的最后一句话使中川很感兴趣。

“所谓的特许权是指丹野钢材卖给东洋制铁铸铁的特许吧？”

“是的。”

郡司眼睛睁得很大，似乎对于中川也了解这件事感到有点意外。

“特许权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这件事，一大半是由仓桥策划的，以丹野的名义取得特许权，再

卖给东洋制铁。由于东洋制铁指定丹野公司生产，丹野钢材有了固定的生意，才能发展得这么快。从那件事之后，丹野对仓桥更加信任了，其他的重要事情也都交给仓桥去做，仓桥也很卖力。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不祥？”

“最近，丹野好像有点不愿意让仓桥位高权大，尽管仓桥的能力足以胜任……但给人一种感觉，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郡司说到这里，特意看了一下中川。

中川想起前几天拜访丹野钢材公司时见到仓桥时的样子，他提到特许权时说话有点含混，但同时中川也看明白了郡司的意图：郡司的用意当然也是想使警方把目标转向仓桥。

“如果仓桥先生知道丹野失踪的理由以及隐居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还要演出这幕同谋的戏呢？”

“我没有亲眼看见——如果是误解的话恐怕会造成你们的麻烦。我并不是说他们二人串通起来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只是从他们二人的关系上来想象罢了。”

郡司用指尖不停地敲打着沙发扶手，他的表情露出“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的意思。

中川的话题突然一变：

“请问您7月16日在福冈吗？”

郡司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

“7月16日这一天吗，正是敝公司宣告破产的第二天，公司里来了许多债权人，所以……其实那天我也躲出去了……”

他一点也不显得尴尬。

“请问您去了哪里？”

“我躲在了二日市的筑紫旅社。15号虽然奔波了一整天，但我仍强打精神，在夜里两点到了‘筑紫旅社’，16日在那儿住了一晚。”

二日市在福冈市的南面，是一个小小的温泉疗养地，乘车约一小时。

“你到‘筑紫旅社’的事，公司方面有人知道吗？”

“我只告诉了营业部长川口，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川口也很合作，他对谁都没说。”

中川觉得有必要尽快调查“筑紫旅社”以便了解7月16日郡司的不在现场证明是否是真的。不过，到目前为止，郡司谋杀丹野的动机仍然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做各方面调查。

“你了解丹野的交往情况吗？”

中川做最后的询问。

“譬如说丹野和女性的交往情况你知道多少？”

“这一点我想你恐怕是问错人了。”

郡司毫不客气地回答。

“依我看来，接近丹野的女人除了他的妹妹怜子以外，只有女秘书。”

这句话虽然轻描淡写，中川却若有所悟：丹野再怎么样洁身自爱，究竟也是个盛年的独身男人，他的身边确实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高见百合枝。丹野和她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调查的价值。想到这里，中川的脑海里不知不觉浮现出百合枝滑润光泽的肌肤和丰满的身材来。

正如中川所预料的那样，7月16日郡司祥平的不在现场并未得到证实。

郡司说他7月16日凌晨2点独自一人来到二日市温泉的“筑紫旅社”，16日下午8点左右离开。

据中川的调查，服务台人员确实在办理住房及结帐时看到过郡司，但这段时间里谁也没看到他。郡司进房间之后立即在门口挂上“谢绝打扰”的牌子，可能未曾踏出房门一步。餐厅人员也没有见郡司去用餐。也没有人从外面打电话进来。这位房客给人的感觉是过度疲劳特意到这儿睡一天觉似的。

然而，7月16日是周末，“筑紫旅社”从早到晚都是客人满满的，郡司也可能混杂在人群中悄悄地离开旅社，往返于路程约两小时的望乡庄。

只是郡司为什么要将丹野置于死地，其动机并不明确。此外，郡司是否知道丹野的隐藏地点，这一点也颇费猜疑。

反之，经过一番调查，仓桥满男杀害丹野的动机却比较明确。

丹野钢材正如当地众多的中小钢铁公司一样，个人资本色彩极为浓厚。公司的股份约85%为丹野所有，其余15%由公司四位元老职员平均分得，仓桥无任何股份，所以，他虽然在公司担任重要工作并握有实权，但是他的身份仍然只是公司的雇员而已。

不过，丹野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如果丹野死了，他的全部财产均落在他的唯一的亲妹妹怜子身上。

仓桥是怜子的未婚夫，他们已决定秋天完婚，这样一来仓桥就有可能由怜子而获得财产继承了。

借用郡司的话，“充满了野心”的仓桥应该会有除去丹野把公司占为己有的欲望；也或许为了上次他为公司争取专卖权却没有得到预期的酬劳，心中对丹野存有极大的不满。

丹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而隐藏在无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却被仓桥知道了，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下手也是可能的。

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仓桥提出了很有利的不在现场证明。他对调查人员说，7月16日早上到17日晚上，他都一直和铁工所及建设公司董事长等4名客户在一起，这是丹野钢材公司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安排好的招待旅行。

进一步查询有关人等的结果——7月16日上午6点左右，仓桥和田久保建设公司董事长田久保源次一同，前往别府。田久保记得很清楚，当天由仓桥驾驶公司的汽车至位于市区南面的高宫町的田久保家里接他。

他们在上午9点半左右到达别府的“松风”海岸旅馆，其他3个人是自己开车来的。一行人吃过饭后在11点左右从旅馆出发，到达约40分钟路程的高尔夫球场，按照规定的日程，打了一下午的高尔夫球，下午6点时返回“松风”。8点左右共进晚餐，休息时已近零点了。

第二天他们在旅馆打麻将，傍晚5点左右离开别府，返回福冈。同行的4人均指证16号上午6点至17号晚上9点，仓桥从未单独行动，旅馆的工作人员也能证实这一点。

在得到仓桥的不在现场证明没多久，仓桥本人也亲自来到西署，提供了意外的情报，使搜查本部引起了一阵兴奋的涟漪。

魁梧高大的仓桥穿着蓝色西装，在西署的一间小房间里，面对搜查一科

科长宗像、组长中川以及前来支援的县警科长广池。仓桥可能是睡眠不足吧，两眼充血，布满红丝，但是他的态度却很镇静。可能是有备而来，他不但充满自信，而且礼貌周到。

“这次敝公司董事长的事麻烦你们了。”

仓桥深深地鞠了一躬。

“董事长突然去世，对贵公司打击很大吧。”

宗像科长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有点冷峻，他一面注视仓桥一面平静地问。

“是啊，公司里要完全平静下来恐怕还得有一段时间。”

仓桥的视线落在自己的指尖上，他的回答总是小心翼翼的。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仓桥像是下定决心般地，把脸转向3人说：

“有一件事在刑警到敝公司调查时就应该说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慎重恐怕说不明白，所以我才来了……”

仓桥的声调慎重而有点生硬。

“其实，我早就知道董事长失踪的理由及住的地方——当然不是最早就知道的，而且也不知道是望乡庄15号房间，他只告诉了我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这是怎么回事？”

宗像科长表情未变。

“董事长打电话给我……那是15日晚上10点多的事。”

仓桥似乎意识到对面3人的紧张心情，慢慢地说道——

7月15日晚上10点许（丹野被杀的前一天晚上），仓桥在他的家里出乎意外地接到丹野的电话。自从9日失踪以来，丹野的行踪不明，仓桥根本不知道他失踪的原因，一直到第7天才接到电话，自然感到很意外。

丹野的声音和平常一样，他说因为某件事不得不暂时躲起来，但是过一个星期就会回去，所以希望仓桥和前几天一样，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表面仍然告诉大家他去东京出差，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再打电话给他。他留下了一个号码，并且要公司里不用担心他的事。

此外，丹野还交待仓桥，原本预定由他亲自接待16号旅行一事，也改由仓桥代替。仓桥自己想可能是为了这件事丹野才突然打电话来的，其实仓桥也打算好了，如果丹野还不回来则他会自行决定去接待的。

“那么，丹野躲起来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宗像问道。

“这件事董事长打电话来时我也问过了，不过他回答的吞吞吐吐——大概是无法拒绝九州钢铁郡司社长的请求而不得不这样的。”

“郡司的请求是融资吗？”

“不，是期票保证。郡司社长请求丹野董事长做九州钢铁票据的连带保证——你们都知道，九州钢铁于5月时已传出破产的传言，工厂和地皮都已抵押出去，所以许多厂商对九州钢铁开出的票子都很小心，如果没有一家比较安定的公司或个人背书连带保证，他们的票子就等于没用了。”

“郡司请求丹野做票据的连带保证吗？”

“是的，但是实际上，九州钢铁何时会破产并不清楚，如果破产了，保证的支票责任都要落在丹野钢材身上——目前丹野钢材的经营情况的确比九州钢铁稳定，但是以公司的规模来说，丹野钢材差九州钢铁一截。所以如果九州钢铁破产了，丹野钢材必然也会破产。当然郡司先生的用意只不过是请

丹野暂时帮他们渡过难关，解除危机，原则上不会麻烦我们董事长。但是董事长也知道，一旦为九州钢铁做了支票保证，他就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

“董事长为这事伤透了脑筋，最后他的判断是：他的支票保证如同凉水浇在滚烫的石板上，没有很大的作用，不如等九州钢铁真的破产时再对郡司个人做充分的支援，比如请他到丹野公司任职，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个方法不论对丹野公司或对郡司本人都比较有利——但是，这种事情没办法面对面说清楚，大凡一个经营者濒临破产的边缘，都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挽救公司，别人的话他不可能听得进去。”

“正面无法拒绝，董事长只好暂时躲起来了。”

县警的广池科长挪动了一下他的肥胖的上身，盯着仓桥。仓桥很认真地说：

“是啊，当我在电话中听到董事长这样说才恍然大悟。董事长不在的那几天，郡司每天都打电话到公司来找董事长，但是董事长交待过为了郡司先生的名誉绝对不要向外面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也一直没向警方透露，实在抱歉。”

仓桥轻轻低下头似乎是谢罪的样子。中川回想起昨天与郡司见面时间问他：

“有什么急事要打电话给丹野？”

郡司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并且说：

“绝不向丹野钢材借一分钱。”

或许郡司已略微察觉丹野躲起来的理由了……

“丹野先生失踪的理由大致上了解了。”

宗像科长冷静地说：

“也就是说，丹野先生7月15日晚上10点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他失踪的理由及电话号码。”

“他只告诉你电话号码吗？”

“他还说他人在油山附近，等到九州钢铁的事情告一段落他就立刻回来，有急事时打电话联系就可以了，不必知道他的详细地点，如果没人接电话就可能是去爬山了。我听到董事长说话的声音和平常一样很有精神也就放心了，便不再问其他事情了。”

“到20日发现尸体以前，你就这样置之不理吗？”

“不，并不是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和田久保建设公司董事长一起到别府后，立刻打电话给董事长——今天我之所以来这儿，就是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说出来。”

仓桥一边看着宗像，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打开其中的一页，上面写着“87—163×”的数字，中川也打开自己的记事本，这的确是望乡庄15号房间的电话号码。

“从别府打092可直通福冈市外电话，但我因在旅馆所以请服务台代打。第一次是10点多打的，但是电话占线。”

“哦。”

“10点半再打一次，电话铃一直响着却没人接。我觉得有点奇怪，在去高尔夫球场前的11点又打了一次，仍然没人接。”

“这之后呢？”

广池向前挪了一下。

“到了高尔夫球场，大约是12点左右，我自己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我突然想起董事长可能去爬山了，那天我就没再打过去。”

“然后呢？”

“从别府回来已是17日深夜，18日早晨我去公司之前也打过一次电话，还是没人接。一直到20日之前曾打过两三次，都是同样的情形。我以为董事长大概出远门了，而且16日大家都知道九州钢铁已经破产，所以他一两天内就应该回来了。”

“这样说起来，你也太大意了。”

广池肥胖的红脸上浮出一丝嘲讽的笑意，他用粗大的声音说：

“丹野先生曾说一旦九州的事告一段落他就立刻回来，而且他既是公司老板，就应该尽早回去才是。16日九州钢铁破产的事已明朗化，接下来一连4天丹野却毫无音讯，你打电话过去没人接，居然不会去看一下……”

“不过……”

仓桥一下子变了脸色，褐黑色的脸也变成苍白。

“刚才我说过，董事长15日打电话来时曾说过他可能爬山，不在时也不必担心。而且他自己说过躲起来的理由，并说过等九州钢铁破产后会尽快赶回来。董事长对郡司以前的恩惠一直十分感激，对他自己帮不上忙的事也很耿耿于怀，因此他可能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些事情，我觉得少去打扰他比较好。”

广池锐利的目光看着仓桥，仓桥立刻把视线移开。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4位警官各自在心里重新估量仓桥的话，尤其是他从别府打的电话，因为那是16日上午以前的事，如果属实将成为重大线索。

中川首先打破沉默。

“15日丹野打电话给你的事，你告诉怜子了吗？”

“没有。”

仓桥咬着嘴唇回答。

“她也非常担心，不过因为董事长一再交代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他的事，而且怜子小姐的个性单纯，我怕她知道以后会把事情宣扬开来，反而影响了董事长的计划，也就只好一直忍耐着不去告诉她了。”

“那么，怜子小姐于18日申请公开搜查，又在20日上电视，这都是她自己的主意吗？”

“她事先曾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要她再考虑考虑，尤其是上电视的事，很可能伤害董事长的名誉，我坚决反对。但是因为怜子在电视公司上班，她不愿放弃这个好机会！我也没办法，他们两人毕竟是兄妹啊。”

仓桥把视线转向墙壁，眯起眼睛，好像怜子的影像就在墙壁上似的。在他的眼睛里，中川第一次看到温润的光辉。

仓桥告辞后，警方首先查证别府的“松风”旅馆是否确实有仓桥打过电话的记录，结果证明仓桥所说的话是事实。

7月16日上午10点、10点半、11点，仓桥确实请求“松风”的服务人员打了3次电话，号码是福岡的87—163×号。而且，10点时占线，10点半、11点两次都没人接。这件事“松风”的女服务员记得很清楚，而且别府的电话局也有记录。

在调查“松风”电话的同时，望乡庄又传来一个新的线索。

望乡庄二楼10号房间——住二楼转角的小泉悠子——一个30岁的主妇说，她曾于7月16日早上9点50分左右，看到一位年轻女人从15号房间走出来。

根据小泉悠子的记忆，这个女人外表像是二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蓝色套装，戴着一顶同色的宽边帽，并戴了一只硕大的太阳镜。这名女子从15号房间快步走出来。当她看到正在走廊上倒垃圾的小泉悠子时，似乎吓了一跳，停了一下又继续快步走下楼梯。小泉悠子并没能仔细看清楚她的脸，而且当她从15号房间走出来时是否上了锁也没留意。

但是，她肯定当时是9点50分左右，因为10点起电视播放儿童的教育节目，小泉悠子房内的电视一直开着，她从窗外看见当时电视上正播着的10点前的烹饪节目已快完了。

小泉悠子倒完垃圾又继续在走廊扫地和擦玻璃，那名女子走出后至儿童节终了的10点半之间，确实再没有人出入15号房间。

由于当天下午小泉悠子就离开望乡庄回北九州市的家，所以一直没和警方联系上，等到刑警查访才想起这件事。

从小泉悠子的证言和仓桥在别府打电话一事看起来，16日早上15号房间的情况越发显得微妙了。

上午9点50分女人走出来

10点电话占线

10点30分电话没人接（这期间无人出入）

11点电话没人接

11点50分电话没人接

（丹野的死亡推定时间是16日中午以前）

从这个时间表看来，那个女人走出之后，10点时15号房间内还有人在打电话。这个人如果是丹野，丹野可能于10点至10点半之间被室内另一人杀害，因为如果10点半丹野还活着的话，仓桥打电话来应该有人接。再者，如果10点时打电话的是丹野以外的其他人，丹野在当时便已被杀害，而那个人——假定是凶手，在10点半以后才离开15号房间。

小泉悠子于9点50分所目击到的那个女人应该知道当时15号房间内的情况，也就是说，她也知道除了丹野以外还有谁在屋子里。

小泉悠子并未见过7月9日以前出入于15号房间的女人，而管理员须藤二三夫也没见过小泉悠子见到的那个女人，所以无法确实断定这两人是否为同一人，但两者都是20岁至30岁左右，而且戴着大型眼镜不愿被人看到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因此，这两人同为一人的可能性相当大。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里呢？

务必找到她——

与丹野有关的这个女子已成为警方搜寻的头号目标。

第六章 12—C 的女乘客

1

下午 2 点，是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外信部办公室内，冬木悟郎给玉川署的防犯科长白井打完电话，不知不觉地看了一下手表，表上的日期、时间是 7 月 30 日 2 点 10 分。

从福冈回来，又过了 10 天了……

发现丹野靖久尸体的第二天，冬木直接飞回东京，立刻又投入繁忙的公事中。他的工作仍然是早班、晚班、休息的反复。这期间由于国际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他的休假又被取消了。

另外，从 7 月 25 日开始在报上刊出越南报道的连载以来，根据冬木本人的取材加上从西贡送来的原稿，他每天要写出一大篇东西。即使不值班的日子，他也多半待在家中的书房里。

有关福冈的望乡庄凶杀案的侦破并没有任何重大发展。冬木经常打电话给福冈分社的同事询问，但没有任何进展，可疑的凶手也未出现，丹野怜子也没有消息传来。

冬木从福冈回来时和怜子订下一个“约定”。

冬木的福冈之行并未证明丹野靖久和朝冈美那子有无联系。6 月 3 日及 7 月 9 日这两件相隔有一个多月的失踪事件果真有关系的话，美那子是否涉及丹野的死依然只是个谜。

还无法构成具体的线索。

冬木不希望福冈警方知道朝冈美那子的存在，因此他打算尽可能自己找到美那子，直接从她口中得到事情真相。为了这个缘故，冬木请怜子暂时不要告诉警方有关美那子的事，他自己则立刻返回东京，再次寻找美那子。一旦找到她与丹野最近有接触的证据，他会立刻通知怜子，向警方报告，这对警方的侦查工作也有帮助。以上就是冬木和怜子所订下的约定。

看起来目前怜子仍然遵守着这个约定。

不过，如果怜子迟迟未从冬木这里获得进一步的消息，而丹野又是她亲哥哥，为了早日捉拿凶手，她会竭尽一切所能提供所有的线索给警方的。

冬木在工作时也总是想着这件事。如何来调查丹野和美那子的关系呢？——最后恐怕只有去问朝冈了。但是，朝冈能老实地回答冬木的问题吗？朝冈也有他做丈夫的自尊，如果有一点点线索，他本人恐怕也早就去找了。

当冬木想到这一点时，灵机一动，突然出现一个疑问。

这段日子以来，朝冈给周围人的印象是，他是个妻子丢下孩子离家出走的不幸的丈夫，警察也十分同情他，就是冬木自己也一直抱着这样的看法，从未怀疑过。

然而，朝冈这个人果真是如此吗？

玉川署的白井曾对朝冈夫妻之间做过简单的调查，并未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不过这也只是防犯科的一种形式上的调查而已。

如果朝冈知道美那子失踪的原因——很有可能便发展成丹野被杀害的事件。如果真是这样，朝冈会隐瞒的。

当冬木突然想到这点时，立刻告诉了白井，并且向白井建议再仔细调查朝冈，例如朝冈和美那子夫妻间感情是否和睦？朝冈真的有没有“外遇”？

或者，美那子有没有投保了大额人寿保险等……

白井最初也认为美那子的离家出走，顶多是普通家庭主妇不负责任的案例而已，从未想得更远。他听了冬木的建议颇为心动，不停地点头。这已是3天前的事了。

刚才，冬木在工作中，突然想起这件事，急忙拨电话给白井，打听进一步调查的情形。如果对朝冈的调查有一点点线索的话，他就打算立刻赶到玉川署。

然而，白井的回答相当明快。他发动了搜查科的同事到朝冈家的周围及上班的银行进行明查暗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邻居的太太们从未听到朝冈家有什么吵架、打骂的声音，星期日也常见他们一家人出外郊游。这个家庭可以说相当圆满。朝冈也未曾在银行上班时向同事抱怨过对妻子的不满。”

“朝冈没有外遇吗？”

“这并非没有可能，但却无任何传闻。朝冈本人每天7点按时回家，这些都是邻居太太说的。”

“……”

“噢，你还说过人寿保险吧，这点我们也调查过了。朝冈太太并未投保，倒是朝冈本人投保2000万日元，受益人是他的太太，看起来朝冈倒是挺爱他的太太的。”

“哦……”

“昨天晚上，朝冈又出去找他太太了，他找遍了附近及更远的酒吧和咖啡屋。他的耐心真令人佩服，恐怕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做吧。”

从白井的语气听得出他对朝冈完全不抱任何怀疑，但是冬木却仍然不肯罢休。

朝冈难道真得是“受害者”吗？——如果是这样，美那子不就是“加害者”吗？但对于丹野又是怎样的立场呢？除了丹野与美那子之外，还有谁知道真相呢？——想到这里，似乎又钻进了死胡同，冬木十分焦虑。

札幌分社的武藤出差到东京，来到了外信部。冬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约他出去谈谈。

今年的梅雨期不如往年的长，现在已经完全放晴了，虽然是盛夏，阳光却并不炎热，空气中还透着一丝凉意，看来今年会有个凉爽的夏天。

二人走过西银座十字路口，进到一家冷饮店。从大块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些没戴胸罩的女郎摇晃着走过去，十分惹人注意。

两人谈了一些札幌分社的事之后，冬木说：

“上次真是谢谢了，突然麻烦你，不好意思。”

不说也知道，冬木指的是让武藤在千岁飞机场等候美那子的事。

“啊，这件事很遗憾！”

武藤圆胖微红的脸孔似乎有些紧张的表情。

“我接到你的电话，立刻到出口等候，一直没看到你所说的那位女士下机，随后我又用麦克风广播，还是没看到人。”

“可能是我搞错了，那个女人大概没搭上那班飞机。”

冬木反而以轻松的口气说着。实际上，他至今仍未这么想过。根据当时的状况，冬木亲眼看见美那子进了那个检查口。

武藤眯着他的小眼睛看着冬木。

“今天早上从札幌出发时，偶然听到一件奇怪的事。”

“……？”

“上次那架飞机很奇怪。我认识的叫水谷的机组人员，他是个很风趣的男人，他说了一件近乎奇闻的事，现在在朋友之间还常常提起呢。”

“奇闻？”

“是啊……那架飞机在飞行中发生了一桩乘客失踪的怪事。这种波音727—100型的飞机，客满时是129名，那天从羽田机场出发时的确客满，但在系安全带时却发现少了一位乘客，一直到千岁机场时仍然少一人，至于从什么地方消失的仍是一个谜。”

“不过……这种事应该不可能发生吧。乘客坐满时，空中小姐应该会计算人数才对啊。”

“就是因为3位空中小姐都算过了，才觉得不对劲儿。”

“嚇……”

如果武藤提得是另一架飞机，冬木会当他在说奇闻了。但是，发生奇闻的飞机也正是美那子所搭乘的那一架，冬木就无法等闲视之了。

“你确定是6月20日晚上的班机吗？”

“是的，20点45分从东京起飞的585次班机，这个我注意了一下。今早因为时间不够，详情没问清楚，我想等一下见到水谷时再多问一些。”

“失踪的乘客是谁知道了吗？”

“是一个年轻女人吧。”

武藤回答。

一定要去调查——冬木在心里做了决定。

2

机长	大国义孝	45岁
副机长	小久保宽	30岁
机械员	水谷恭雄	37岁
空中小姐领班	田渊久子	29岁
空中小姐	菊畑敏江	28岁
空中小姐	重松三千代	23岁

6月20日新世纪航空公司585次东京飞往札幌的波音727—100型班机上的空中服务员便是以上6名。

冬木和武藤分手后，即刻拜托经常跑机场新闻、与各航空公司都很熟悉的同事三浦，要了一张上列表格，又拜托他安排冬木和3位空姐中的一位见面，希望能深入找寻一些线索。自从劫机事件频发以来，各航空公司对内部的管制均很严格，即使报社记者没有很确定的理由也无法做个人访问。不过，三浦的关系可就不同了。冬木在记者俱乐部等了大约15分钟，只见三浦笑容满面地从新世纪航空公司的接待室里走出来。

“空中小姐的领班田渊久子现在正从福冈飞回来，等一下她就可以过来了。我们到国际航线的咖啡厅坐坐吧。”

“是那位领班空中小姐，这就更理想了。”

冬木向三浦致谢。

10分钟后，冬木随着三浦，来到约定的场所。国际航线的餐厅和咖啡厅

经常是客满的，但是在大厅这一头的几排咖啡座比较安静。

在面靠窗户的一个咖啡座上，有一位留短发的少女正在眺望下方停车场，她就是田渊久子。她皮肤白皙，浓眉大眼，看起来聪明伶俐。

三浦向田渊久子介绍了冬木之后，又回记者俱乐部去了。

“百忙之中请你过来，实在太打扰了。”

“哪里，但不知有什么事？”

久子稍有不安地问道。

“呃……是这样的。据说6月20日晚你值勤的585次班机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如果可能的话，是否请你详细地说明一下。”

长期的工作经验使久子养成机警的习惯，她听了冬木的话，先是略微吃惊，继而快速地发问。

“你要记下来吗？”

“不，我并不打算记录，只是觉得很有兴趣。”

“呃。”

久子似乎颇感为难，眼皮垂了一下。如果不说的话，看来对方必不死心，考虑了一下，久子才抬起头来，看着冬木，脸上浮出苦笑。

“详细的情形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所以要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从羽田机场起飞时确实是客满的吗？我听说过中途少了一个人。”

“是啊——最初乘客上机时，我和另一位年轻的空中小姐分别站在前后门，计算乘客的数目，连婴儿正好合计130人，也就是客满，和服务台联系的数目一致。我们就立刻把门关上，大约5分钟之后离开陆地起飞……”

“什么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个人呢？”

“再过20分钟就要抵达札幌时吧。当时由于乱流接近，我们亮起系安全带的指示灯，我发现12—C靠近走道的座位是空的，当然我们也分别找过厕所及机舱，就是看不到人影。”

“唔……”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再次计算人数……那是年轻的空中小姐计算的，大人128、婴儿1人，共129人，确实少了一个。但是由于当时是在飞机上，为考虑乘客的心理，我们不便声张，就这样一直飞到千岁机场。”

虽然起初久子还吞吞吐吐，然而一旦说出来了，她就要实话实说，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比较慎重。

“起飞时总人数是否有错呢，你和另一名空姐两人都数过了吗？”

“不，不会错的，我们还和服务台联系过了。当乘客上机时，我站在前面，看到12—C的座位确实有人坐着，事后回想也是如此。不只这样，飞机起飞之后，分发毛巾时，有一位空中小姐还确实记得和12—C的客人交谈过哩。”

“唔……如果说，这位乘客确实上了飞机，等到空中小姐点完人数之后，趁着机门未关又下机了，是否会有这种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乘客一旦上了飞机，除非是突然发生急病或有其他紧急状况，否则绝对不能擅自离开飞机。在当时并无任何情况发生，而且乘客悄悄地下飞机，而我们却没注意到，实在说不过去。”

田渊久子的口气充满了自信。

“不过，”冬木仍不死心地说，“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就是空中服务

员中，例如机械员或副驾驶——除了站在前后门的两位空姐之外，4人之中有某一个人在乘客上机之前走出机外，然后混在乘客当中再回到机内，这样一来，乘客的人数不就吻合了吗？”

“这……太离谱了吧！”

久子觉得不可思议，露出碎玉般的牙齿笑着。

“如果空中服务员，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穿着制服呀。”

“所以说，也许有某种理由而改装，很容易混在乘客里面的。”

“这就难说了……不过，再怎么说不可能呀！”

“不可能？”

“是的，大约在出发前的20分钟，我们必须向服务台打出‘可以搭机’的信号，此时空中服务员必须已在机内集合，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人不在，就无法让乘客上机了。”

“但是，突然有什么急事，或者忘了什么东西，必须再下机呢？”

“不可以的，当乘客开始上机时，飞机必须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让乘客在全部上机后立刻可以起飞，所以在那个时候绝对不容许因任何事而离开飞机。如果忘了什么东西，可以请地勤人员送上来。万一空中服务员发生了紧急情况非离机不可时，该员必须中止工作，找紧急备用人员替补。”

久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可能是在想象着乘客搭机前的机内状况吧，她的语气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原来如此——飞机的出入口，也就是乘客使用的只有两个吗？”

“是的。后翼下方还有一个运送食物的小门，乘客或空中服务员若从那个门出入，很容易被看到。我们后来也查过，当晚确实没有人从那里出入。”

“这样说起来，空中服务员不可能在乘客搭机前出去，然后混在乘客中进入机内了。”

“是不可能！”

久子摇摇头。

冬木默然了，仅有的可能性也被否定了。难道完全密闭的飞机内会出现乘客消失的怪事吗？

也难怪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认为是“奇闻”。久子也是一副思索的表情，眼睛直视着远方的海面。

由于久子的时间有限，冬木不便再追问下去，但是他最后又问了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问你消失的12—C乘客是什么人呢？”

“根据我们3位空姐的记忆，很可能是一位女乘客。她戴了一副大太阳镜，穿着蓝色上衣，长发垂肩，可能是染过吧……就是这样。”

这样已经足够了。在和久子谈话之前冬木早已有预感，现在更确定了。久子所说的那个女人的特征，除了太阳镜之外，和冬木在查票口看到的美那子是一样的。

美那子确实没到札幌，但是她究竟到了何处呢？

冬木和田渊久子分手，从国际航线厅的电扶梯下楼时，还在想着这件事。在飞行中的飞机内绝对不可能有人能走出，所以为什么发生乘客消失的事，当然一定有什么“机关”，可是这个机关一时之间也没办法解开。

在这之前冬木所想的是美那子的行为，她的行为是个谜团。

美那子用真名买飞机票，而且在飞机场故意不戴太阳镜，她的企图很可

能要让某一个人认定她的确已飞往札幌。进入检票口之后，不知如何耍了一个花招，她让自己“消失”掉。可以确定的是，美那子并未搭乘那班飞机，也未到达千岁机场。

但是，她为什么要如此做呢？

当冬木踏出机场大门，迎着灿烂的阳光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灵感。

美那子说不定在当天飞往福冈吧。

福冈是美那子生长的故乡，谁也知道这件事，如果美那子离开东京，必然先到福冈去。冬木曾听玉川署的白井说，美那子的丈夫朝冈要是在东京找不到人，就要到福冈彻底搜查。

美那子为了掩饰她的福冈行而伪装成到札幌去吧，如此一来便可防止搜查她的人到福冈去，而误认为她已经到了札幌呢。

再进一步想，美那子如此做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她为什么要掩饰自己到福冈去——她在福冈市有什么秘密企图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冬木的脑子里又是一闪——美那子和丹野的死有关！但是，又怎么样呢……冬木一边走向停车场，思绪也逐渐理出具体的方向。

美那子究竟是想让谁知道她去了札幌呢？当然不是冬木，他之所以在当时出现于飞机场，只是一个偶然。

最急于寻找美那子的人，也知道美那子与福冈有关系的人……冬木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个名字。

3

美那子失踪的消息在冬木住的社区里已经逐渐成了一些家庭主妇的话题了。自认为是情报通的冬木的妻子郁子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朝冈每晚把阿勉留在家不出外找寻美那子。郁子说话时显得很同情的样子。这些太太们起初还有点怀疑，但慢慢地大家都推测美那子跟别的男人跑了，对朝冈也就更加同情了。

大约半个月没有经过美那子的家了，当冬木开着车看到她家院子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涌起一种思念的情绪。夏日的傍晚，火红的夕阳如万道金光照射着大地。在树荫下，冬木仿佛看到穿着浅紫色和服的美那子正在微笑着望着他。

有一群孩子在路边游玩，阿勉也在其中。冬木看到阿勉即下车来。阿勉骑在一辆小自行车上，正和小朋友说话，白色的开襟衬衫和半长的短裤显得略微小了一点。

阿勉也认出了冬木，他停止说话，睁着和美那子一模一样的眼睛凝视着冬木，不久又露出羞怯的微笑，把头低下来。阿勉看起来瘦了些，但上身长长了，才几天光景就有了少年的模样。

“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冬木尽量用轻松的口气问。

“很好。”

阿勉点点头。

“你爸爸好吗？”

“嗯——前几天他带我去海边玩。”

阿勉显得有点得意的样子，他白皙瘦削的脸仍然带着神经质，所以母亲

不在的寂寞感也不太明显。虽然如此，冬木还是十分可怜他。

“你游泳吗？”

冬木又问道。

“是啊，是上个星期六，已经不冷了。”

上个星期六，正是7月16日，也就是福冈的丹野被杀的日子。

“你父亲在家吗？”

冬木问阿勉。

“在。”

阿勉点点头。今天是礼拜六，朝冈应该早一点把阿勉带回家的，当然朝冈也应该在家。

就在这时，朝冈隆人沿着社区的矮墙慢慢地走过来。他穿着一件驼色的运动衫和白色短裤，瘦长的身材和清瘦的脸孔未曾改变，但是因全身晒的通红，看起来已没有前几天的憔悴样子了。

朝冈一边走着，一边喊着阿勉的名字，直到走近了才发现冬木也在。他显得有点意外，睁大眼睛看着冬木，并现出厌烦的表情。朝冈难道已怀疑自己和美那子之间的事了吗？——冬木突然这样想道。

“好久不见了。”

冬木先打招呼。

“好久不见了。”

朝冈低声回答。

“最近有没有嫂夫人的消息啊？”

冬木一边看着和小朋友并肩骑车的阿勉，一边思索着话题。朝冈也看着阿勉。

“还没有。”

朝冈摇摇头。

“你还是每天晚上出去找人吗？”

对于冬木这句话，朝冈似乎有点惊讶，他薄薄的嘴唇像苦笑般地咧了咧。

“没有每天晚上出去找人，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啊。最近听说新桥的小餐馆里有一个很像我太太的女人，我赶过去看，却是别人。”

朝冈的语气低沉，但已无前些日子在涩谷十字路口见到的那种迫切的无力感，想来大概日子久了，慢慢变成无奈了吧，或许他对自己的行为已开始感到徒劳无功而渐渐绝望，虽然如此还得尽力去寻找。

“我觉得美那子恐怕不在东京了吧。”

朝冈一边望着黄昏的远方，一边自言自语。冬木接着问：

“不在东京的话，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吗？”

冬木的目的就是想套出朝冈是否会说出美那子的一些动向，包括北海道。然而，朝冈仍然茫然地望着远处，从他的表情实在看不出任何反应。

“不知道，总之没有一点线索。”

“例如像北海道那些地方……”

冬木试探性地问

朝冈神经质地看了冬木一眼，喃喃自语地说：

“或许吧！”

接着又说：

“北海道是不可能的，她的老家福冈或许有可能，不过在福冈她已没有

任何亲戚了。”

冬木渐渐把话题移向了目标，但如果朝冈真的完全不知道美那子要飞北海道的事，那再这样深入追究也没意义。

“说到福冈这……”

冬木在想着如何问话比较妥当，脚下不知不觉地踢着小石头子。

“前几天我还为了一件公事跑到福冈去了呢……美那子结婚前住在福冈哪个地方？”

“市中心区，大濠镇，那边有一个大濠公园，风景很美，她家就在那附近，但现在已没有家了。”

“搬家了吗？”

“不……”

朝冈看了冬木一会儿，含糊地说：

“美那子的双亲很早就去世了，她由伯父母收养。伯父母没有小孩，对她很好，但他俩也在三年前相继去世，房子也卖掉了。”

“原来如此……不过双亲的坟墓应该还在福冈吧？”

“是啊，她父母葬在平尾灵园，是一个很大的墓地。”

朝冈一边回答，一边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冬木。冬木假装没有看见。

“美那子结婚前住在大濠，有没有在哪里上班？”

“没有，短期大学毕业后她补习了半年。”

“从大濠去补习的话，必须出天神吧？”

冬木说出中心区的一个地名。

“大概是吧，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只记得那个天神的十字路口有一栋很大的大厦，里面有书道、茶道、插花等补习班。”

从大濠公园前面乘电车到天神，正好贯穿福冈市的东西，丹野从西新町家到坚粕的九州钢铁公司上班正好也必须乘这一线的公共汽车，两人才会有机会在汽车中见面。

想到这里冬木不觉心跳了一下。

“恕我失礼，请问美那子的娘家姓什么？”

“娘家姓远山……”

朝冈的脸上已很明显地出现疑惑的表情：

“怎么，你有美那子的消息吗？”

朝冈提高了声调，急促地说。

“不……在福冈我们报社有一个分社，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请同事们暗中调查。”

“哦。”

朝冈一直注视着冬木，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一些什么来。冬木没有把视线移开，坦然地接受对方的注视。

“朝冈先生，你认识丹野靖久这个人吗？”

冬木突然说出这个名字，朝冈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也有点惊讶。他的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冬木并且不停地摇头。

“不认识。”

“你是否曾经从嫂夫人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呢？”

“记不起来了。”

朝冈这回倒是答得很快。

“这个人怎么了？”

“这个月的20日，丹野靖久被发现让人杀死在福冈西油山出租别墅的一个房间内。我们分社有位同事与丹野很熟，他说丹野常提起他在8年前认识的一位女朋友的事。我想这个女性朋友很可能就是美那子。”

朝冈的表情好像不了解冬木在说什么，双眉皱起来。

“这个被杀死的男人说过他和美那子的关系吗？”

“这一点不清楚。丹野所说的那名女子是否就是美那子还不能确定，不过想打听美那子的话，不妨从这儿找线索。”

“那太麻烦你了。”

朝冈轻轻点点头。自己的妻子和凶杀案件扯在一块儿，难免不太舒服。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冬木又换了一个话题。

“16日周末那天听说你们到海边去玩了？”

“是啊！”

朝冈的表情比先前柔和多了。

“我们银行在三浦半岛有栋别墅，银行有两位好朋友正好和我轮到一起休假，我们带着家人一大早就出发，怕走晚了路上太拥挤。我们三家人分乘二辆车早上6点便从东京出发，玩上一整天了哩！”

“听起来很好玩的，阿勉也很快乐。”

“是啊——说起来我也只有星期六、星期日能在家里陪阿勉。他每天只是去幼儿园，也够寂寞了，难得一个假日带他出去玩玩，也可以重温一下家庭的气氛。”

朝冈望着骑自行车的阿勉的身影，以一种像是强忍着悲伤的语气说着。

第七章 邂逅相遇

1

在福冈市的西南部有一片平缓的丘陵地带被辟为住宅区，丘陵的另一头是平尾灵园，一座一座的墓碑顺着山坡斜面整齐有致地排列着。站在墓园可以说高高在上，沿海的市街一目了然。

可能梅雨又回头了，虽是8月初，却仍然乌云密布，含有雨气的风不断吹动着山上的杂草，秋意似乎提早来临，墓园四周有着一股寂寞的寒意。

利用夜班后的两天休假，冬木悟郎再次飞往福冈。他第一个到达的地方就是平尾灵园。

冬木确信美那子故意造成飞往北海道的错觉，其实却去了正好相反方向的福冈。冬木和朝冈谈过话后，他觉得不管美那子到福冈的意图如何，必然会到双亲的坟墓看一看。表面上美那子被看成是一个“抛夫弃子的狠心女人”，但在冬木的印象中，美那子确实是个传统守旧的女性。

或许是天气不好吧，偌大的灵园内不见一个人影。

冬木默默地站立在墓石群中。他并不是想从这些墓碑当中找出远山家的墓，而是想在这里搜寻美那子留下的痕迹。

墓旁有石板做成的阶梯，拾级而上，凉风拂过冬木的脸，他越发相信不多久前美那子必然来过这里。这一瞬间，他对美那子的疑惑和不信任感完全消失，就像在鹤沼海岸并肩看海的时候一样，冬木感到美那子就在自己身旁。从“美那子双亲的坟墓”，使他联想到美那子的少女时代。那时美那子是什么样冬木并未见过，但是清澄的大眼、窈窕的身材、纯真的脸孔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冬木眼前，而且这个少女仿佛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

冬木想起了一位法国的小说家曾经说过，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时，他会爱屋及乌地也去爱对方的少年时代，冬木此时正是这种情怀。

阶梯尽头有一片草坪，草坪中央盖了一座类似亭子的房子，走近一看，原来是墓园的管理事务所。在大门口陈列了花和线香。

虽然不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冬木仍然想找到什么。

有一位中年女士坐在办公桌后面。冬木拿出美那子的照片递给她。

这张照片是向玉川署白井科长借来的。

“请问一下，6月20日左右是否看到这位女士来过这儿？”

这个中年妇女拿着照片仔细地瞧着。这座墓园有着这么多的坟，来往的人必然很多，而且是个把月以前的事，对方恐怕也记不得了，冬木觉得自己要白跑一趟了。

然而，中年女士想了一会儿，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我想起来了，的确来过，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

“真的来过？”

冬木忍不住叫起来。

“是来扫墓的？”

“扫墓，没错，她来这边买了花和香，然后走出去，突然身体不太舒服的样子，又连忙坐在那把椅子上。”

这个女士指着大门边放置的一把椅子，因此，她才对美那子印象特别深刻。

“她一个人来的吗？”

“是的。”

“有没有说什么？”

“她稍微休息一下显得好多了，然后她说要去扫墓，还说福冈好热。”

“她有没有说要去哪里，或者说了什么别的没有？”

冬木着急的表情似乎使这个女士吓了一跳。

“这个……好像没有……”

“那一天是6月几日？你记得起来吗？”

“我想想看……”

女士看着墙上的日历，嘴里喃喃念着：

“6月15日之前我去鹿儿岛旅行，15日回来

过了一會兒，女士把视线转向冬木：

“准确的日期是哪一天我想不起来了，但肯定是6月20日左右，21或22日吧。”

“她穿什么衣服？是和服吗？”

“是的，蓝色的和服，所以她的脸色看起来特别苍白。”

这个女士又想起了美那子提着一只小型的黑色皮箱，看起来有点疲倦的样子。

冬木赠了礼物，走出了事务所。

美那子的确到福冈来了！

有种兴奋的感觉涌出冬木的心胸，他觉得有点头晕。

冬木去越南的前两天与美那子在鹤沼话别，美那子的背影鲜明地浮现在眼前。这以后他确定在东京机场又看到了美那子，她是经过刻意伪装的。穿着蓝色和服出现在双亲坟前的美那子才是冬木记忆中的美那子。

美那子从朝冈家出走是6月3日夜晩，冬木在机场见到她是6月20日，这之间的17天，她到底在哪里度过的，冬木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是否如朝冈所推测的，在东京某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生活，或者是过着冬木完全想象不到的生活？

虽然6月20日看到的美那子是乘开往札幌的飞机，但是她确实来到福冈。6月3日至20日之间必然有什么事令美那子非要到福冈来不可。

在灵园管理事务所和那位中年女士谈过之后，冬木更确信自己的判断。美那子出现在墓地是六月二十一二日左右，当时她说的“福冈好热”这句话点出了她刚从别的地方来到福冈。

假如6月20日美那子伪装北海道之行后，立刻或于第二天早晨改乘飞机向反方向的福冈飞去，到达福冈后不久即来到平尾灵园，这之后她又去哪里呢？

丹野靖久在望乡庄订下15号房是6月25日的事。假定丹野的这间房是为美那子订的，持有该房间钥匙而出入的女性即为美那子。（冬木没有把美那子的照片拿给望乡庄管理员须藤看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须藤说他每次看到那个女人都相距很远，只是大略看一眼而已，而且脸上又戴了一副墨镜，要确认美那子是否就是那个女人不太可能；第二，如果他去找须藤，美那子的事迟早会被警方知道的。）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6月20日至6月25日之间的5天里，美那子在哪里又是一个谜。

冬木想象着这 5 日间丹野和美那子在一起共叙旧情，8 年不见了，总有许多话要说。如果丹野预先邀请美那子来福冈，那么在美那子未来之前就应该预先订好房间才是，因为在丹野家里也没有类似美那子的人出现的形迹。

那么，丹野和美那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再见面呢？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美那子自己打电话和丹野联系，并且见面。

第二种方法是美那子先和丹野认识的某一个人物联系，之后再等待着和丹野接触。

冬木之所以会想到第二种方法，是因为美那子的伪装北海道之行所引起。美那子费那么大的手脚把自己装扮一番就是要隐藏她去福冈的意图，这种意图可能与杀丹野有关。但是，杀害丹野的凶手极可能是个男人，所以丹野与美那子之间可能有第三者存在。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冬木都没办法去查，因为他们的会面恐怕是在极度秘密之下进行的。

不过，冬木还想到一个可能，那就是美那子完全是无辜的，她的伪装北海道之行的意图和丹野毫无关系，她只是想独自一人回到故乡福冈生活，在此过程中偶然和丹野邂逅相遇，然后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是这种情况，两人结合的头绪就比较容易找出来了，因为两人如无计划的话，当初必然不会避人耳目，反而是在人多而热闹的场所。如果能找出这个头绪，便可以找出存在于二人间的第三者，也能进一步掌握美那子这以后的行踪了。

冬木选择了第三种可能性，这对他来说有一种赌博的性质，说不定从这个方向可以找到线索，但同时也符合他的希望，他希望美那子离家出走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她事先并未和丹野联系，更不可能去谋害丹野，她之所以到福冈来，只是想在福冈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朝冈说过美那子在福冈没有任何亲戚。没有亲戚总该有朋友吧，但是听朝冈的口气，好像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朋友。

如果无人可以依靠，她又如何谋生呢？

冬木此时也不能不同意朝冈的想法了，一个毫无谋生能力的女子，最容易的方法自然就是出卖色相，例如在酒廊或餐厅工作，换得三餐温饱是绝对没问题的。

走出灵园后，冬木在一家小咖啡店打电话到 SBC 制作部，丹野怜子一直都没有出门，因为冬木一早来到福冈时便已先打过电话通知她了。

听到冬木的声音，怜子立刻问：

“你现在在哪里？”

冬木告诉她地点，并且问她丹野靖久生前经常去哪些地方应酬。怜子说：

“我也不太清楚……我打电话问公司，你过 15 分钟再打来好了。”

2

冬木从怜子那里抄了 4 个丹野常去的地方名，有“水城”餐厅、“黑蔷薇”酒吧、“小百合”酒吧以及“世界”俱乐部。丹野的酒量很大，但是他喜欢自己在家独饮，很少单独一人到酒吧去，所以这 4 个地方也是他应酬时才去的。

冬木决定逐家调查。

下午6点，这些地方都已开始营业，到8点时，冬木已跑完“水城”、“黑蔷薇”、“小百合”三家，都没有收获。所谓的没有收获并不是美那子绝对没出入过，只是这种地方实在很复杂，来往的人很多，店里的人无法做肯定的答复。冬木也知道这样的调查颇为困难。

“水城”餐厅比较小，没什么问题，女领班看了美那子的照片就斩钉截铁地表示6月20日左右没看到类似的女人来。看情形也是真的如此，并没有什么隐情。

“黑蔷薇”酒吧可就不同了，店面宽敞，在里面工作的女人极多，女服务员的流动率很高，就是领班也不会记得她手下每个人是什么样的脸孔，更何况美那子只做了四五天呢。

年轻的领班拿着美那子的照片左瞧右瞧，带得很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说：

“我们这个店光是服务员恐怕不下200个，流动率很高，做三天二天就离开的一点也不稀奇，所以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她究竟有没有来过。”

冬木没办法只好走进店中，希望能问出其他女服务员是否有人记得。

不过这个方法也不理想，冬木在店里问了几个人都没印象。女服务员走来走去都显得很忙，他不可能一一地问过。30分钟之后，冬木失望地离开“黑蔷薇”。

“小百合”的规模比“黑蔷薇”更大，店面装饰的豪华极了，光是女服务员，便有400人之多，领班也讲不出什么头绪来。

冬木也进到店里试着问其他女服务员，这些女服务员轮流传阅美那子的照片，有的人说：

“好漂亮的女人。”

有的人却评头论足起来，什么结婚运如何啦，情人运如何啦，财运如何啦，还有人讲起黄色笑话。

走出“小百合”，冬木觉得非常疲倦。福冈市最热闹繁华的中洲日落之后，空气显得格外热。街上的霓虹灯闪闪发光，照耀在那珂川的水面上，一片美丽的景色。福冈市以那珂川为界，东边称为“博多”，西边是“福冈”。

冬木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那珂川桥，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毫无要领，或者根本就走岔了路。美那子确实已到福冈来，而且多半和丹野联系上了。但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也只有用这个方法了。

这时候他不禁想起朝冈来。朝冈在美那子失踪以后每天晚上在东京各处来回地寻找，失踪的是他的妻子，他必然找得更勤。最近电视上演出一个节目，男主角的遭遇类似朝冈。为了寻找妻子，他跑遍了大街小巷。这些灯红酒绿的欢乐场所难道就真的那么有吸引女人去的魔力吗？这些女人为何心甘情愿地抛下家庭，跑到那里去呢？

然而，冬木现在也不得到这种地方来找美那子，因为他假设丹野和美那子是在偶然的情形下相逢。为了这个假设，冬木必须到丹野常去的地方寻找，反正也只剩下“世界”一家了，再没有线索也只好放弃。

“世界”俱乐部在那珂川沿岸，高耸的建筑同样是豪华的装潢，侧面墙壁上贴着“征求女服务员，高薪，供膳宿”的红纸条。美那子说不定也看到这张纸条了吧，冬木为美那子改变形象而愤怒。

冬木照例在服务台要求见经理。服务台男服务员说：

“经理出去了，要过一个钟头才回来。”

冬木自行进到里面。这间俱乐部的规模比先前两家小多了，灯光很暗，每一张桌子上都点了红蜡烛，有一个中年男歌手站在钢琴旁边唱歌。

有一个男服务员领冬木坐在靠墙的座位，不久便来了3个女郎坐在冬木旁边。这些女郎和酒吧小姐都差不多。

冬木要了一瓶酒，女郎频频劝饮。过了一会儿，冬木把美那子的照片拿出来给3人看，这一次他并没有抱很大的期望。

“大概是6月20日左右吧，这位小姐有没有来这里上班？”

3个人的视线一起落在照片上。年纪比较大、穿着和服的女郎仔细瞧了瞧，抬起头来说：

“好像是绿子小姐吧？”

“是呀，是绿子小姐。”

其他两人同声附和。

“她在这边上班吗？”

冬木急切地问道。

“是啊，不过只做了四五天就辞职了。”

“为什么辞职，你记得吗？”

“这个……”

“大概因为她不适合这种场所吧。”

“是呀！”

其中一位穿着低口西服，胸部很暴露也很丰满的女郎噘着嘴儿说：

“做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顺着客人，光靠一张漂亮的脸是没有用的。”
这个女人尖嗓子，一边说话还一边骚首弄姿。

“如果客人不满意，那就只好辞职了……”

冬木用鼓励的眼光希望她再说下去。

“那天我也在，事情的经过我看到了。客人只是摸了绿子一下，她就紧张地大叫起来。她这样一叫，客人的眼镜惊得掉了下来，场面很尴尬，客人喝了一点酒，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才好……这时幸好有一位丹野先生出来解围，是丹野先生吧？”

年轻女郎看着她的同事，征求她们的同意。

“丹野先生当时也是客人吗？”

“是的……这个人最近死了。”

年轻女郎的语气突然变低，眼睑也垂了下来。

“丹野先生就是丹野钢材的董事长吧，我认识他。”

“是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3个女人开始谈论起丹野这个人。根据她们的印象，丹野请久这人四方脸，表情严肃，沉默寡言，虽没有女人缘，但有时候说话却很幽默，而且在异性关系方面非常的单纯。他对人很诚恳，不摆架子，所以女服务员对他都很有好感。丹野大概每个月要来一二次，并没有特别中意的女郎，他都是为应酬而来。

“绿子小姐所得罪的男人是和丹野一起来的客人吗？”

冬木又开始刨根问底了。

“当时丹野先生在隔壁桌，听到绿子小姐这边发生纠纷赶紧跑过来看，并且替他们解了围，也真亏了丹野！”

“原来如此。——丹野当时和公司的谁一起来的？”

“总务先生，是仓桥吗？”

“是的，就是仓桥先生。”

仓桥——仓桥满男，丹野怜子的未婚夫，也可以说是丹野的左右手。冬木在望乡庄发现丹野的尸体时，仓桥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由于是怜子的未婚夫，冬木虽然只见过一次，却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仓桥的身材颇长，看起来精明能干，很有男性的魅力。

“公司方面只有仓桥一个人吗？”

女郎大概没想到冬木会问这么详细，有点踌躇。

“其他客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不太清楚。”

“绿子小姐当晚就辞职了吗？”

“第二天她就没来了。”

年轻小姐回答。

“她在这儿做了多久？”

“6月下旬来的，大概四五天吧。”

“是这样……”

又是短暂的沉默。年纪大一点的女郎，挑着咖啡色的眉毛，郑重其事地说：

“这个女人第一天来到这里，我就对她说她不适合这种地方，像她这样的美人，应该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在他的怀抱中生活才是幸福的。”

冬木觉得这句话好熟，原来玉川署的白井科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恐怕这也是大部分干这一行的女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梦想吧。美那子无意间邂逅了8年不见的丹野。丹野过去就一直深爱着她，此次相见当然义不容辞地带美那子到山上的套房安顿下来好好保护她。果真如此，是美那子的幸运，但是，他们反而又踏入了另一个悲剧之中……

冬木虽然不胜感慨，但是，丹野靖久和朝冈美那子邂逅相遇时，仓桥满男也在现场这个事实却深深地吸引冬木。

第八章 迟迟下手的原因

1

8月3日夜间9点。

搜查会议虽然结束了，但西福冈署搜查科室内却仍然笼罩着沉重的空气。微黄的日光灯照出了室内弥漫的烟雾。没有风的夏夜，即使打开窗户也显得闷热。

凝结的空气就像案情胶着一般，令人发闷。

丹野靖久的尸体被发现至今，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期间被害人丹野的交往情形已被查清，可疑的凶手二三名，但是哪一个是真凶却缺乏直接而肯定的证据，所以这几天案情的调查仍在原地踏步。

可疑的嫌犯是郡司祥平和仓桥满男，也有人认为丹野怜子也与这件事情有关。当然，这样的推断也并非没有理由。

首先是郡司祥平——

事件发生的二日后，仓桥本人亲自前往搜查本部，说明丹野的“失踪”原因。原来郡司请求丹野支票背书，丹野无法正面拒绝，只好隐匿起来，等到九州钢铁事情明朗后才出面。

在这之后，搜查官当然立刻查访郡司，追问之下，郡司承认了他要求丹野背书的事实，但尚未得到丹野的回答，丹野就失踪了。郡司从不认为丹野的失踪和支票背书有任何关联，也因此他对丹野的失踪显得漠不关心。郡司所请求的支票背书人并非只有丹野一个，所以他也不急着去找丹野人在哪里，更没听说过望乡庄这个地方了。

并且，郡司解释前几日未对刑警说明曾请求丹野背书保证的事情，是因为丹野过去曾是自己的手下，他觉得事情张扬开来可能损及自己的颜面，所以不愿提起。

但是这也有可能是郡司自己的辩解。事实可能是，郡司自丹野失踪后便已知原因，而且到处找寻他，最后在望乡庄15号房间找到，两人发生争执，失手杀死丹野，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再者，郡司没有7月16日不在现场的证明。如果说是这样的动机下杀人，郡司应该是最大的嫌疑犯。

嫌疑归嫌疑，搜查本部却无法采取逮捕郡司的行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直接证据可以证明郡司就是凶手。

第一，郡司没有出现在望乡庄15号房间的证据。当时他本人已面临破产前的重要关头，当然没有亲自去找丹野的道理，但也查不出他有托人去找寻的线索。

第二，郡司虽没有不在现场证明，但发生案件的16号早晨，也没有他出入望乡庄的线索。望乡庄的其他人当天早上没有看见过郡司其人，望乡庄的登山口，西侧福江商店及东侧西里住宅区都没有目击者。西侧人烟稀少，但东侧是新兴住宅区，超级市场及商店颇多，早晚上下班的人也不少，因此凶手若从东侧出入望乡庄，不易引人注目，对警方的搜查行动也不利。

现场15号房间内未发现郡司的指纹，做为凶器使用的青铜烟灰缸上也取不到任何指纹，很可能是凶手非常小心，在擦拭指纹之后逃逸。从室内各处采到的几个指纹包括丹野本人的在内，对照结果和丹野身边的人物的指纹并

不一致，推断是过去的房客留下来的。

另一个断定凶手为郡司的重要原因是有关女人的问题。

案情发生的当天早上，现场 15 号房间曾走出一个年轻女子，这个女人被认为与 6 月 25 日至 7 月 9 日在丹野住进来之前出入于该房间的女人为同一人，这个女人与案件有关的可能性极大。

从仓桥的证言和电话得知，这个女人可能见过凶手的面孔，行凶后她也不见了，由此可断定她把丹野的房门钥匙在行凶前交给了凶手。

然而在郡司身边却找不到这个女人。要找到这个女人实在如海底捞针，太困难了，所以搜查工作仍在原地踏步。

在被害人丹野靖久周围一点也找不到这个女人的蛛丝马迹。

搜查总部首先把目标集中在丹野的秘书高见百合枝身上，调查结果只得到一个传闻：丹野和百合枝的关系不止董事长和秘书的关系，这是丹野钢材内部一个公开的秘密。丹野为单身汉，而百合枝又是一个很懂得取悦男人的女人，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散步，传闻自然散播开来。丹野一向无视这些流言，而百合枝既不承认也不做正面的否定。

不过当警察查问百合枝时，她却一口否定。她说她很尊敬董事长，而自己也很有名，在只有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丹野从不去碰她一下，百合枝自己也不敢这样多想。她虽然也听过传闻，但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她也只好保持沉默。

不管百合枝所说的是真是假，如果硬说她是那个关键性的女人，实在很勉强。

7 月 16 日早上，百合枝并没有不在现场证明。15 日、16 日两天，百合枝是生理休假日，但因董事长突然失踪而取消了休假，这两天下午都在上班。百合枝来自大分县的农家，她到福冈来做事，寄居于丹野钢材公司东面室见川沿岸的亲戚家。16 日上午她在自己房间休息。家里人在吃中饭时看到的百合枝，但 16 日上午她确实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6 月 25 日到 7 月 9 日之间，须藤曾二次见到的女性并非百合枝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期间正值月底至月初，是丹野钢材最忙的时期，白天百合枝几乎不能外出，都留在公司处理事情，这一点公司同事均做了证明。

为了谨慎起见，办案人员把百合枝的照片拿给须藤及 10 号房间房客小泉悠子看，因二人所目击的女人都戴帽子和墨镜把脸遮住了，所以无法断定。小泉悠子觉得有点儿像，但又不能确定。

关键的女人既然不是高见百合枝，搜查总部便把注意力投在其他与丹野来往较密切的女人身上。

主要以丹野生前常去的酒吧和餐厅为中心，也就是女服务员、陪酒女郎之类的女人，但是这方面的收获并不大。3 位与丹野有关系的女人都只是一时性的性对象而已，并未和丹野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女人 16 日那天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如此一来，丹野能够放心把房间钥匙交给她的对象也只有妹妹怜子了。这也就是怜子为什么被认为与凶杀案件有关联的理由。进一步讲，怜子是他的妹妹，她出入于望乡庄必然不是男欢女爱之事，而是有其他的理由。

须藤见到该女子的时间和小泉悠子见到女郎的时间，怜子都未能提出不在现场的证明，这一点怜子的情况比百合枝更不利。怜子在电视台制作部上班的时间并不固定，平常在白天外出的情形很普通。怜子虽然说她在尸体发

现之前不知道望乡庄这个地方，但是很难证明这之前她的确未曾去过该地。

办案人员也把怜子的照片拿给小泉悠子看，须藤已直接见过她本人。但结果须藤说“很相似”，小泉悠子却摇头不肯说话。

据中川圭吾的看法，他对怜子抱着某种怀疑，这是因为从最早她向中川提起丹野失踪的事情到望乡庄发现尸体之间，怜子的态度有明显地转变。

7月13日，第一次拜访中川的怜子，只说明了其兄失踪5天的事情，并未露出焦虑的神态，对中川所提的搜查显出犹豫的神情。18日早晨，怜子却又急切地要求公开搜查，20日更挺身上电视，亲自要求全国民众帮忙寻找丹野。

13日至18日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促使怜子的态度发生了突变。不说也知道，丹野是16日早上被杀害的，这个事实与怜子态度的转变是否有关呢？另有一件事，同样是16日，九州钢铁宣布破产。中川发现了这一点后，曾独自一人到福冈城附近一处闲静住宅拜访了丹野怜子。

对于中川所询问的怜子态度突变的理由，怜子率直而断然地说：

“我是有理由的——电视播出只是赌气而已。”

“赌气？”

“是的，托电视节目的播出，我才能得到消息，找到了事情的开端。事实上我对电视并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我只是想，我上电视的事即使哥哥没看见，也会有人告诉他，他是个爱面子的人，这样一来他就会出现了。”

“你还是相信丹野隐匿起来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愿？”

“虽然相信但信心不大，我还是很担心的，所以才会找您商量……但是，有一件事已经了结了，哥哥总不回来，我就紧张了。我要是上电视，哥哥为了面子必会赶回来，如果他还不回来必然出事了——这就是我的目的。”

在自己家里而没有化妆的怜子的脸上仍残留着中川记忆中少女时代的面影。但是，也许因职业的关系吧，怜子不管任何时候说话都是快速而有条有理的。

“你所指的某一件事了结了，是指九州钢铁破产的事吗？”

“是的……”

“那么，令兄失踪的理由你知道吗？”

“确切的原因虽然不知道……但以我的推测也略知一二。”

“你听仓桥说的吗？”

“没有，没有人告诉我。”

听到仓桥的名字，怜子的眸中略略出现了一些阴影。

“6月中旬时，哥哥曾因郡司先生不义而十分烦恼，他曾向我提起过这件事。这之后九州钢铁的营运状况更糟，我能想象哥哥为了不做正面拒绝必然一走了之，所以九州钢铁既已宣布破产，哥哥就没有理由不回来了。”怜子咬着双唇说道。

“原来如此，也因此你才有如此大的变化。”

中川的语调越来越柔和了。

“你想利用自己上电视直接或间接与令兄联系，而且还可以找出联系人是谁吧。”

怜子抬起头，双眸的阴影更深了。

“仓桥先生说15日晚上接到电话才知道丹野先生失踪的理由及隐匿的地方，我想恐怕他老早就知道了吧？”

“也许吧！”

怜子似乎泫然欲泣。

“哥哥大部分的事情都和他商量……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

怜子的头再也没抬起来。

既是这样，中川也就不便再逗留。

怜子送中川到大门。中川再度浏览了怜子的房间，小巧精致而整洁，客厅插了一盆粉红色康乃馨，配上奶油色的窗帘与家饰，散发着一股优雅的气息。这个地方和丹野所住的地方形成很大的对比。

“你为什么不和令兄住在一起呢？你们兄妹相依为命，感情应该更好才是。如果你陪在令兄身边，他会过得比较愉快。”

怜子睁大眼睛看着中川，似是欲言又止。

“3年前你从西新町的家中搬出来是否有什么苦衷？”

“没有。”

怜子低声回答。

怜子摇摇头，眼泪慢慢地渗了出来。

2

凝视着一屋子的烟雾，中川还在想怜子的眼泪。这时候，宗像科长明快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至少有3个人知道丹野失踪的理由，此外还有什么事是已经明朗化的？”

宗像科长严肃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冷静的目光透过眼镜看起来有点冷峻，但也为人和气，就是遇到再复杂的案件，也不会显出焦急的表情。中川组长、小田切部长、飞田刑警、香月刑警都面向着宗像，等待着继续讨论。大约80位搜查人员开完会议后，县警广池科长等人率先离去，宗像科长要求他们四人再留一会儿。

“郡司祥平、仓桥满男、丹野怜子这3人都大致知道丹野失踪的原因。如果有人从丹野口中查出隐匿地点，乘机下手杀掉他是十分可能的。”

“我以为仓桥应该是最早知道的人。”

飞田倾着上身，急切地说道。大学刚毕业自称是“逻辑”派的飞田，案发之时即对仓桥抱有反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虽然刑警也是人，但是在办案时绝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动以感情，否则侦查的方向必会发生偏差。

“仓桥不仅知道原因，而且很可能还劝过丹野拒绝郡司的请求。从丹野靖久的性格及他过去和郡司的关系来推想，丹野本人也许会接受郡司的要求，但是因为仓桥强烈反对，丹野不得不用躲避的方式”

飞田虽然有点感情用事，但中川也同意他的推论。而郡司也察觉了丹野钢材的用心，上次拜访郡司时，他不也一直说仓桥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吗？

“仓桥竭力怂恿丹野失踪，然后再利用机会杀掉丹野。”

“然后呢？”

宗像问道。

“那个女人很有可能是怜子。”

小田切部长双眼直视天花板，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飞田转过身来朝着小田切说：

“怜子早就知道仓桥的心思，所以她假装是要照顾丹野而频频出入那个房间，但还是没能阻挡仓桥的行凶。须藤所看到的女人，自7月9日丹野住进以后说不定还出现过，只是他没看到罢了。”

“但是，那个女人16号早上为什么要去15号房间呢？”

小田切仍然盯着天花板。

“这也就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飞田灼热的眼睛又转向窗外。

“不过仓桥有不在现场证明，如果怀疑他，首先必须使他的不在现场证明失效才行。”

宗像迅速地看了看每一个人的脸，重新点了一根烟，屋里又再度陷入沉默中。

“我也觉得仓桥很可疑，除了不在现场证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一直保持缄默的中川，沉稳地说出了这句话。大家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他身上。

“仓桥说服丹野离开公司而藏匿在山上，并利用这个机会杀了丹野，如果真是这样，他可是太沉得住气了。”

“你说是他动手太迟了吗？”

宗像的反应很快。

“是的，九州钢铁会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旦宣布了，丹野自然就会回家。如果早几天公布，丹野却没回来，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到处找寻他，因此仓桥不可能在丹野一住进望乡庄时就把他杀掉。丹野失踪是7月9日，16日被杀，同一天九州钢铁宣布破产，这样看起来，仓桥做案是即冷静又细心。”

“7月15日晚上丹野打电话来之前，仓桥早知道他的隐匿处了。”

最年轻的香月刑警，肤色白皙，他说话时脸上泛出红润。他对工作十分热心，但是因年轻经验不多，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

“还有一点，如果仓桥是早就想动手，那就可能是一直没有机会吧。”

小田切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揉搓着他那稀疏的额顶。

“不过条件不都是一样的吗？”

香月说。

“不，大不相同。丹野在住进15号房间的第3天，隔壁16号房间也有人住进来了，他就是那个乡土史研究家森肋真二郎。他每天总要和丹野闲谈一阵子。仓桥要是错过了丹野住进去的前两天，就一直要等到15日以后才能下手了。”

“哦……”

香月很有同感的样子。宗像又说：

“森肋并非一整天都在注意丹野的动向，他是个作家，傍晚睡觉，零点起来工作，而丹野和他闲谈总是在下午二三点钟的时候。再说，那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有防音装置，几乎听不到隔壁的声音。如果仓桥有计划行凶的话，他一定会等待每一个机会，即使森肋住在隔壁也可以挑他不会发现的时间下手啊。”“唔……”小田切沉思着说。

宗像换了一个姿势，交叉着双手。

“仓桥是否还有其他理由延迟动手呢？”

飞田好像认定了仓桥就是凶手一样。

众人又陷入了苦思之中。

就飞田所说的“理由”考虑，中川起初认定仓桥的不在现场证明是假的，是故意做出不在现场的样子。但是，16日早上6点起，仓桥就和田久保建设公司董事长在一起，另有4人也证明仓桥整天都没有离开过，那么他的不在现场证明又是确实而不可动摇的了。又如打电话之事，旅馆及电信局均有记录可查。

要把仓桥列为凶手是很勉强的，如果这样还再继续讨论，时间就白白浪费掉了。

宗像再度打破沉默。

“相反，如果在15日以前动手，情况又会成什么样呢？”

“尸体一定会被提早发现吧。”

香月认真地回答。中川对他的态度不禁苦笑起来，但一转念，又忍住了，他这句话其实也并不可笑。16日早晨被杀的丹野的尸体，20日下午被发现。如果丹野在14日或15日被杀，尸体真得会“提早”被发现吗？——也许会吧，但并非“当然”之事。理由是，如果15日上午11点森肋离开16号房间以前丹野被杀的话，森肋必然会觉得奇怪，也因此丹野的案件第二天就会被发现。

想到这里，中川又有了新的看法。

凶手真的一天一天在等待下手的机会吗？

他确实考虑到第二天尸体被发现后的麻烦吗？如果真的如此，他必然会等到森肋离开之后才下手。

望乡庄是一个非常寂静的场所，前来租房的人都是图清静不愿被打扰的，所以房客之间极少往来，像森肋和丹野这样亲密来往的例子还不多见。管理员三四天来一次，对于每一位房客也从不仔细注意。

所以，15号房间的丹野被杀，即使邻室的森肋还在，也不容易发现。

另一方面，丹野本人就是要藏匿的，不愿被他人知道，恐怕知道他在“望乡庄15号房间”的也只有凶手，人们也因此才会迟迟未能发现丹野的尸体。

说不定这也是凶手选择望乡庄做为杀人现场的原因吧。

然而，尸体晚一点被发现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倒有一个答案。人死后若经过48小时以上，从尸体外部或解剖内脏都很难推定死亡的正确时刻，必须从现场资料及其线索才能找出正确的死亡时间。

丹野的案件也是如此。芹泽法医从现场的验尸与奥村教授解剖尸体共同勘定死亡时间为7月14日上午10点到7月16日中午之间，再从现场状态及一些人所作的证词，进一步推定死亡日期为16日上午8点至12点之间约4个小时的时间，但这并非科学验证。

中川迅速地回想一遍这个经过，突然心里升起一股怒意，他看出了凶手的意图，而且这个意图事先预测了警方搜查的顺序，也可以说是向警方挑战。

凶手做案的时间被判断为上午8点至中午之间的关键是什么呢？

16日的晨报已被带进房内，而16日的晚报至尸体被发现的20日以前的报纸都夹在大门上。同样的，16日早上送的牛奶已被喝完，空瓶放到了洗碗池里，17日以后的牛奶则原封未动。其次，15号房间斜对面的11号房间住户在16日上午7点左右曾看到15号房间的窗帘拉开，有人影走动。

从这3点加上仓桥的电话已足够证明凶手在16日早上做案。

然而——再进一步推敲，电话的问题暂不去管，决定最初作案时间的 3 件线索，其实是可以伪造的，例如 16 日晨报说不定不是丹野拿进去的。

中川的脑子里反射性地浮现出 16 日早上从 15 号房间走出来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事件发生的当天早上她仍出现在 15 号房间呢？这是一个谜，或许她就是为了制造丹野 16 日早上仍然活着的假象而来的。

假设丹野在 16 号早晨以前已经被杀了，那个女人在 16 号早上秘密潜入 15 号房间，上午 7 点和丹野往常一样打开窗帘，并穿上丹野的睡衣，以防万一被他人看见。果然 11 号房间的房客偶然看见了窗帘打开的情形。8 点时她把夹在门缝的晨报取下放在床上枕头边。同样，她把牛奶拿进厨房内倒掉，空瓶放在洗碗池里。这个女人在做这些事情时恐怕心里非常害怕，到了 9 点 50 分立刻把窗帘放下，快速离开（11 号房间的房客在下午 4 点左右看到 15 号房间的窗帘已放下，但不知什么时候放下的）。

中川觉得自己的推理颇为合理，便说了出来。

众人屏息静听。等中川说完话，冷静的宗像科长双目中泛起了兴奋的神色，他立刻对香月说：

“你跑一趟鉴定科，跟科长要一份解剖鉴定书来。”

尸体解剖的结果，虽然法医已口头报告过，但仍需提出一份正式的鉴定书，至迟半个月或一个月要交出。丹野这个案子，鉴定书早在两天前便已送到鉴定科了。

不多久，香月刑警带着鉴定科的梨本回来了。梨本把鉴定书交给宗像。梨本在鉴定科任职才四年多。

宗像首先找出记录胃的地方。

“米饭饭粒表面破裂并已变软，蕃茄、鱼糕、菜叶仍有形状，食物大约 100 克，从消化的状态来看，死亡时间约在饭后 2 小时左右，没有出血。”

宗像念出了鉴定书上的记载事项。死亡时间推定在饭后 2 小时，这已在解剖之后即由口头报告过了。平时丹野在家里用早餐的时间为早上 8 点前后，16 日早晨，他在 8 点左右把晨报拿进寝室内看完，大约在 8 点半左右用早餐，经过 2 小时之后即 10 点半被杀，这是开始时的推测。仓桥说他 10 点左右打过电话但占线，10 点半时又变为“没人接”，这 30 分钟内丹野发生事情，这样的推测便大致吻合。

“没有写牛奶的事。”

宗像提出问题。

“牛奶和晨报同样于 8 点左右送到，大概是早餐前后喝的吧。所以胃的残留物中不含牛奶可是一件怪事。”

“这一点，我们起初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听教授说——”

梨木没听到中川的推理所以语气仍然轻松。

“消化的速度每个人都不同，尤其像牛奶是流质，通过胃肠的时间很快，但多少仍有白色凝固物残留在胃中才对。丹野的胃中找不到牛奶的残留物，很可能是在吃饭以前老早就喝的。”

“唔。”

宗像慢慢地点头。

“也就是说，无法断定喝牛奶或没有喝牛奶。”

“是这样吧。”

“我看根本没有喝牛奶吧。”

飞田急急地说。

“那个女人是同犯，她把牛奶倒掉了。不论尸体腐败的情形如何，胃中必然有某种状态的保留，可以查出吃什么食物和死亡时间。”

“嗯……”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但这一次的沉默已没有先前那么苦闷，大家又重新展开新的推理，房间里也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行凶的时间如果因伪造而被误认的话……”

小田切又瞪着天花板自言自语。

“伪装犯案的时间很明显地就是要掩饰不在现场的证据，这样才能取得不在现场证明。”

“仓桥的疑点越来越大了……”

飞田恨不得仓桥就是凶手。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电话为什么会在占线呢？”

“10点左右有人在讲话，也就是说15号房间当时有人在，很可能就是那个女人吧……”

“这是一种掩饰，为了加强16日早上做案的印象，并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现场证明而做的一种掩饰。”

这种掩饰一旦被看穿，难关就只剩下一个了。中川内心也和飞田是同样的想法，凶手为仓桥，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同犯。

那个女人是谁呢？

是不是怜子？

当然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她是仓桥满男的未婚妻，同时也是最能接近丹野的人。再者，须藤二三夫、小泉悠子两人看到那女人的时刻，怜子均没有明确的不在现场证明。前天中川深夜拜访怜子之际，怜子曾经吐露对仓桥不利的言语，恐怕是企图掩饰她与仓桥的同犯关系吧。

然而中川内心却情愿这个推论是错误的。怜子是中川的同学的妹妹，至今仍留有少女时代的纯情，再怎么样她也不至于杀害自己的亲哥哥吧。这也许是中川个人的感情在作祟。就在这样的徘徊之间，中川又有了另一种想法。

仓桥除了怜子之外可能还有别的女人吗？——又是灵机一动，连中川自己也颇感意外。

第九章 线索

1

虽然只是在望乡庄看到过仓桥满男一次，但冬木对这个人的印象却非常深刻。那是一个冷静而富有行动能力的人。冬木想到丹野和美那子重逢之时仓桥也在场，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感。

走出中洲的“世界”俱乐部，沿着河边漫步，冬木仿佛无视周围的喧哗，一心一意地想着那些可疑的事情。

美那子于6月20日以后的一周里在“世界”俱乐部上班是肯定的。据其他女服务员说，美那子并不适合那种工作，这也是冬木早就预料到的。但是也正因为在那里上班才能与分别8年的丹野再度见面，是美那子和客人发生纠纷引起了丹野的注意。

丹野在当天晚上便劝美那子辞职，第二天便到望乡庄订下15号房间，让美那子暂时住在那里。

这件事情的经过，仓桥多少应该知道一点。

美那子住进15号房间以后，恐怕丹野从未去看过她。

7月9日，丹野可能因某种事情而到望乡庄去，美那子也从那时起便消失了。然后，丹野自己的尸体被人发现在15号房间内，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冬木不知不觉地开始推想，显然很伤脑筋。

假定美那子也参加杀害丹野的行动，那么谁是主谋呢？——当然，一定少不了仓桥满男。仓桥知道丹野把美那子安置在山上的别墅内，他自己利用潜入望乡庄的机会，并取得美那子的协助杀害了丹野。

但是——冬木极力按捺着自己高涨的情绪。从丹野与美那子重逢到丹野被杀，前后不过20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未有过任何关系的美那子与仓桥二人，怎样产生杀人的计划呢？

冬木正要上电车，突然想起什么，又停了下来。

仓桥与美那子在这之前真的没有联系过吗？东京与福冈的距离并不远，乘喷气机一个钟头就到了。

或许美那子在离开东京时已经萌生了与仓桥共谋杀害丹野的计划。如果真是这样，美那子才有理由把自己改装成另外一种模样，并且故意制造飞往札幌的假象。说不定在“世界”俱乐部与丹野相见也是故意安排而并非偶然。与酒醉的客人发生争执再让丹野出面，这些恐怕都是仓桥与美那子早就设计好的。

然而，这是为什么？——冬木实在想不通。仓桥与美那子若是共谋杀害丹野，对他们二人又会有什么好处呢？

仓桥是丹野的未婚妹夫，他会在什么机会下认识美那子呢？他找怜子应该更方便才是。如果这件事被丹野知道，仓桥必然会被赶出丹野钢材，因此他们必须在美那子与仓桥的关系未暴露之前除去丹野。丹野的遗产由怜子继承，另一方面，怜子与仓桥的婚约关系也仍然存在——或许仓桥是借与怜子结婚而企图夺取丹野的财产。然而，美那子又是什么原因呢？

想起来就像一场恶梦，不过冬木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胡猜。

直接去找仓桥。

决心既定，冬木决定到丹野钢材走一趟。当然仓桥绝不会轻易地露出狐狸尾巴，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会躲在美那子后面，让美那子去承担的。

冬木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姪之滨的丹野钢材公司。”他告诉司机。

过了中洲界，街上显得安静多了，看不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耀眼光芒了。他看看表，已10点半了。

姪之滨还要再往西走。沿着海岸前进，国道左边一侧除了前面一排建筑物以外，都是农田。

道路旁边已可见丹野钢材的大型广告牌。沿着国道两旁多是住宅区与小型工厂，所以丹野钢材显得很突出，简单的围栏设施把丹野钢材的范围划了出来。奶油色的公司建筑与厂房在黑夜中格外醒目。

正面的大门与左边的一个窗户均有灯光。

冬木在大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一位穿着工作服的年轻男子打开门，大概是夜间的值班人员。

冬木报上自己的姓名，然后问道：

“我想见见仓桥先生，他现在在哪儿？”

“呃。”年轻男子露出诧异的表情。冬木告诉他由于自己的时间没法控制，所以事先不能打电话约好，以免浪费仓桥的时间。

“请问仓桥先生住在哪里？”

“就在国道前面那个叫藤崎的公寓。”

对方很亲切地告诉了冬木仓桥的地址及方向。公司职员如此了解上司的地址，也可能只有地方上的中小企业才有可能吧。

“不过，仓桥先生今天出差到北九州，可能会晚一点回来……”

“哦，谢谢……”

冬木道谢后，离开了丹野钢材。

藤崎是住宅区与工厂混杂的区域，那里很暗。

仓桥住的公寓在距国道约300米的山麓，是一栋钢筋水泥的3层楼建筑物。虽然每一个窗户都有灯光，冬木按了楼下的门铃后对讲机也有回答，但是屋子里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显然人还没回来。

冬木在屋子附近来回走了20分钟，又在屋前呆了一会儿，仓桥仍然没回来。

没办法，明天一早再来吧。冬木主意既定便回到国道上招来一辆出租车。

“这附近有没有比较清静的旅馆？”

冬木请教中年司机，今晚也只有住旅馆了。

“这个……”

司机想了一想。

“有了，小笹那边是最近的，虽然小，却很清静，只是没做广告，没什么人知道。”

司机操着九州口音说。

“要多久才能到呢？”

“15分钟到20分钟吧。”

“好，就去那里。”

冬木靠在椅背上，全身充满了疲惫感。

出租车停在杉木夹道的建筑物前已接近12点，建筑物前的牌子上写着

“丘之上旅馆”。

就如同名字一样，站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市街。冬木问了一下，原来这儿与平尾灵园还相当近呢。也就是说，这儿距市中心不远，和平尾灵园一样同属于高原地带。旅馆后面全被树林所包围，透出一股肃静的气氛。

冬木推门进去，在服务台订好房间，由服务员带领，坐电梯来到3楼。旅馆内也是静悄悄的。

等冬木安顿好，服务员便告退。冬木突然想起自己没烟了，急忙打开房门想叫住服务员。

就在这时候，冬木看到一个男人从另一个房门走出来。这个人的出现在很意外，但是——那微黑的脸孔，穿着深色西装的身材，即使戴着一副眼镜，冬木也认得出这个人就是仓桥满男。冬木对于记忆人的脸一向很有信心，而且，上一次在望乡庄初次见到仓桥时，他也戴着同样的墨镜。

仓桥很快向电梯方向走去，背朝着冬木。电梯在走廊的一端，仓桥一边走，眼睛也一边向两侧张望，似乎有所警戒。

当仓桥进入电梯之后，冬木立刻从楼梯走下去。

仓桥在服务台结完了帐，然后走出大门。

冬木立刻追了出去。

仓桥向停车场方向慢慢走去，停在一辆可乐娜轿车前，并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冬木想叫住仓桥，但是有一种直觉使他本能地认为现在不是时候。

仓桥把钥匙插进车门锁时，又迅速地向旅馆方向看了一眼。他这个动作令冬木觉得他是在“警觉”着，也就是怕有人看到他在这里。

仓桥坐在驾驶席上，并未立即发动汽车，而是从口袋里掏出香烟。

仓桥是在等人，当然，仓桥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跑到旅馆来住。在他的房间里一定还有别人，这个人不敢和仓桥一起出来，两人一前一后……

冬木也很机警，他立刻躲进大门前放的盆景后面。

二三分钟后，正如冬木所预期的，高跟鞋的声音“喀喀”地响起，随即从旅馆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快步地穿过停车场，奔向仓桥的车子。女人穿着浅绿色的西服，身体线条平凸有致，看起来还很年轻，烫过的头发垂在肩上。

冬木一看就觉得这个女人不是美那子，但是，从背后看不到她的面孔。美那子很少穿西服，因此冬木并不熟悉她穿西服的样子。

这个女人比美那子矮一些，不过距离太远，又是晚上，实在不容易判断。冬木急着要看清她的面孔，越急越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女人自己打开前座的车门钻了进去，车子也立刻发动了。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女人的面孔。

冬木走出盆景，刚想跑过去的时候，一辆出租车正好停在冬木面前。一个中年男子拥着一个穿迷你裙的少女走下车来，两人亲密地走进旅馆。此时仓桥已经倒好车，马上就要开出去了。

冬木灵机一动，跳上出租车。

“请跟在前面那辆可乐娜后面。”

司机起初有点儿吃惊，随即精神一振，似乎领会了冬木的用意，咧开嘴微笑着。

出租车一直保持着30米左右的距离紧跟在仓桥后面。此时已是深夜，车辆减少了许多，不必担心前面的车子跑掉，倒是正因为如此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冬木坐在司机后面，尽量把头往下缩。不过仓桥似乎是没注意后面的车，他一直保持50公里的时速往前开，那个女人也是面向前方。

山下面就是安静的住宅区。出租车走上刚才冬木来时的路，偶尔有别的车插入两车之间。

到达福冈市中心西新町的十字路口时，仓桥的车往西边开去。沿着电车轨道走是仓桥的公寓和丹野钢材的方向。

过了十字路口后，车子逐渐走向郊外。路左侧是一些比较旧的房子，右侧可以看到一些学校或办公楼之类的建筑，再过去就是海了。

冬木以为仓桥要回他自己的公寓。然而，实际却不是，仓桥的可乐娜打出向右的灯，冬木立刻看到一座桥。这桥是在福冈市西端的室见川上。过了桥，车子沿着河边来到一处住宅区。住宅内有平缓的坡道，坡道两侧的房子多是旧而狭小的建筑物。

不久，车子停了下来，只有那个女人下了车。冬木也立刻把加倍的车钱给了司机，并迅速躲到路边的石板后面。

仓桥是送女人回家吧。

那个女人下车后，仓桥便快速地倒车扬长而去。他完全没看到躲在路边的冬木。

等车子走远了，冬木才出来。那个女人仍在慢慢地走着，不久即向右转弯。

这条坡道十分安静，不见任何人影。那女人走到一栋看起来并不很好的木造房子前面。冬木紧紧地跟在那个女人的后面，等到她走近大门时，冬木立即闪身挡住她。

这个女人吓了一跳，显出十分惊恐的样子。大门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显示出光泽的肌肤、细心描过眼线的眼睛、丰满的双唇。她比美那子年轻，看起来是和美那子完全不同的女人。

冬木的内心深处漾起了一股莫名的感觉，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一方面是失望，一方面又是安慰，非常的奇妙。

“对不起，请问你住在这里吗？”

“呃……”

这个女人的眼睛里闪烁着警戒的神情，含混地应道。冬木看到大门上的姓名牌写着“高见”两个字。

“你在哪里上班？”

冬木已快速地观察过她的全身。她穿着嫩绿色的西服，脖子上戴着金项链，打扮得十分时髦，右手提着皮包，左手抱着一个公文袋，穿着高跟鞋，一看就知道是在某家公司上班的职业妇女。

“你是什么人？”

这个女人用尖锐的声音反问，她那丰满鲜红的上唇噘起，显得更加妖艳迷人。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冬木故意虚张声势地说。

她也不是省油的灯，一甩头，迅速往大门里走。冬木抓住她的手腕。

“你和仓桥满男是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一听仓桥满男的名字，强硬的表情消失了，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

“……”

“你去丘之上旅馆干什么？”

“干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这个女人露出无所谓的微笑，两眼看着天空：

“男人和女人到旅馆去，你想还会有什么事？”

“你们的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我可没义务回答。”

“你知道仓桥满男已是一个订过婚的男人吗？”

女人听到这句话却耸耸肩，毫不在乎地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候，她夹着的公文袋掉在地上，公文袋上面印着和丹野钢材值夜班人员胸前同样的图案。

“你是丹野钢材的职员吧？”

女人脸上露出狼狈的表情，被抓住的手腕变得更僵硬。

“坦白地说吧，在望乡庄丹野先生房间出入的女人就是你！”

“难道你是……”

女人抬起脸来，圆睁的双目露出恐怖的神色。

“我是董事长的……我……董事长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

她称丹野为董事长，看来她确实是公司的人。

“是吗？我看你是利用仓桥杀了丹野！”

“这……”

她的表情呆住了，直直地盯着冬木。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忙说：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的确，我现在是没有证据，不过只要再查一查就知道了。我们的警察这么优秀，相信不难查出来。”

女人的双眉紧皱了起来。

“你是，警察吗？”

“这个吗……”

“你打算把今晚的事告诉警察吗？”

“不一定！”

冬木率直地回答，并且松开她的手，掉头就走。

慢慢走了几步之后，冬木发觉女人从背后追过来。

“请等一下。”

女人似乎想讨好冬木，露出妩媚的微笑说：

“你别把今晚的事告诉警察好吗？”

“为什么？如果和丹野的案情无关，告诉警察又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引起误会就麻烦了。”

“什么误会？”

“现在警察正全力调查这件事，只要有一点点关系都会被牵扯进去的。”

“那是当然了。”

“所以，请你帮忙。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个情报。”

这个女人仍然浮着微笑，她的双目发出急切的目光直视冬木。冬木对她的话很感兴趣。

“什么情报？”

女人并未立刻回答，她略微想了想说：

“你是不是私人侦探，否则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你怀疑董事长是被仓桥杀死的，而且有女人帮助？”

“是又怎样？”

“我觉得你弄错了方向，这个女人不是我。”

“是谁？”

“仓桥的未婚妻，只有她才最接近董事长……”

“你是说怜子小姐？”

冬木略有失望。

“他们两人是亲兄妹呀！”

“虽是亲兄妹，感情也有一定的限度。”

“但不可能恨到要置其兄于死地吧！”

“至少怜子憎恨董事长。”

“有什么理由？”

“你能发誓不把今晚的事告诉任何人吗？”

“唔……”

冬木点点头。

“我把事实告诉你。”

她倚着墙壁，丰满的胸部更加突出了。

“怜子小姐虽然仍是单身，但她已经生过一个小孩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年多以前。”

“那个小孩呢？”

“早就死了。”

“这件事和丹野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因为小孩的死可以说是董事长害的。”

“……？”

“三年前，怜子小姐未婚怀孕，为了躲避世人的目光，她到董事长家的佣人娘家去分娩。生后董事长前往探望，并且把出生才10天的婴儿带走，因此犯下过失杀人罪。”

“什么过失杀人？”

“因为那时是盛夏，董事长把婴儿放在车上出去办事，回来后，发现婴儿已经闷死了。”

“这个……的确是过失杀人。”

“仓桥认为董事长不是过失杀人而是存心的，因为他考虑怜子带着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怕她的将来不能得到幸福，所以故意把婴儿给闷死……”

“这件事是仓桥告诉你的吗？”

“是的。怜子和仓桥订婚时已把事情全部向仓桥表明了，据说董事长自己偷偷地把婴儿埋了——怜子向仓桥说这件事情时，也是说董事长是过失，但是她是否真的这样想就不一定了。也因为这件事，怜子才搬出董事长的家，自己在外住。”

“这件事是真的吗？”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怜子上班的地方调查。三年前的夏天，怜子曾以生病为由请了半年的假。”

冬木回忆起头一次来到福冈与怜子见面时的情形。在通往望乡庄的路上，他们曾提到美那子把孩子丢在家里而离家出走的事。当时怜子表现出十分愤慨的样子，并且说母亲和孩子能住在一起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年轻的怜子悲哀的神色与那种语调原来是有原因的……

“我知道了。”

他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

“丹野先生有一个女人吧。你是否曾经听说过丹野与那个女人之间的事？”

对方低着头，偷看了冬木一眼。从她的表情上很难看出她究竟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

飞田刑警深入调查的结果，发现仓桥满男和高见百合枝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搜查本部为了推论凶手做案的时刻从晚上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

做案时间如果在16日早上之前的话，以15日夜晚的可能性最大。15日上午10点时，16号房间的乡土史学家还看到丹野很有精神的样子。凶手具有验尸方面的若干知识，所以很容易做手脚让警方误认行凶的真正时间。实际的行凶时间在15日晚9点左右是目前最有力的看法。（丹野死亡时间为饭后两小时左右已被查出，他平常多是在7点左右吃晚饭。）

仓桥满男16日早上到晚上一直有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证明，但是15日夜晚却没有明确的不在现场证明。他说傍晚7点左右离开公司之后直接回自己的家，却找不到人证。

这一点增加了仓桥作案的嫌疑。但是，在还未断定他是凶手之前，仍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

第一，帮助仓桥的女人是谁？证人须藤二三夫及小泉悠子曾见过这个女人，但印象并不深刻。另外，还必须要让这个女人亲口承认16日早上她曾到现场改变现场的状况才行，所以这个推理还不能被通过。

第二，16日早上，仓桥曾从别处打电话到望乡庄。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仓桥为了引导办案人员错认16日早上做案而设计的。但是，16日上午10点，那个女人离开房间后接电话的人是谁又是一个谜。那个人是不是丹野的证据无法找到。如果这两点都不能明确的话，也就无法断定16日早上丹野是否已经变成尸体了。

只要能找到这个女人，所有的谜就能迎刃而解。她应该在16日早上10点左右目击了15号房间内的状况。

首先要找出有关系的女人。

根据这个方针，他们把仓桥身边的女人再次地过滤，结果飞田找到了仓桥——百合枝这个线索。

“据仓桥经常出入的酒吧的女招待说，百合枝传说是丹野的女人，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的说法，其实百合枝所爱的男人是仓桥。”

回到办公室，飞田便把他所调查到的情况向中川等人做了报告。一开始便坚持仓桥是凶手的飞田，对于调查仓桥的事显得无比热心。

“我听到这样的说法，便立刻到丹野钢材公司，找到两三个女孩子来问，她们也觉得有这个可能。”

“这些女孩子都知道丹野和百合枝的传闻吗？”

中川问。

“是的，但是她们也怀疑百合枝和仓桥有关系。”

“唔……”

中川也有冲破盲点的感觉。百合枝不从正面否定她和丹野的关系，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掩饰她和仓桥的关系。

“但是，仓桥与百合枝之间的暧昧关系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呢？”

“具体的证据倒是没有，不过有三个人曾经看到他们两人很亲热地在街上行走，另外一位女职员说，她有一次看到百合枝无意间从皮包里掉出一条绣有‘M’字母的男用手帕，仓桥也用过相同的手帕，她感觉很奇怪。”

“原来如此。”

“此外，他们两人也常常在不知不觉间露出亲密的态度，例如公司举办的团体旅行，百合枝老是坐在仓桥旁边，两人共抽一根烟……”

“这样说来，他们的关系早在丹野被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因为没有人特别去注意，也不能明确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应该很久了。”

“那么，当事人百合枝有没有说些什么呢？”

小田切巡查部长好像等不及了。

“早上百合枝曾在公司露过面，但是后来有事出去了，一直没回来。我留下富田君在那里等着。”

富田是个年轻的刑警。

“当时仓桥在吗？”

小田切问飞田。

“是的，他一直在公司里，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女人没找到之前还是不要惊动他为好，所以我也没有向他问这件事，只是若无其事地问一些别的事情。”

这时候，中川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原来是留在丹野钢材等待百合枝的富田刑警打来的。

“情况好像有点不对。”

富田的声音很紧张。

“我们打电话到她谈生意的铁工所问，对方说她 11 点左右办完事就走了。但她并未回丹野钢材。铁工所在并尻那个地方，不论坐电车或乘汽车，只要一个钟头就到了，早就该回来了。”

“公司方面没有说什么？”

“他们只说很奇怪而已，仓桥说大概又去别的地方吧。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糟了！这一瞬间，中川想到百合枝会不会逃跑了。但是，飞田想到的是，调查百合枝与仓桥之间的关系只是今早的事，这之后，他去丹野钢材内部查访也是非常慎重，难道他们已察知我们的动向？

中川问清百合枝前往的地点，立即率领两位刑警急速赶去。飞田则再度前往丹野钢材。其他百合枝有可能去的地方也都布下了刑警。虽然如此，中川心里仍然像有某种预感似地出现一股焦虑的情绪，难以平静。

冬木和丹野怜子并肩站在博多港西公园的高台上。

这一阵子气候不太正常，盛夏中却连续好几个冷天，可能是有一股强大的台风正在缓慢接近的缘故吧。两侧有群山环抱的内海呈现一片灰蓝色，海浪很大，堤防上的树木被风吹得“嗖嗖”作响。冬木和怜子所站的展望台正好迎着海风，公园里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

“天气好的时候，从这里可以远眺泽山的岛。”

怜子凝视着海那一端的白云，自言自语地说着。刚才冬木到 SBC 电视台约了怜子来这里，西公园离电视台只有 10 分钟的车程。

怜子穿着蓝色的套装，衣角在风中飘动。她的身体看起来是那么单薄。望着她的背影，冬木不禁又想起了美那子。

“昨夜我偶然听一个人说起你的事，我不太相信，我想她可能在说谎……”

冬木尽量用轻松的口吻说着，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仍是生硬的，当然他也是考虑到怜子的反应。

“三年前，你之所以离开令兄搬出来独居，据说是因为一个很大的原因。”

怜子的头微微动了一下，把脸转过来。

“你在四国某地秘密生下一个小孩子，但是丹野却把出生才一个星期的婴儿用车子带走，并且不慎使婴儿闷死。——这件事是真的吗？”

“是的……”

怜子面向大海，重重地点点头。

“我想再多问一些，婴儿的死真的是过失吗？”

怜子想了想才说：

“我想是过失吧！”

怜子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那是严重的过失。把一个出生才一个星期的婴儿丢在大太阳下的密闭的车子里。”

冬木试探性地说。

“当时车子停在树荫下，义浩——就是孩子的名字……睡得很熟，家兄打算买包香烟立刻回来，但是因为店里遇到一位很久不见的亲戚，两人在附近咖啡屋一聊就是两钟头，等到家兄回到车上，才发现孩子脸色发紫……他立刻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已经太迟了。”

怜子强忍着感情说出这些话，但泪水不断地流出来。

“老实说，有一阵子我曾为了哥哥是否会故意害死孩子这个念头而感到烦恼，或许他假装忘记，狠心地把孩子闷死在车子里……我是不顾家兄反对才把孩子生下来的，家兄表面装做算了的样子，但心里却很生气。”

“你不能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吗？”

“我们曾打算结婚的。当时他仍在研究所念书，本来等研究生一毕业就立刻结婚，但是他意外地获得留美奖学金，必须到美国念一年书。我觉得再等一年也无妨，没想到他却因飞机失事而失踪了。不久之后我才发现已怀了他的孩子。”

“……”

“这件事我只有向哥哥老实说出来，因为双亲均已过世了，我有什么事都和哥哥商量。他知道后叫我把孩子打掉，因为我还年轻，拖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实在不妥当，再说，人死了也无法复生，他要我替自己打算。但是，当时我觉得如果把孩子生下来，也就等于他的再生，如果把孩子打掉了，我们之间的爱情也就完全消失了……”

“……”

“家兄也是为我的将来担心……但是他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他对孩子没有什么感情。但我是一个女人，总是希望把孩子生下来。”

怜子说到这里，突然露出很凄凉的笑容，她的双颊上流满了泪水。

“这也是一种本能吧，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爱得深时，任何苦都愿意忍受，所以我愿意把他的孩子生下来。”

“……”

“最后哥哥也不管了。但是，在福冈我无法再待下去，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家兄便将我安排到松山去待产。他一向是个爱面子的人，我也很理解。事故发生之后，由于我怀疑他是否早就有计划害死孩子，便不愿再和他一起住，于是才从家中搬离，自己在外租房。刚开始我既不打电话给他，更不想再和他见面，因为一看到他我就会想起我的义浩，进而想起对他的怀疑……不过，一年、两年过去了，很奇怪的是对他的恨逐渐消失了，我原谅了家兄，并接受了是过失的事实。”

怜子用手指擦去脸上的泪痕。

“你现在确定令兄是过失了？”

“事实上，事故过后没多久，我就认定家兄是出于过失的。”

“——？”

“经过时间的冲淡，很自然地就相信是过失了。再怎样为了我的将来，我想家兄那个人也不可能会把婴儿给害死，而且他对这件事必然也抱着很大的内疚，他的内心也很痛苦。血浓于水，凡事必有真有假，当时不知道，但日久见人心，真得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人心是可以分辨的。”

“唔……”

“所以现在我和家兄之间一点儿也没有隔阂，我也常回家去看他——人就是这样，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常会想到他的不是，等到他死了……”

怜子的声音开始断断续续接不下去，她的脸上又布满了新的泪痕。

冬木感觉怜子的这番话是出自于真心，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话，他会立刻就相信她的话。但是，怜子是聪明人，也或许她已了解冬木心里的想法，故意装出这么悲凄的模样，以掩饰她心里对丹野的愤恨。

望着怜子，冬木实在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刚才好像提起过丹野不能生育的事？”

“是的……他结婚两年一直未能生出一男半女，夫妻都到医院检查过，结果是家兄有问题——但是，我直觉地认为，家兄一直对家庭或子女都不怎么感兴趣。起初他就不怎么想结婚，嫂子过世后他也从来没打算再婚……”

“不过他对你的婚姻倒是蛮重视的吧。”

怜子不以为然地猛摇着头。

“你和仓桥订婚，令兄一定很高兴吧。”

怜子凝视着冬木的双眸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苦涩，她猛然把头转过去，

看着大海。海风不断地吹动她的头发。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家兄要我多加考虑。自从那次飞机失事后，我觉得自己好软弱，时常想找个依靠。我渴望着被保护，那时我又与家兄不和睦，觉得自己过去太依赖他了……正好仓桥闯进我的生活，他对我很亲切，使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家兄得知我们的事情后曾经一再地劝我，但我无法接受，不加考虑就和仓桥订婚了——自己的婚事必须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最近的想法。”

说到这里，怜子的语调逐渐冷静下来，令人感觉到她的心底有着强烈的决心，可能也暗示着她要和仓桥解除婚约。冬木对怜子不动声色地提出他的疑问。

“你想，仓桥是否和令兄被害的事件有关系呢？”

怜子眯起眼睛，用力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

她的反应冬木无法了解。

“大概没什么关系吧，因为他有不在现场证明。”

“警察也认为是这样的吗？”

“是的。仓桥曾于16日早上10点左右打电话到家兄的房间，当时电话占线，可能家兄的房间内有人在，或许是家兄，也或许是别人。——如果是家兄，仓桥的不在现场证明便没有问题，如果是别人，那个人就是凶手的可能性很大。不论如何，有了通电话的证据，尽管情况不对劲儿，警方也不能断定仓桥是凶手。”

如果仓桥不是凶手，美那子也就与丹野的被杀无关了吗？

这个理论并未使冬木稍微安心。在“世界”俱乐部，丹野——美那子——仓桥曾有过接触，然而在“丘之上旅馆”，仓桥身边的女人却又不是美那子。好不容易已经找到美那子的影子了，她却又显得遥不可及。美那子，你究竟在哪里呢？

“你，真的不知道美那子——朝冈美那子这个女人吗？”

冬木迫切地注视着怜子。怜子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悲哀。她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摇头。

到了傍晚仍然找不到高见百合枝。上午 11 点，她离开福冈市井尻的铁工所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她不但没回公司也没打电话。警方与她寄住的亲戚家、朋友家和与公司有关的地方都联系过了，也没有任何消息。

搜查总部认为高见百合枝逃走的可能性较大。据总部之推测，7 月 16 日早上走出 15 号房间的女人如果是高见百合枝，那么她应该也看到了 10 号房间的房客。这之前 10 号房间的小泉悠子只看过百合枝的照片，没看过本人，无法做肯定的证言。但是，虽然如此，只要抓到百合枝，也许会招出仓桥是同犯，仓桥也不得不俯首认罪。

百合枝究竟是自己逃走的呢，还是受到仓桥的指示？

下午 6 点，搜查总部发出通缉百合枝的指令，但未指派专人搜捕，因为她不是主犯，只把照片分配给几个主要的警察署，并指示各派出所注意类似这样的女人。因为还只是嫌疑，警方也不能随便抓人。

晚上 11 点，中川和香月刑警一起离开藤崎仓桥满男的公寓。中川少年时代曾在这一带住过，当时此处还未被开发，仍是偏僻的地方。在国道前端有一片广阔的沙滩，到了夏天，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涨潮。近年来，国道 202 号线两侧陆续盖了许多住宅区，海似乎离得比较远了。虽然变化不像东京那么快速，但福冈也逐渐失去往昔的容貌，变成一个人口过密的都市。

中川一边感慨着，一边穿过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向国道走去。刚才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询问仓桥，结果是一无所获，这会儿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疲劳感。

仓桥仍旧顽强地否认与高见百合枝有暧昧的关系，他说根据公司里的传闻，百合枝应该是丹野的女人才对，他只把百合枝当做同事，至于百合枝对自己表现出亲热的态度，那是她的性格所致，他也常为因此引起许多误解而感到烦恼。

至于百合枝的失踪，他完全不知道理由，并且一再反复地说，百合枝带走一些公司的文件，使公司增加一些麻烦。

对于丹野的事件，仓桥自始至终总是说着同样的话。15 日晚上丹野打电话给他，先说失踪的理由再告诉他电话号码，20 日被通知发现丹野的尸体才知道有“望乡庄”这个地方。

不论从动机或事情本身来看，仓桥都值得怀疑，但是总没法子给他定罪，案情老是在原地踏步，即使像中川这样有耐心的人，也难免恨得牙根痛。

不过，把目标集中在仓桥一人身上对于办案来说是很冒险的。中川一直告诉自己必须自制。百合枝在上午 11 点离开井尻的铁工所以以后，仓桥的行踪已被盯住，他几乎未出公司一步，与百合枝应该没有机会接触，所以从仓桥这边也不可能推测百合枝会发生什么事。再者，搜查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在仓桥一人身上，如果有了空隙，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总之，暂时要盯牢仓桥的行踪。”

中川向香月叮嘱。

“是。”

香月立即答道。

“随后我会派人支援你。”

“是。”

“我把事情通知总部。”

在前面不远处有公用电话，中川快步往电话走去，香月也紧紧跟在后面。

“我也打个电话回家。”

香月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

中川站在这里，视线可以到达仓桥的公寓入口。他拨着西署搜查科的电话，香月也拿起另一个电话开始拨号。

“奇怪，现在家里怎么占线呢？”

香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听筒搁上。中川的电话已经打通了，宗像科长很快地过来接电话。中川把询问仓桥的结果告知对方，并希望派人来支援，自己这就要回署里去了。

搁上听筒，中川看到香月一脸的苦笑。

“怎么回事？瞧我这个人。”

“怎么了？”

“刚才我想打电话回家的，却下意识地拨了搜查科的号码，可能是习惯性的动作吧。我说这么晚了，我家里不应该有人在打电话才对嘛！”

“那么你又打回家了吗？”

“是啊，好在我立刻发现了，又打了电话回去，免得母亲担心。”

“这……”

才离开电话亭，中川却突然停下来。

“你刚才说打到搜查科去了，是在占线吧！”

“是啊。”

“你的确是打的搜查科的号码吗？”

“是呀，833……”

香月念出号码，正是与中川刚才拨的号码相同。香月在拨这个号码时，中川快了一步已响起来了，所以香月打进去才会是占线。

“你再试一次吧！”

“噢？”

香月觉得很奇怪。

“这一次打到我家试试看。”

中川无暇说明，以行动来实验比较快。中川的妻子已经上床了，不会这么快就来接电话。中川有3个小孩，最小的尚在上幼儿园，需要妈妈哄，而中川的妻子患低血压病，每晚11点以后必须休息。

香月这时才明白过来。他照着中川所说的号码拨下去。

“电话铃响了吗？”

“是的。”

香月拿着听筒猛点头。这一边中川也急忙拨自己家里的号码，果然从话筒中听到占线的“嘟嘟”声。

“好，挂断吧。”

香月立刻挂断电话。中川这边仍然在占线，他也挂掉电话。

“电话的计谋总算被拆穿了。”

中川抑制着自己兴奋的声音说。

“这话怎么说？”

“7月16日上午10点，仓桥从别府旅馆打电话至望乡庄15号房间，当时是在占线中，10点半再打却没人接，以后也一直是没人接的状态。如此说

来，10 点时 15 号房间内有人在，并且电话是在使用中，10 点半以后就没有人了——没有活人。但是，事实上，10 点时也没有任何人在。”

“……”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同样的电话号码，有一个人先拨，等铃响之后，另一人用另一个电话再拨，后者就变成占线了。”

“啊！”

道理和刚才的实验完全一样，香月也明白了。

“仓桥到了别府，通知服务台 10 点整帮他拨电话到 15 号房间，而他另外叫一个人在 10 点前 1 分钟先打到 15 号房间，电话铃先响起，而服务台人员打过去时自然就是占线中的状态，以让人误以为当时室内还有人在。”

“那么他的同犯是谁呢？”

“16 日早上 9 点 50 分从 15 号房间里走出来的女人，十之八九是高见百合枝。百合枝离开望乡庄之后在 10 点之前打电话到 15 号房间，就是伪装 10 点时丹野仍然活着，这也就是说做案时间可能是 15 日晚上，却故意布置成 16 号上午。另一点，事后要是百合枝被怀疑时，也可确保她不在现场的证明。从现场状况分析，凶手多半也是力气足以和丹野匹敌的男性。但是，警方怀疑的对象是否不排除女性，这一点他们也没有自信。”

“为了达到自己不在场的目的，百合枝在 10 点前 1 分钟打电话到 15 号房间，当时如有人也在打电话，便可以替她做不在现场证明。”

“嗯，的确是好主意。”

中川高兴地拍了拍香月的肩膀。

“从望乡庄步行 10 分钟左右距离是否有公用电话，这点须查清楚。你就把仓桥给盯牢了吧。”

两人显得比刚才有精神了，快步走向国道。香月找了一个可以看到仓桥的公寓的黑暗角落，有意把此处做盯梢地点。

“丹野于 7 月 9 日住进望乡庄之前，在 15 号房间出入的女人可能不是高见百合枝，因为时间上不可能。那么，这个女人又是谁呢？……”

“唔……”

中川又陷入凝思之中。

当初，管理人须藤所目击的女人被认为与 16 号早上从 15 号房间走出来的女人是同一人，不过因为百合枝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到望乡庄去，所以关键的女人也没有想到是百合枝。同时小泉悠子从百合枝的照片上不能确定是否就是当时目击到的女人，以致失去破案机会。但是，16 日早上那个女人是百合枝的可能性已增强了。

“那个女人像个幻影一般。”

中川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凶手已经呼之欲出了，为何心里仍然被一层焦虑的阴影笼罩着，挥也挥不掉呢？

第十章 隧道之谜

1

8月7日下午7点，大阪车站3号、4号月台一片嘈杂。这个月台是前往山阳、九州方向列车的出发点，5分钟前下行快车“云仙”已开出。这班车下来的乘客和送行者便已不少。下一班车也是快车“贝普3号”，乘客颇多，有一个旅行团也来了，旅行社的职员挥着小旗子引领着团员陆续搭上“贝普3号”。

不搭车的人朝楼梯方向走去，这些人都是已到达目的地或送行的人。他们的脚步缓慢，心情也比较轻松。由于交通发达，送别的场面也不像往昔那样哭哭啼啼了，反正很快又会见面的。

冬木悟郎此时也夹在人群中，慢慢地走着。他是到京都国际会议场举行的海洋开发会议采访新闻，今早从东京出发的。这种世界各国学者集会的场合通常都由外信部记者来采访，省掉翻译人员。

会议于下午结束，冬木到大阪车站附近的分社找一个老朋友。这是他从越南回来后头一次和这个朋友见面，却没料到老朋友早已准备好乘18点55分的快车“云仙”到广岛出差。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因此聊着聊着，冬木就顺便到月台来送他了。

冬木之所以缓步前进是有理由的。昨晚到现在，两件事情一直挂在心上，使他的心里充满了不安与疑惑。

其中一件是昨晚冬木在公司里接到福冈分社打来的电话，说昨天下午在博多湾捞起一具30岁左右的女尸，正在调查她的身份。3天前，冬木从福冈回东京之前，曾到福冈分社找到几位社会部的年轻记者，拜托他们随时留心望乡庄事件的进展，并注意一些意外死亡的人的消息。

冬木回东京后，望乡庄案情已有进一步的发展，仓桥满男和高见百合枝被认为是共犯，随后百合枝也失踪了。目前警方正在全力地搜查她的动向，虽然各报都还没刊登这个新闻，但是分社的记者很有办法，挖到不少消息。

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仓桥极力否认他是凶手，他也没有逃走的意图，警方也无法逮捕他。不过，百合枝是无法逃太久的，警方很有把握地认为案件的明朗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美那子到底怎样了呢？美那子对于丹野和仓桥来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她又到了哪里呢？——像一团谜一样，也只有美那子才是他对望乡庄事件这么关心的理由。

当初当冬木得悉博多湾捞起一具女尸的消息时，心里十分震惊。警方当然先要查明是否为高见百合枝，结果不是。

然而，她是否为美那子呢？

尸体暂时保管于丸日大学医院太平间，据说要在明天下午举行火葬。冬木打算到京都办完事后乘飞机到福冈看一下。

然而，今天早上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为了上午10点的会议，冬木乘早班的新干线到达会场时才9点40分左右。在入口处和分社另两位记者会合后，他们一起进入会场。会场上早已挤满了各国代表团及其他报社的记者。

就在这时候，冬木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注视他。他巡视了周围一下，赫然

发现一位穿着蓝色外套、头发烫成大卷儿的女人。她那白瘦的脸上戴着一副大墨镜，墨镜后面的眼睛似乎一直看着冬木。

这个女人和冬木之间相距 10 米开外，而且人来人往，光线也不很清楚。

两人相对凝视了 10 秒钟之久。

冬木正想走过去看个究竟，那个女人突然转身从屏风后走出会场了。

冬木立刻从后面追赶，却已不见女人的身影。走廊这一头一边是洗手间，另一边是职员办公室，另一头则通向天井，其间还有一个楼梯。冬木每一个地方都找过了，就是没看到那个女人。

由于会议即将开始，这之前还有一些预定的访问，冬木只好放弃寻找，回到大厅去。

但是，刚才的事情却在冬木脑海中逐渐膨胀起来。

那个女人是美那子吧，不论发型或服装，均与东京机场所见的美那子相同，但是因为周围人太多，光线又暗，看不清她的面孔。

如果是美那子的话，她为什么那样出现在冬木面前，而且又立刻消失了呢？——或者是跟美那子完全无关系的女人，这两种可能各占一半。也或许这个女人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但是，在会议进行中，那个女人又出现了两次，每一次只要和冬木的视线一接触，她就躲开了。难道她真的是美那子吗？

冬木一方面惦记着昨天福冈海边的女尸是否是美那子，一方面又在想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的身份，两者形成一种矛盾的感觉在心里冲击着，使他的不安、疑惑更多了。

冬木决定先不管会场出现的那个女人，总得到福冈去一趟，确定女尸是否是美那子。冬木想到这里，脚步也加快了。

月台上人更多了，站台播出 19 点零 7 分出发的快车“贝普 3 号”即将开车，请旅客尽快上车的消息。

月台上的气氛显得紧张而忙碌。由于这一班列车是远程列车，备有卧铺及餐厅，大多是旅行团的人所搭乘，冬木常被急着上车的乘客所阻，不得已又放慢脚步，走走停停。

大部分的人都上车了，月台上也显得空旷些了。冬木正要快步离开，又看到了那个女人……蓝色外套、垂肩卷发、大型墨镜，就是在会场所见的那个女人。

她沿着列车行走，黑色的漆皮便鞋和小型的旅行箱……和东京机场所见的美那子完全相同。

火车响起尖锐的汽笛声，“贝普 3 号”开车的铃声也响起了。女人仍旧向前走着，冬木和她相距大约 20 米。这个女人的脚步很快，长发和小手提箱激烈地摇摆着。

突然，这个女人跳上列车，此时汽笛声已停止。冬木也像反射似地攀住最近的车门，跃上了车。

火车的规则性震动使疲惫的冬木躺在卧铺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冬木不再有睡意。他拉开深绿色窗帘，窗外已是东方渐白，看看手表是4点50分。

冬木坐起来，穿上衬衫，下到卧铺底下的座位。其他乘客都还在睡觉，冬木把座位上的窗帘也拉了起来。

列车现在走到哪里了呢？

冬木找出昨夜在车上买的列车时刻表，打开来看。这次列车于昨晚19点零7分从大阪出发，经过姬路……冈山……系崎，午夜3点17分离开小郡，下一次停车是在下关，5点零2分到达，现在正是在下关之前。

那个女人现在还在车上吧，或者在中途哪个站下车了——想到昨晚的事，疑惑和焦躁又涌上心头，完全清醒的冬木又是一阵紧张。

昨晚，为了追踪这个女人自己也上了火车，但是又失败了。这个谜样的女人真使冬木伤透了脑筋。

女人上了前两节车厢，冬木紧跟着上车之后心想，这下子你再也跑不掉了。他走到前面，两边张望——奇怪了，这么多乘客之中却找不到那样一个女人，当然也找不到美那子。

“贝普3号”快车在7月底至8月底是旺季，乘客主要以放暑假回家的学生及旅行团为对象。这列火车的卧铺大部分被旅行团包去了。昨晚上车后，由于乘客很多，来来往往，行走十分困难，冬木也不好到每一个卧铺去检查，车上洗手间不止一个，要找起来也很费事。

后来，冬木在每一节车厢内都找遍了，结果徒劳无功。列车第一站停在三之宫车站后，几乎没有任何乘客下车，冬木紧盯着月台，看不见那个女人。

其次的神户也是一样，19点44分到达神户，还是没发现那个女人下车。

从那时起，冬木又放弃了找到那个女人的念头。或者她在大阪一上车之后又立刻下车了。冬木的脑筋又开始混乱了，那个时候他的的确确看到那个女人上车的，上车后汽笛声同时停止，冬木也随之跳上去——她绝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又下车的，因为列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跳下去必然很危险。

如果女人还在车上，她要躲过冬木的眼睛也是很容易的。那个女人是不是美那子已经没有意义，冬木所想的是另一个事实。

那女人与冬木双目接触绝非偶然，她看起来似乎有某种企图。在京都会场出现可能是一个偶然吧，但她的出现却不止一次，又令人怀疑。女人还知道冬木会到大阪火车站去，这可真是神奇。总之，她的出现是有计划性的。果真如此的话，冬木不去找她，她也会再次出现在冬木眼前的。

冬木放弃找人的念头后，便安心地一直坐在车上，列车直奔九州而去，反正也要到福冈去确认那具溺死的女尸。“贝普3号”的终点是大分，到了小仓之后再换车，第二天早上6点半就可以到博多站了。

拿着月台票上车的冬木，找到列车长补票。因为他太累了，希望买一张卧铺票。运气不错，过了冈山以后有人买了票却没上车，冬木就占了那个位置，否则像这样客满的程度，弄个座位都不容易呢。

冬木不再到处找人，就这样躺在卧铺上睡着了。

列车速度慢了下来，已经到了下关车站。5点零2分，非常的准时，车厢内也已有人起床，没有刚才那么安静了。

与“贝普3号”几乎同时到站的还有另一辆列车，车身是深蓝色的。从车身的颜色推测，可能是上行快车。列车的另一头可以看到仓库林立的海边，大概是渔港，鱼和罐头的广告板到处可见。天空很快地明亮起来，但被白云覆盖着，今天可能是阴天吧。

在下关停了5分钟，火车又驶出车站，不久便进入一个隧道。

隧道内每隔几米便有路灯，冬木感到车行速度慢了下来，从窗户看出去，已有微弱的白光，准是接近出口了。出了隧道就是门司车站，冬木以为列车是要靠站才减慢速度的，没想到列车竟缓缓地停了下来。

冬木从窗户往外看，上行的铁轨上有三四个人影，拿着手电筒在照什么。这儿离隧道出口只有几百米，而且只有此处上、下行铁轨没有分开，从下行铁轨可以看到上行铁轨。虽然隧道外的光线也照了进来，但内部依然很暗。几个人影原来是戴着帽子的国铁人员，他们拿着手电筒好像在找东西，并慢慢地向隧道内走进去。

冬木搭乘的列车不久又开动了，很快地到达门司车站。冬木走下月台，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心里有一点不安。

这会儿是早晨5点多一点儿，门司车站月台仍然很冷清，但是月台上的办公室前却有几位铁路局的职员及两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面色紧张地交谈着，附近有几个看热闹的人也在交头接耳。

冬木往那个方向走去，向其中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呀？”

“大概在隧道内有人出事了。”

男孩也不太清楚，一直看着铁路职员。

“什么时候发生的？”

“据说今天上行的快车有人掉下来了。”

另一位男子说。

这时候，一个职员快步走向楼梯方向，他是个中年的站务员。冬木追上他说：

“我是报社记者，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站务员看了冬木一下，默默地走了几步才说：

“4点53分从门司开出的快车‘白山号’在隧道内掉下一个人。”

“人死了吗？”

“是的。”

“是什么人？”

“从车厢坠落之后又被火车碾过，尸体已破碎不堪，还不知是什么人，只知道是个30岁左右的男人吧。”

“30岁左右的男人——”

冬木的心里好像掉了一块石头般地安稳下来。发生事故的不是女人，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吧。

“贝普3号”再度鸣笛准备开车，原来预定停留8分钟，因为刚才在隧道停了一下，所以提前开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一节车厢的窗户都探出几个人头，张着好奇的眼睛四处眺望，可能他们在隧道时便已知道发生事情了。

冬木赶紧走向火车边，正要上车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女人从两个男人背后伸出头来张望，她的视线正好与冬木的视线相交，这一瞬间女人像触

电似地立刻把头缩回去。但是这一次冬木看的很清楚，那个女人不是美那子而是丹野怜子。

仓桥满男被碾死的尸体在门司的隧道内被发现，这个报道在8月8日上午5点半立刻传到西福冈警察署“望乡庄杀人事件特别搜查总部”。

仓桥满男于当天早晨搭上3点25分从博多出发的上行快车“白山号”，目的地是广岛。火车将在8点53分到达广岛，9点半在广岛有一个造船公司使用钢材的招标会议，仓桥便是准备参加这个会议的。

仓桥的尸体被发现一事之所以如此迅速地传到总部，是因为有两位刑警一直在跟踪着他。由于仓桥和百合枝被认为是嫌疑犯，百合枝已失踪4天，仓桥虽然极力否认他是凶手，而且没有潜逃的意思，警方也由于没有证据而无法逮捕他，但还是秘密派了警察跟踪，以查证他是否和百合枝接触。不过，这一点似乎也没有结果。

8月8日凌晨3点25分，仓桥从博多车站上了“白山号”，他的票是倒数第二个车厢A卧铺的A8下铺。

两个刑警在后面跟踪，不敢过于靠近，怕被发现。他们坐在吸烟室的椅子上，从玻璃门窥视仓桥的卧铺。仓桥并未立刻睡着，但也没有出去的打算。

到达门司站时已是4点46分，这个站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也许通过卧铺车厢的人会挡住刑警的视线一会儿，但是他们并未看到仓桥本人走出去，也没看到类似百合枝的女人出现在车内。

然而，列车于4点53分自门司开出之后，穿着衬衫和长裤的仓桥穿上拖鞋从后方走了出去。

这时警察之中的丰浦判断仓桥是要上厕所。

由于他们的任务只是盯梢，不能跟着仓桥一起上厕所，而且仓桥既无逃走或自杀的可能性，也不是居所不定的犯人。他现在代理丹野主持公司的一切事务，从未有自杀或逃跑的企图，所以丰浦刑警没有立刻跟着仓桥，并不是他偷懒或疏忽了。

仓桥走出卧铺车厢，门即被掩上，门外就是洗手间，丰浦略微地看了一下，但是因夜间车内灯光微弱，无法确认仓桥是否进了洗手间。

3分钟之后，丰浦和石上刑警也向后面走去。但是，后面的洗手间打着“空”的灯号，敲敲门没人答应。他们打开门一看，里面是空的。糟了！丰浦暗叫不妙，不过，列车正在隧道内行驶，任何人也无法逃走。他们两人想到仓桥可能到最后一节车厢的B卧铺去与人会合，这个人或许就是高见百合枝。

丰浦走到B卧铺，这一瞬间有人“啊”地大叫一声，B卧铺左侧手动式门被打开，隧道内的一股股烟气直往车厢里冲进来，强风也不断地往上吹。

大约2分钟后，列车到达下关，石上刑警留在车上，丰浦下车立刻请铁路警察协助，与门司站联系，搜查隧道。当丰浦看见车厢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已经预测到仓桥难逃一死了。

随后果然在铁轨上发现了仓桥被碾死的尸体。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

仓桥的死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他杀。

不说也知道，仓桥已被警方列为杀害丹野靖久的凶手，他本人也十分明白这一点。刑警的盯梢他可能也略知一二，表面上始终装做很平静的样子，但是内心必然紧张恐惧，不安到了极点。如果他真的杀害丹野并利用高见百合枝伪装不在现场证明，他应该了解被捕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样想的话，仓

桥便是自杀无疑。

但是，从仓桥的情况来看，也很可能是他杀，做案动机有三点：

第一，仓桥和同谋杀死丹野，这个同犯为免于被捕而杀死仓桥以灭口。

第二，有人相信仓桥就是杀害丹野的凶手。为了报仇而杀害仓桥。仓桥被列为凶手嫌疑，并有刑警跟踪的事，除了警方以外并没有人知道。

第三，凶手对仓桥有个人恩怨或是嫉妒。

若是第一个动机，凶手可能是高见百合枝。仓桥如果和百合枝为同谋，仓桥的存在对百合枝非常危险，同样的，百合枝的存在也威胁着仓桥，二人为共犯的情况下，仓桥必为主犯，而百合枝只协助他做不在现场证明。虽然百合枝为了灭口而将仓桥杀死的动机有点勉强，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杀人的从犯同样也有很重的罪，百合枝尚年轻，将来仍有前途，正在逃亡的百合枝很有可能因此而除掉仓桥。

若是第二个可能性——杀死仓桥为报仇的说法，凶手就只有丹野怜子一个人了。怜子是丹野的亲妹妹，仓桥与怜子订婚的目的就是丹野钢材，如今丹野已死，他即将与怜子结婚，整个公司就等于仓桥的了，怜子不会允许仓桥这样，愤而将他害死。

第三种情况也不无可能。丹野死后，公司事实上会由仓桥管理，在公司里必然有人嫉妒或怨恨他，此人会利用望乡庄事件尚未真相大白之际下手除去仓桥，所以这一点也必须列入考虑之内。

另外还有一个人——郡司祥平也不能疏漏。郡司曾请求丹野为他的支票背书，企图以此而重振雄风，挽救九州钢铁破产的危机。丹野本人或许会接受郡司之请求，但一旁的仓桥强烈反对，并献计丹野暂时躲避，郡司确实是这样认为。郡司曾一再说出不利仓桥的言语，这也难怪，因为他是白手起家，苦心经营才有如此的规模，他深爱自己的公司，想尽一切办法力图挽救，却遇到仓桥这个克星，他自然恨之入骨……

以上这些人都有杀害仓桥的可能。

然而，如果是他杀，凶手采取什么方法呢？

和望乡庄事件对照，本案从一开始就可想象是一种十分细致的手段。

凶手下手的时间是“白山号”快车从门司出发进入隧道之后，也就是4点53分至5点之间，大约只有7分钟的限定（“白山号”在5点零2分到达下关）。

案发现场是“白山号”快车最后一节车厢B卧铺的前面通道口，凶手先打开左侧手动式门，等到仓桥经过时突然把他推下去。若是这样，凶手也有可能是女性。

其次是约仓桥到门边来，这也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是凶手预先和仓桥约好，指示他到后部的B卧铺车或门边来。

第二，仓桥从博多上车后至案发之前，凶手接近仓桥的卧铺，约他到B卧铺车去。若为这种情况，凶手接近仓桥是在4点46分到达门司至53分开车之间的7分钟，因为从博多到门司之间，丰浦一直盯着仓桥，没有什么动静。

在门司站停车之时，乘客有所变动，来来往往的人挡住了丰浦的视线，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跟仓桥说话，丰浦也无法发现。

若是这种情况，凶手竟然冒刑警盯梢的危险下手，这个凶手必然不知道仓桥已被跟踪；或者他已精密计算过刑警的位置，找到机会接近仓桥。

丰浦刑警在下关下车后，留在车上的石上刑警询问仓桥周围的乘客，他们都表示5点左右，仓桥上铺的乘客及前后左右的乘客都在睡觉，没有发现什么情形。石上随后又调查B卧铺车，并且再向前方走去，查遍全车都没有看到高见百合枝，当然与仓桥有关系的任何人都没见到。当时石上并不知道仓桥已经死亡。

总之，仓桥如果是他杀的话，他一定先被约到门边，而且凶手与仓桥之间必然有什么迫切需要见面的事，他们约好在列车上谈判，谈不拢就下手。

自从高见百合枝失踪以来，搜查总部陷于一片焦躁之中，而且有一种紧张的气氛逐渐膨胀起来。

首先必须调查仓桥满男是否有自杀企图。

同时，搜寻百合枝的工作也重新加强。跟踪的刑警很明确地表示，百合枝自8月4日上午11点失踪之后一直没有和仓桥见面，百合枝遭仓桥杀害的可能性非常小，她一定还躲藏在某个地方。

另一方面也要调查郡司祥平、丹野怜子和丹野钢材的一些人。

中午的搜查会议就是报告这些调查的结果。

据仓桥身边的人表示，仓桥不可能自杀，因自从丹野过世之后，仓桥对丹野钢材的经营显得无比的热心，他雄心勃勃地争取各厂商的生意。

而且从仓桥的性格来看，他也不像一个会去自杀的男人。不论警方如何追查，仓桥始终显出他是无辜的。

“郡司祥平没有确实的不在现场证明。”

香月刑警首先提出报告。

“郡司说他本人在家里睡觉，其妻也这样表示，但是因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家里没有其他外人，所以妻子的证言并不能起作用。”

郡司祥平在担任九州钢铁董事长时期，他们住在南公园附近高级住宅区里，破产后便搬到郊外普通住宅区，也不再使用佣人了。

“郡司相当憎恨仓桥，每当他提到支票背书一事，他就怒气冲冲地指责仓桥。”

丹野怜子由中川负责调查。

“丹野怜子的不在现场证明有点可疑。”

中川一边看着笔记，一边报告。离开丹野怜子之后，中川又到博多站调查了一下。

“事件发生当时，丹野怜子正在下行快车‘贝普3号’中。她从大阪到小仓，又改换快车‘樱岛号’，于6点45分左右回到福冈。”

“她一个人吗？”

小田切问道。

“是的，丹野怜子于前天8月6日到东京出差，昨天7日到大阪分公司，旋即乘大阪19点零7分发出的‘贝普3号’。她是以出差的名义出去散心，所以并未预定什么火车，完全看当时情况而决定车次。当她到大阪车站时，其他列车均已客满，只能搭乘‘贝普3号’。”

“唔……当‘白山号’通过隧道时，‘贝普3号’在什么地方？”

“事件发生在4点53分至5点之间的7分钟内，当时下行的‘贝普3号’正在下关以东附近，这是一个奇特的偶然吧。事件之后，上行的‘白山号’于5点零2分到达下关，另一方面，下行的‘贝普3号’也同样地于5点零2分到达下关，也就是说，两车在事件发生后曾经交会过。”

“啊……但是，丹野怜子如果真的上了‘贝普3号’，她就不可能是凶手了。”

宗像科长双手抱在胸前，喃喃自语，其他的办案人员也都是思考的表情，没有人提出反驳。或许丹野怜子可以在下关下车，但那时“白山号”上的事件已发生，在时间上根本不可能下手。

“丹野怜子确实有乘下行快车的证据吗？”

飞田刑警问。

“丹野怜子说她独自一人乘车，车上其他乘客都已经睡着了，可能没有人记得她的长相。不过当列车停在广岛时，她曾经到月台上吃了一碗方便面。”

“方便面？……但是当时广岛是半夜啊！”

小田切睁大了眼睛说。

“是的，‘贝普3号’到达广岛站时是零点59分，停了5分钟，1点零4分开车。由于广岛站上行下行的火车都会停站，因此车站的快餐馆是全天候经营的，这是我询问博多站得到的情况。丹野怜子上车后可能睡不着而觉得肚子饿，看到广岛站的快餐馆还在营业就下去吃一碗面也有可能，其他也有三四个客人下去吃，怜子说她还和卖面的老板聊了几句话。由于她在电视公司制作节目，她和老板之间可谈的事情颇多，等到火车快要出发了，她才急忙跳上车，这一点可以问广岛站卖面的老板就知道了。”

“好的，我们立刻找个人拿丹野怜子的照片去广岛。”

宗像科长毫不犹豫地说。

冬木悟郎到达福冈之后立即知道了三天前在博多湾捞起的女尸不是朝冈美那子。

他在小仓改乘快车“樱岛号”，6点38分到达博多站，在站内打公用电话给福冈分社的社会部。与冬木相熟的记者告诉他博多湾女尸的身份已查明，系一单身女郎，因失恋而投海自尽，其家属也已认尸云云。

冬木也因此放下心来，但那人又报告了另一个消息。

“今天早晨又发生了一件事，与西署有关，你还没跟他们联系吗？”

“西署？”

西署是望乡庄事件的辖区，冬木的心又紧了一下。

“是。今天早晨在门司和下关的隧道内发现了仓桥满男的尸体。”

“……”

冬木立刻想起了隧道中的情形以及门司月台上所听到的事情。原来车站服务人员所说的那个30岁左右的男性死者就是仓桥满男。

“根据警方调查，仓桥于今早乘博多开的3点25分上行快车‘白山号’，自最后一节车厢跌落隧道中，自杀或他杀不详，目前正在调查中。”

这是对方全部的资料。冬木再一次确认仓桥所乘的列车后，对方把电话挂了。

手上拿着听筒，冬木又开始想那些问题。水中浮尸不是美那子，可以安心了，但昨晚在大阪车站见到的酷似美那子的女人，是否就是今早看见的丹野怜子呢？又为什么呢？如果不是，那个女人又到哪里去了？

冬木摇摇头，走到小卖部去。车站内此时已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多是赶着上班或上学的人。

冬木在店里买了张时刻表，走出车站。博多车站在七八年前改建新站，车站正面建了许多高楼大厦，商店不少，停车场前也有些新盖的建筑物。咖啡馆还没开门，冬木只好沿着马路走进一家小的餐厅。

坐在座位上，面对着侍者刚端来的大酱汤，冬木的思绪又集中到一个问题上：

乘下行快车“贝普3号”的乘客是否有可能在隧道内把乘上行快车“白山号”的仓桥推落于隧道中呢？

“白山号”在隧道内发生事情以后，于5点零2分才在下关和“贝普3号”会车。所以，冬木现在所怀疑的对象从大阪到门司一直都在“贝普3号”车上，这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仓桥从“白山号”上推下去吧。

但是……

冬木的眼前又浮现出大阪车站月台上那个穿蓝色外套的女人，当时冬木的确看到她上了“贝普3号”，也不可能一上车又下车。

但是上了车之后，她又怎样了呢？

假定她有计划在隧道内杀害乘“白山号”的仓桥的话，她应该立刻下火车，再飞快地赶到隧道以西搭乘“白山号”。

从大阪到九州，当然利用飞机要比火车快的多。

冬木喝了一口大酱汤，打开新买的时刻表，查看航空时刻表那一页。

下行“贝普3号”从大阪出发是19点零7分，这之后乘车直奔机场最少需要20分钟。

这样的话，有3班飞机可以搭乘：

（大阪）19：50——（福冈）20：45

（大阪）20：15——（福冈）21：50

（大阪）21：50——（福冈）22：45

每一班飞机均可赶上第二天上午3点25分从博多出发的“白山号”。

如果她真的搭飞机到福冈再搭乘“白山号”，并预先设下借口诱使仓桥来到B卧铺的门边，在仓桥没有警戒之下，把他推下火车……

这个推理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白山号”完成计划之后，她还要再返回下行“贝普3号”车上。

这一点就比较简单了，“贝普3号”与“白山号”在下关曾经会车……是的，冬木逐渐想起来，当时他看到“白山号”也同时进站。

冬木急忙翻出时刻表来看。上行的“白山号”到达下关是5点零2分，停车9分钟，5点11分才再出发。

下行的“贝普3号”同样于5点零2分到达下关，停车7分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返回“贝普3号”。

冬木的心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拿出笔记本把“女人的行踪”列了出来：

（1）8月7日搭上大阪19点零7分发出的下行快车“贝普3号”后立刻下车。

（2）乘出租车至大阪机场，需20分钟。

（3）乘日本航空323班次大阪19点50分起飞至福冈20点45分到达的飞机（其他两班均可）。

（4）从福冈机场乘出租车至博多车站，所需时间约15分钟。

（5）8月8日乘博多凌晨3点25分发出的上行快车“白山号”，凌晨4点53分~5点零2分，在隧道内行凶。

（6）5点零2分在下关下车，立刻乘下行“贝普3号”。

（7）5点16分到达门司……

冬木看着自己所列的表，兴奋的心情逐渐冷却，代之而起的是无以言喻的悲哀。

高见百合枝被发现的快报是于仓桥满男的尸体在隧道内被发现的当天下午3点。正确说起来应该是百合枝自己到派出所投案的。

这个派出所位于福冈县系岛郡芥屋——系岛郡在县的西部，北半部是突出于玄界滩的系岛半岛，是一个安静的农渔村庄。芥屋位于半岛西北端，北侧有一个称为芥屋之大门的海蚀断崖，西侧为沙滩，夏季是游泳胜地。派出所位于断崖与海水浴场中间，颇为孤立。

当天下午3点，一位年约二十三四岁、穿着剪裁合身的蓝色套装的美丽小姐独自一人来到派出所。派出所内只有一位50岁的巡警青岛，当他一看到这个女人远远走来便有一种直觉：她可能与某个案件有关。这个女人脚步不稳、脸色苍白，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时，青岛立刻认出她就是4天前被通知注意的“高见百合枝”。

青岛还未开口，这个女人就先自我介绍。

“我是高见百合枝，我……仓桥被杀死了……不是我杀的。”

百合枝似乎吓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旁边有一把椅子，她立刻坐下来。

青岛立刻与西福冈署联系。

大约1小时之后，百合枝被带到西署。宗像科长、中川组长等署内高级刑警及县警广池科长把她团团围住。此时百合枝的情绪已显得比较稳定了。

“这几天你都藏在哪儿呢？”

宗像科长一边看着百合枝一边问道。这个女人容貌端正，给人的印象深刻。她的脸色苍白，眼睑低垂。

“芥屋的鹤见妇产医院。”

声音很低但很清楚。

“那地方有熟人吗？”

“是的……我父亲和院长过去是好朋友，我以前也去那里玩过一次，因此住在那里。”

“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宗像加强语气说。

“你和仓桥满男相爱，并和他共谋企图杀害丹野，这个事实你承认吧？”

此话一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感觉。

“是的。”

百合枝倒是回答的很干脆。她的面孔扭曲，用力咬着下唇，眼睛仍然低垂着。

“好，那么你把8月4日离开井尻铁工所后的情形说一遍。”

百合枝点点头，稍微沉默了一下。她已有全盘托出的决心，神色镇定，便以坚定的语气开始说出：

“那天早晨，我到公司上班，仓桥告诉我事情恐怕有麻烦了，叫我暂时躲一下比较好……”

仓桥已感觉出警方怀疑自己与百合枝的关系，并怀疑二人共同谋害丹野，但因为缺乏证据，他决定否认到底。但是，假如百合枝被捕，他们的关系必将公开，所以他觉得百合枝最好能躲起来。

至于躲藏的地点，二人紧急做了商量。仓桥无处可想，百合枝想到鹤见

妇产医院，院长鹤见已 70 岁，对百合枝颇有好感，过去鹤见曾被控告私自售卖医疗用麻醉药给暴力团，但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百合枝曾听父亲说过鹤见是一个好好先生，有什么可以找他帮忙。

于是百合枝决定到芥屋去，她告诉院长说“被一个坏男人纠缠想来避一阵子”。

鹤见毫不怀疑，立刻给她办住院手续。她也没对护士说什么。

仓桥偶尔打电话来。他告诉她事态越来越坏，要为她找一个更安全的场所，一再要她忍耐。

第 3 天早上——仓桥死的前一天，仓桥还打电话给她，说他好像已被刑警盯梢，当天下午会有一个名叫柴田的男人打电话给她，在电话中约好时间后，到芥屋断崖附近人迹稀少的树林中和柴田见面。柴田会用他的车子送她到阿苏山麓别墅中。等到警方的监视缓和之后，他也会赶到别墅去，再商量今后的事。

百合枝等待的“柴田”的电话一直未打来，当天晚上她都没敢睡觉。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中午听收音机播报仓桥已死的新闻，并已把自己列入重要从犯，她越想越恐怖，不想再逃亡了，便到派出所投案。

百合枝的供述简洁而合理，完全没有松散胡说的感觉。

广池科长挪动他那肥胖的上身，仔细地瞧着百合枝说：

“那个名叫柴田的男人你认识吗？”

“我没见过他，不过常听仓桥说起这个人。他是福冈橡胶公司的，和仓桥是高中时代的好友，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

广池与宗像对看了一眼。福冈橡胶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企业，董事长的确叫“柴田”，地方上的刑警都认识他，这件事必须快速调查。

“那么，我再问你望乡庄的事件。”

宗像声音更尖锐了。

“你在 7 月 16 日早上 7 点左右潜入望乡庄 15 号房间，9 点 50 分左右离开房间，在楼梯口遇到 10 号房间的太太，这件事是事实吗？”

“是的。”

百合枝的声音很细小。

“有什么目的吗？”

“房间，情形……为了把房间稍微改变一下。”

“具体说一下。”

“我先把窗帘打开……8 点左右报纸和牛奶都送来了，我把报纸拿到卧室枕头边，牛奶倒掉，空瓶放在洗碗池内，临走之前又把窗帘拉上，把门锁好。”

“这之后，10 点时你到外面打电话至 15 号房间吧？”

“是的……”

“在哪里打的？”

“西里住宅区内科医院。”

“电话铃响多久呢？”

问到这里，百合枝觉得十分惊讶，她睁大眼睛，随即又垂下眼睑。

“5 分钟左右。”

“5 分钟之后挂掉，这是仓桥叫你做得吗？”

“是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包括电话在内都是仓桥指示，其目的在使行凶时间看起来是16日早上10点到10点半左右，使仓桥有不在现场证明吧。”

“是的。”

百合枝的声音已完全没有感情，只是机械地回答。

然后一阵沉默，只有冷气机运转的声音。广池又打破了沉默。

“16日早晨，你进到望乡庄15号房间时，室内的状况如何？”

“好像有一番打斗过的凌乱，董事长他……倒在椅子后面，我尽量避免看到他……”

百合枝的声音颤抖，性感迷人的双唇如今已失去血色。

“丹野先生于前夜即7月15日夜被仓桥满男杀害了吧？”

“……”

百合枝咬住下唇，低着头，空气之中再度弥漫着紧张的令人窒息的气息。

“7月15日夜，仓桥到望乡庄15号房间杀害了丹野，第二天你秘密潜入现场，改变现场情况，然后他在别府和福冈打电话，使作案时间看起来像16日早上，这些都是你们两人计划好的吗？”

百合枝抬起头来，不知不觉地和广池四目相接，然后她又把视线落在自己膝上。

“正如你所说的，不，我本来并不这样打算，我不想去现场，仓桥看我不太情愿的样子，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

“他说其实杀掉董事长的人并不是他自己。7月15日夜9点半左右，他本想到15号房间去找董事长并杀了他，但是他去的时候董事长已经遇害了——他说这些话我并不相信，我觉得他可能在骗我。但是，当我听到仓桥被杀的消息时我却相信他的话了，他说的是真的，仓桥绝不是杀害董事长的真正凶手！”

百合枝大声叫着，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声音也激烈地颤抖。

刑警们都不约而同地对看着。

“总之……”宗像科长说，“仓桥和你有共同谋害丹野的计划确有其事吧。”

“是的。”

“你先把这件事详细说一遍，为什么要杀丹野？”

在宗像的催促下，百合枝说出了二人共谋的经过：

仓桥和百合枝之间的关系已有4年之久，周围的人都没发现，可能是由于在这之前大家传说丹野和百合枝有关系吧。当时丹野的妻子刚过世不久，年轻而迷人的百合枝跟在董事长身旁，自然令人联想他们二人会有那种关系。仓桥每次和百合枝幽会都非常小心，他恐怕被丹野发现。

不过，仓桥和百合枝却没有正式结婚的打算。百合枝曾经向仓桥提起过，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但也没有拒绝的表示。

然而，怜子和仓桥突然迅速亲密起来，事情又有所改变。怜子由于情人飞机失事，感到十分伤心而搬离其兄的住家，独居于公寓中，仓桥便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怜子的好感，不久两人便订婚了。

当然，百合枝无法保持沉默，她责问仓桥，并威胁他若不与怜子分手，她将要把二人的关系告诉怜子和丹野，这么一来，兄妹二人自然十分生气，对仓桥不利。

不料仓桥却趁机向百合枝吐露真心话。

仓桥把他多年来所积聚的不满都说了出来。他现在在丹野钢材确实也位高权重，但这只是丹野利用仓桥的头脑和人际关系的策略而已，事实上丹野从未有让仓桥经营的念头，他自己掌握了公司的股份，一股也没分给仓桥。

丹野钢材在初创之初只不过是一家小型工厂而已，今天能在钢铁不景气的状况下飞黄腾达，可以说完全是仓桥的功劳，仓桥又是个野心家，当然不满丹野的作风。

不过，仓桥自己没有资本，他没办法离开丹野钢材自组公司。他意识到这一辈子都要在丹野手下做事了。

丹野是才 40 岁的壮年，仓桥只比他小 6 岁，因此，仓桥这一生别想位居丹野钢材最顶上的位置，但仓桥又实在渴望获得这个位置。

仓桥说他之所以和怜子接近就是计划的开始。他在百合枝的耳畔诉说着他的计划：他如何与怜子结婚，结婚之后想办法除去丹野，丹野的财产就变成怜子的，然后他再慢慢地把公司股权都转到仓桥的名下，这是很有把握的事。怜子婚后还要上班，她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必然不肯做家事，这时仓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掉她，另娶百合枝为妻……所以，仓桥要百合枝为未来而忍耐。

百合枝非常相信仓桥的话，她也就不在乎了。同时她还想到仓桥有朝一日能财势两得，那才是她所希望的。出生于大分县贫穷农家的百合枝从小便憧憬着都市的生活，能过得优裕而享受富有，就是她所追求的目标。

仓桥把这么重大的计划告诉自己，当然不会背叛自己了，而百合枝也不会去阻碍仓桥的计划，而且万一怜子发现自己和仓桥的关系，他的计划就会全部泡汤。

不久，仓桥和怜子正式订婚，并决定秋天结婚。然而，6 月底却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仓桥和百合枝二人的计划都乱了。

丹野突然表示他有再婚的意思。

百合枝说到这里时，大家都屏息静待，几乎透不过气来。

“再婚？——说他和谁结婚了吗？”

广池怪异的问话并未引起其他人的笑意。

“是的。”

“对方是谁？”

“我知道的并不详细，仓桥大概知道的比较多吧。不过董事长显然已打算在最近就要结婚。对方似乎有什么事还没有解决，一两天内不可能结婚，但一个月后就能处理好。董事长很希望早一点结婚，他说话的神情也变年轻了。”

“请你把那个女性具体描述一下。”

“好的，因为某种缘故，对方不愿意公开举行婚礼，只说简单一点就行了。但仓桥觉得事情并不如此单纯，在他的追问下，董事长才说这个女人还是别人的妻子呢，而且他们不过是在俱乐部见过一次面而已……”

百合枝所听到的只是这些而已。

不论对方是怎样的女人，只要丹野一结婚，仓桥的计划就完蛋了。因为即使丹野死了，他的财产仍然落入妻子手中，要是生了儿子，儿子与妻子继承，怜子则一点儿也没份儿。

情急之下，仓桥决定提早下手，因为他和怜子已经正式订婚，虽然丹野

死了，这个关系也不致于发生变化，而且怜子也说不定会因为哥哥死了没有依靠而急于结婚。想了又想，仓桥决定在和怜子结婚之前杀了丹野，这样他的嫌疑也会少一些。

事有凑巧，九州钢铁适逢此时发生经营危机，郡司祥平请求丹野为他做支票背书，董事长为了逃避而决定暂时藏起来，仓桥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

“果然是仓桥劝丹野做暂时性的躲避呀。”

中川头一次说话。

“不，并不完全是，起初董事长不知道如何拒绝郡司的要求。仓桥坚决反对，他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势判断，如果替郡司背书，两人会一起垮掉。董事长也觉得很有道理，但又不好意思当面拒绝郡司，最后董事长自己提出隐匿的计划，让外界以为他失踪了。这时董事长早已有了住处的安排。”

“就是望乡庄 15 号房间吧？”

“是的。”

“原来如此……”

中川重重地点头。丹野心里早有安排，他在自己躲避之前的半个月即 6 月 25 日，已租下望乡庄 15 号房间，让谜一般的女人住进去，而这个女人也就是丹野再婚的对象，现在已大致明白了。

宗像接着说：

“不论是谁提出的计划，丹野失踪的时间及隐藏地点、理由等，仓桥都知道吧。”

“是的”。

“那么 7 月 15 日丹野打电话给仓桥并告诉他 15 号房间的电话号码都是谎话了。”

“是的”。

“那时候丹野已经被杀了吧。”

“大概是吧……”

“你们的做案计划可否再说详细一点？”

“是……”

百合枝的口气十分的平淡。

最初的计划是——7 月 15 日晚上 9 点到 9 点半之间，仓桥假称有急事要找丹野而到望乡庄 15 号房间。

在这之前，仓桥曾两次秘密地夜访丹野。据丹野说，邻居不会知道这里的动静，只等九州钢铁破产定案就可以回去了。

然而，仓桥下手杀害丹野的方法是暗藏一把匕首在身上，行凶之后再吧凶器带回去。丹野近来稍有发胖且缺乏运动，心脏衰弱。反之，仓桥自学生时代起即不断地游泳健身，他有把握打得过丹野。作案之后，仓桥把 15 号房间锁上，钥匙带走，立刻复制一把钥匙给百合枝。天神夜市有一家专门打造钥匙的店，3 分钟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 6 点 45 分左右，百合枝拿着丹野的钥匙和新做的钥匙到 15 号房间，布置好窗帘、牛奶、报纸，改装成 16 日早上丹野还活着的情形，丹野的钥匙放回小茶几的抽屉里，再用新做的钥匙锁上门。两把钥匙中少了一把，可引开警方搜查的方向。

百合枝出了望乡庄之后，在 10 点前从外部打电话到 15 号房间，使电话铃响声连续 5 分钟之久。另一方面，仓桥于 10 点整请别府旅馆服务台拨同一

个电话号码至 15 号房间，留下占线的纪录。

二人就是如此把丹野遇害时间伪装成 16 日早上 10 点至 10 点半之间。仓桥不在现场证明无懈可击，而百合枝可能被怀疑是共犯，因此 16 日上午 10 点左右她到西里住宅区某诊所检查身体，到 11 点左右之前，一步未离开诊所，这就是她的不在现场证明（但 9 点 50 分走出 15 号房间时不慎被 10 号房间的太太撞见是一个重大的失败。鉴于此，百合枝觉得在附近做不在现场证明可能对她不利，因此到医院后即立刻打电话，但未接受检查，匆匆离去）。

“16 日早上我的行动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只是仓桥却说出奇怪的话……”

“仓桥说丹野不是他杀的，在他到达时，丹野已经被杀害了！”

“是的，他说 15 日晚上 9 点半他按照预定计划到 15 号房间，敲敲门却没人回答，他以为丹野已经睡着了便推门进去，门没锁。屋子里很黑，也没有声音，仓桥打开灯，赫然发现董事长的尸体。”

仓桥对百合枝说，屋子里显然有格斗后的样子。当他在凌乱的房里发现了董事长的尸体时，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去叫警察来，但又怕自己被怀疑是凶手，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丹野的住处，他杀人的动机也最强，同时凶手已经跑掉，他又没有不在现场证明……种种的条件都对他不利。

结果，仓桥没有动现场，仅从小茶几抽屉中取走房间的钥匙，再把自己的指纹拭掉，关掉电灯，锁上门后逃走。

“由于我在 16 日早上被 10 号房间的人看到，仓桥为了怕我们两人的关系暴露，叫我逃走比较好。他还说本来他是和案情无关的，但这一来，我被人看到就必定成为破绽的起因，还是逃走比较好……起初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我现在想起来，如果仓桥说的是实话，他说不定知道真凶是谁，想利用真凶做什么事。事实果然如此，他本想威胁真凶，却反而被害死……”

百合枝的供述告一段落，搜查总部立即展开调查。

芥屋的鹤见妇产医院院长很干脆地承认他收容百合枝的事，但是他说因百合枝被不良分子胁迫，他才以住院的形式收容她，鹤见根本不知道百合枝被警方通缉。

根据护士的证言，百合枝在住院的四天当中，一步也未曾离开过，仓桥坠车而死的 8 日上午 5 点左右，百合枝确实睡在病床上。

另一方面，对仓桥所说的柴田，警方也查证过了。柴田典和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他和仓桥已有半年不见，他也不知道仓桥已死的消息，况且仓桥所说的阿苏山麓的别墅，公司方面已预定在那儿盖一座高尔夫球场，因此别墅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已拆掉，现在根本不存在了。

警方调查的结果，柴田所说的话确实是真的，看来仓桥对百合枝是随便说的。不过，仓桥要百合枝等柴田的电话，并且要她到芥屋断崖去和柴田相见，而断崖上是松林，就是白天也没有人会去，同时百合枝也没见过柴田这个人，由此可以导出一个推理：

正如百合枝的直觉，仓桥知道真凶是谁，并且欲威胁他做什么事——这件事其实也就是杀害百合枝。

或许仓桥在向百合枝表明心迹的时候就想杀了她，老早就已有计划。丹野既已死亡，仓桥又与怜子正式订婚，不久即将结婚，那他就是怜子的丈夫，当然也有权继承丹野钢材——这正是他梦寐已久的。于是，百合枝的存在对他已成为障碍，如果她把两人之间的事公开，对仓桥十分不利。仓桥要求百

百合枝协助自己杀害丹野，然后再除去百合枝，岂不一举两得。

但是，当仓桥准备下手之际，7月15日他潜入望乡庄15号房间时，发现丹野已经遇害。

在现场，仓桥从某个理由推测出真凶杀害丹野的意图，他不去通知警察，反而按照预定计划让百合枝布置成16日早上遇害的情形，仓桥可以获得不在现场证明，而真凶也可以逍遥法外，但是他要趁此要挟真凶。

仓桥要威胁真凶为他除去百合枝，看来这个人恐怕和百合枝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个人要是杀了百合枝，被怀疑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仓桥在百合枝被害之时，也为自己做了很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仓桥要求对方所做的事并没有实现，反而是他自己被杀死。的确，真正的凶手杀害和丹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而又不明白谁是真凶的百合枝，还不如除去仓桥才是上策。

百合枝的供述为整个事件带来新的观点，仓桥的死系他杀的可能性提高。同时，丹野在住进望乡庄15号房间之前在该室出入的女人必须严密搜查。这个女人即丹野再婚的对象，她与丹野被害有直接的关系。

警方到丹野钢材和仓桥的公寓内带走一些遗物，这些东西可能成为有利的线索。

这个线索就是关于那个关键女人的材料。

第十一章 美那子的踪迹

1

光泽而呈暗红色的卷发垂在肩上，苗条的身材穿着蓝色外套的女人，现在就站在冬木眼前。她戴的是假发，却掩饰的很好，看起来仿佛真发，丰厚的头发包住女人的脸，使她的脸显得更小更白。

女人的背后是玻璃窗，窗外一片福冈市的夜景。这个房子是临街的三层楼建筑物，到了夜晚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整个中洲的繁华，但是因隔音设备很好，屋子里十分安静。

“现在，你都知道了吧？”

经过长长的沉默之后，丹野怜子以僵硬的声音开口说话。

冬木默然地点头，又看了怜子一眼，的确非常相似。虽然她的圆脸略显稚嫩，与美那子完全不同，但是她那苗条的身材穿着外套，整个来说远看和美那子十分相像，也难怪冬木头一次到 SBC 找怜子时，在楼梯口看到怜子即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看到冬木一直注视着她，怜子快速进入卧室内，大约 5 分钟后出来，已然变回原来的她——黑色短发，柔和的粉红色西服，这才是冬木见惯了的怜子。

怜子重新坐下来，双手放在膝上，眼睛瞪着双手。

“今天早上，我在门司月台看到你在‘贝普 3 号’的脸便有一种直觉，那个类似美那子、穿着蓝色外套的女人果然就是你化装的吧？”

怜子已经完全承认事实，冬木也就直言不讳了。

“在京都会场中看到那个女人，的确使我迷惑了一阵子，她真的是美那子吗？但是因为距离远，看不清楚。在东京机场我却看得很清楚——因此我想或许是另外一个人吧。不过在门司看到你我立刻就想起来了，是否我曾经跟你描述过美那子出现于东京机场的打扮？”

怜子一直低头听着。

“虽然如此，我却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化装成美那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不过，到了福冈后不久，知道仓桥的事件时，我就有了答案。”

怜子这时抬起头来，露出不安的眼神看着冬木。

“根据我的猜测……”

冬木在怜子的注视下，一口气说了出来。

“你故意打扮成美那子的模样吸引我的注意，让我也乘上‘贝普 3 号’，使我以为那件案子是美那子做的。”

“那件案件——”

“是的，你在大阪装扮成美那子，并且乘‘贝普 3 号’。其次，在门司以西——大概是小仓吧，改乘开往博多的快车，想再以美那子的姿态让我看到，但是没想到在门司却让我看到了丹野怜子原来的姿态，所以过了门司以后你就不再改装了。我也因为看到怜子而发现了‘美那子’就是怜子的事实——或许你在门司以西仍穿着美那子的衣服让其他乘客看到，当然你可以在事后说我就是证人。”

“证人——？”

怜子显得不安和困惑。

“你说的我不太懂，你刚才说作案，是什么事呢？”

“当然是把仓桥满男从列车上推到隧道的事。”

“……”

“你改装成美那子把仓桥杀掉，嫁祸给美那子。”

“这……这……不是这样的。”

怜子表情呆然，不断地摇头，脸色苍白，声音颤抖。

“的确……我是打扮成美那子想引起你的注意，在京都会场和大阪车站出现的都是我，我也乘了‘贝普3号’，但我并没有杀死仓桥。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在下行快车上，怎么可能去上行快车杀人……”

“是的，你当然会这样说，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不仔细想或许有可能。但是，只要用一个简单的计谋就可以了，并且能让我以为是美那子杀死仓桥的。”

“为什么有可能？”

怜子张大双眼，不服气地问。

“其实你并没有上‘贝普3号’，你虽然上了车却立刻下车，改乘出租车去大阪机场。”

冬木拿出早上在博多车站买的时刻表，在怜子面前打开。

“从大阪机场你可以乘3班飞机到福冈，还有很充裕的时间乘上午3点25分博多车站开出的上行快车‘白山号’。”

“……”

“你在博多车站乘‘白山号’，那时也许还穿着美那子的衣服吧，然后你在隧道内约仓桥到车门边，当然有各种借口，或者老早就约好的——你把车门打开等他，等仓桥出现时冷不防把他推下去。”

“……”

“不久，上行的‘白山号’于5点零2分抵达下关站，在同一时刻，下行的‘贝普3号’也正好进入月台，你立刻换车，回到‘贝普3号’，让我以为美那子从大阪到小仓一直都在‘贝普3号’车上。不过仓桥死了，我也就看破你的计划了。”

冬木说完，怜子咬着下唇，看着桌上的笔记本。她起初的惊讶已经消失，苍白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的确，这是一个很好的计谋。”

怜子的声音意外地平静。

“然而，这只是纸上的计划吧。我并没有搭乘飞机也没有谋害仓桥，我的确从大阪车站上了‘贝普3号’，直到小仓站为止。”

“你一定会问有什么证据吧？一直在车上的证据。”

怜子的声音有点哭笑混合的感觉。

“证据我可不止一个——我在大阪上了‘贝普3号’之后，立刻到最近的洗手间去，把假发拿掉塞进皮包内，换了另一副眼镜，然后走到前面车厢，坐在座位上。你那时在车上到处找人，但是你只注意发型与外套，而我已把外套脱掉，穿着米黄色套装，低头看杂志。你只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半夜里，大家都在睡觉，你不方便找人。我也想睡一下，但怎么也睡不着，而且自中午以后一直没吃东西，肚子很饿更睡不着觉。到了广岛站，月台上有人在卖面，我就赶紧跳下去，吃了一碗面。”

“……”

“其实，在仓桥的尸体被发现之后，警察便已找上门来，要我的不在现场证明，我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他们了。警方还拿着我的照片向面摊老板查证，卖面的老板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因此能够证明我的确一直是在‘贝普3号’车上，这也就是我的不在现场证明，刚才西署的中川刑警还打电话告诉我已经查证过了。”

“……”

“如果你仍觉得很怀疑，现在可以立刻打电话给西署。”

怜子有点自负地说道。

“你说，如果凌晨1点零4分搭乘广岛开出的下行快车，有可能在3点25分搭上博多开的上行快车吗？”

这一次轮到冬木没话说了。怜子的语气充满了自信，去西署查问的确是简单的事，但必惹来麻烦。他的确是误会怜子了。

“我知道了。”

冬木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却又抬起头来。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扮成美那子乘火车呢？”

冬木的话才说出口，怜子已经流下泪来。

“我……我想把美那子的身影从冬木先生的心中消失。”

“咦……？”

“在西公园山丘上我听到你所说的一些话，分手后，才发觉自己对你有好感，或许更早前就有了，但我并不在意，直到你回东京后，我很想再见到你，但是没有什么借口……不过我还是去了。”

“……”

“到了东京我才想起来，突然去找你，若没有任何关于美那子的新消息，你一定非常失望，甚至还会生气。而且美那子占满了你的心里，我一想起你对美那子的痴情，心里就很难过。”

怜子极力压抑感情，低声他说着，眼泪仍不断地流出来。

“到了东京，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有一股冲动，想使美那子从你心中除去，只要你再看到美那子而不会爱上她，那么美那子就可以从你的心中消失了。”

“……”

“我曾听你说过东京机场美那子的穿着和打扮，这也是你见到美那子的最后一次。但是你对美那子当时的印象十分深刻。同样的服装、类似的身材，必然会被你看成美那子……因此我就到百货公司买了假发和外套、小型的皮箱，从昨天早晨起就一直跟在你后面。”

“但是……只是出现美那子的身影对我并没有什么意义啊！”

“不，我要让你感到美那子就在你的身边，并且企图让你相信美那子和仓桥之间有关系——你内心深爱着美那子，但一方面又怀疑着。美那子夹在我哥哥和仓桥之间，可能会与仓桥联合起来杀了我哥哥。不过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解除你心中的思念。我不知道真相如何，但我知道你一直认为仓桥与美那子之间有男女关系，于是我打扮成美那子来引起你注意，使你认为美那子要到福冈去和仓桥幽会，如此一来，你就会对美那子死了心。”

“我先在京都会场出现在你面前，会议结束后，我偷偷跟在你后面。你偶然来到大阪车站，到月台送朋友，当时我突然看到九州行的快车进站，这是引诱你去福冈的绝好时机，于是我赶紧跳上‘贝普3号’，这不是我事先

计划好的。”

“……”

“然而，偶然的巧合实在太可怕了，我万万没想到仓桥会那样死去。但是当我知道隧道口发生事故时，我有所预感，为了打听清楚，我在门司车站伸出头去……正好看见你也在看我，那一瞬间我突然清醒过来，自己简直就是在做梦吗——我也同时和美那子竞争，为了你……”

怜子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流满了脸颊。冬木来看怜子时，怜子事先不知道，并未化妆，此时因为哭泣的关系，眼睛有点红肿，看起来比平常显得稚嫩。冬木想说我爱的是这样的怜子，但是现在并非说此话的时机。

不久后怜子站了起来，走到镜子前面用面巾纸仔细地擦拭着脸。从镜子中看到冬木，她不知不觉地心跳了一下。

“我今天头一次见到了美那子。”

“咦？”

冬木情不自禁地挑起了眉毛。

“什么时候，在哪里？”

对于冬木急切地问话，怜子并未立刻回答，她的脸上浮出寂寞的笑容。

“不是朝冈美那子，而是更早以前的……远山美那子。”

“——？”

“我拿给你看。”

怜子又走到卧室去，抱来一本厚厚的纪念册，摆在冬木面前。

“今天下午，警方到仓桥的公寓搜索，可能是要找一些有关事件的线索。由于仓桥是和歌山县的人，在本地没有亲人，而我是仓桥的未婚妻，便被允许进入里面监视。警察带走一些有关的文件资料。他们走了之后，我在书架上看到这本纪念册，警察却未发现。我记得这本纪念册原来是放在哥哥家里的，不过整理哥哥的遗物时却不见了，原来跑到仓桥的房间里去了，真是奇怪。”

冬木把纪念册拿起来看。这是一本稍显褪色的咖啡色绒布封面的纪念册，在封面上有烫金字：

“福冈清星女子学院毕业纪念，昭和 36 年”。

“以前在哥哥房里看到的时候，也没想起什么，因为亡故的嫂子也是清星女子学院毕业的，我以为那是嫂子的。不知什么时候落到仓桥手上的，起初我也不懂。不过，打开夹着丝线的这一页我才明白了。”

由于是女子高校的毕业纪念册，每一页都差不多，好几排穿着海军服的女学生站着，最前排是校长和年纪较大的女老师坐着。

夹着丝带的那一页也是一样的照片。但是——当怜子指着最后一排的一个人时，冬木不自禁地屏息细看。的确，那就是美那子。虽是 10 年前的照片，但穿着海军服，扎着辫子的美那子仍然一眼就可认出来。她那雕刻似的五官、清澄的双目，令冬木又想起美那子那不可思议的透明感。

这就是怜子说她看见了美那子的原因。每页照片上另附一页薄薄的白纸，印着学生的名字，按照每个人的排列顺序排出来。冬木看到“远山美那子”旁边是“菊畑敏江”，他似乎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对照一下照片，这个人也是个美丽的少女，但脸庞较大，看起来很活泼的样子。这个人在冬木的记忆中并没见过。

“我果然没有记错，这本纪念册的确是我哥哥的而不是仓桥的。就像你

说的，哥哥在年轻时暗恋着美那子，不知从哪里弄来这本纪念册并慎重地收藏着。但是，它怎么会跑到仓桥的房里去了呢……？”

冬木突然想起在哪里看到“菊畑敏江”的名字了，因此，怜子在说什么他都没听进去。

第二天早上 9 点半，冬木从福冈搭第一班飞机抵达东京机场，他立刻直奔二楼的新世纪航空公司人员休息室。

敲了门，有一位穿制服的空中小姐走出来。冬木问道：

“请问有一位叫菊畑敏江的空中小姐在吗？”

冬木昨夜在怜子家中便已想起菊畑敏江这个名字正是美那子搭乘而又失踪的 585 次班机上的空中小姐之一。

此时，服务人员正进进出出，有一位空中小姐擦身走过冬木身旁，不经意地看了冬木一眼。

“嗨！”

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原来是田渊久子。前些天冬木经由记者俱乐部的三浦介绍认识的她，两人还谈了一会儿 585 次的“奇闻”。

“最近还好吧！”

冬木跟久子打着招呼，久子也露出亲切的微笑。冬木趁机说：

“前些日子谈的那件事我还有点儿小问题，不知你有没有时间？”

“大概有 30 分钟左右吧。”

久子一边苦笑着一边看手表。

“足够了。”

两人便一起走向咖啡座。由于时间还早，人并不多。

“你是指飞札幌的波音 727 那件事吗？”

“是的，当时乘客上机，你和另一位空中小姐站在前后入口，计算乘客人数吗？”

“是的。”

“你们二人计算的和地勤联系的一样，客满，包含婴儿在内共 130 名吧。”

“是的。”

“当时和你一起计算乘客人数的是另一位空中小姐菊畑敏江吗？”

对方把自己同事的名字都叫出来了，久子觉得有点惊讶，稍微考虑了一下才摇摇头。

“不，当时是一位名叫重松的年轻空中小姐和我分别计算乘客人数，这期间菊畑敏江在机内招呼客人。”

“没错吗？”

“是的，我们的工作都是规定的，3 位空中小姐中，领组站在前门，最年轻的站在后门，所以当时我在前而重松在后……”

“原来如此……”

久子的回答使冬木略感失望。这之前他所想的是菊畑敏江与久子均担任计算人数的工作，当时其实少一人，菊畑却说正好。美那子根本未上机，乘客只有 128 人（除婴儿外），所以后来才会少了一个人。——这只是单纯的推理，但事实上菊畑敏江并未参与最初的计算工作。然而，菊畑敏江是美那子同班同学，这种机内失踪事件如果说是偶然，与菊畑敏江无关，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你们在计算人数时，菊畑敏江在机内招呼乘客吗？”

“是的，她带领乘客入座，注意架上的行李是否放好了等等……”

“原来如此……但是……。”

冬木又开始做新的推理。

“机内地方很大，乘客逐渐上机，两位空中小姐都在忙着计算人数，可能没去注意菊畑小姐的行动吧？”

“呃？”

“例如，你忙着计算人数，菊畑暂时不在机内，你也无暇去注意吧？”

“大概没空儿去注意吧！”

久子想了想又说：

“不过，要从机内走出去，出入口只有前后两个而已，运送食物的出入口是没有人能够通过的。”

“唔……不过这其中仍有问题，比如像我前日所说的，乘客上机的时候，空中服务人员打扮成乘客通过，计算在你们的人数内，也不无可能呀！”

“嗯，像我们空中小姐都规定留短发，所以凡留长发的女人，我们一看就知道不是空中小姐。”

“所以了，如果一位空中小姐戴上及肩的假发、穿上蓝色外套、戴太阳眼镜，混入乘客内通过，你认的出来吗？”

“这也有可能啊……不过你是指什么呢？”

久子发现冬木所指的女人就是 12—C 不见的女性乘客。

“田渊小姐，请你再仔细想想好吗？”

冬木注视着久子，只剩下一个问题没解决了。

“前些日子我听你说过的，在乘客上机之前，空中服务人员都必须全部在机上待命，反过来说，如果少了一位服务人员就没办法发出联系信号了。”

“是的。”

“这种事情难道完全没有例外吗？更具体地说，乘客搭机前或者搭机中，空中小姐绝对不能因为某种理由而下机吗？”

“啊，这倒不一定。”

很意外的，久子等到冬木说完，慢慢地点了点头。

“刚才你提到菊畑敏江的事我才想起来，乘客上机时，在机内担任招呼的空中小姐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下机一次。”

“咦？”

“这是当有儿童独自搭乘飞机之时。或许你也知道，我们航空公司有帮顾客接送 3 岁至 12 岁单独搭飞机的小孩的服务。此种情况下，该儿童的家长先把小孩送到机场服务台，由地勤女职员带着，到了上机的时刻，这位女职员要带着小孩到飞机的舷梯下等着，这时候，空中小姐便可走下舷梯，把小孩带上飞机。”

“原来是这样……。”

冬木的心中涌起一股兴奋的感觉。

“这种场合下空中小姐自然可以走出机门了。”

“是的。”

“那出去带小孩的人必然不是站在前后门计算人数的空中小姐，而是在机内招呼的空中小姐喽。”

“是的。”

“那么，585 次班机，有这种情形吗？”

“有啊！”

久子的眼睛也逐渐发热起来。

“有一个6岁左右的女孩。”

“当时是菊畑敏江下机去接她的吧！”

“大概是吧，通常小孩子都坐在前面或后面的座位，便于照顾，那一天也是坐在最后一个座位，从后面的舷梯上机，后面由重松负责，我没看见，不过当然是菊畑敏江下机去接孩子的。”

“唔。”

冬木直点头。久子又说：

“我听说那天的那个小孩是菊畑敏江的亲戚，所以尽可能安排搭她的飞机，才更能放心。”

“原来如此……！”

冬木似乎体会出什么，眼睛不知不觉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久子一直看在眼里。

“你是否认为菊畑敏江因某种理由而叫小孩自己进入机内，而她则在机外某个地方快速地戴上假发，穿上外套混入乘客之中呢？”

“是的，就是这样。”

“不过，那个12—C的乘客在飞机离陆之后，分送毛巾时的确还坐在座位上啊，而且当时菊畑是穿着制服在机上服务的。”

“是在分送毛巾之前吗？”

“不，分送毛巾时她还说谢谢，5分钟后，收回毛巾时她也确实还在啊。”

“这是谁说的？”

久子的双肩动了一下。

“是菊畑敏江说的，菊畑和重松共同分发毛巾，12—C属于前面的座位，由菊畑敏江担任。”

两人四目相接，却是一阵沉默。

“菊畑敏江小姐现在在机场吗？”

冬木问道。

“不，菊畑已于6月底辞职，所以那一次是她最后一次飞行了。”

“你知道她现在人在哪里吗？”

“她住在横滨的洋光台的新居——她已经结婚了，嫁给了小久保副驾驶。”

久子说到这里，又喃喃自语道：

“小久保也在那架飞机上服务，他还说是‘奇闻’呢，这个人……”

横滨市矶子区洋光台——横滨市南端新开发的一个住宅区，东侧是高楼林立的公寓，西侧是一些新的建筑，白色的墙壁反射着夏日的阳光，给人以明朗亮丽的感觉。

小久保家是西侧新盖的房屋，红瓦白墙，四周有一排矮篱，一看就像是新婚夫妻住的房子。

冬木在来此地之前已先打电话给小久保敏江，只说他是报社新闻记者，想采访一些结婚后的空中小姐的生活情况。他怕报出美那子的名字之后会引起对方警戒而加以拒绝，所以对于机上的奇闻只字不提。个性爽快的敏江立刻答应了冬木的访问要求，她还说因为先生小久保在执勤中，她一人独自在家颇感寂寞，很欢迎冬木过来。

冬木按了门铃。敏江从对讲机一听到冬木的名字便立刻打开了大门。

没有烫过的棕发全部梳到脑后的敏江站在大门口迎接冬木。她麦色的皮肤，穿着浅绿色的西服，露出修长均匀的两条腿，两颊还有雀斑，看起来与毕业纪念册上穿着海军服的菊畑敏江差不多。

冬木到了客厅之后，立刻拿出名片，说出实情。

“先前我在电话中说是采访你，其实只是借口而已。我是为了个人的私事而来……”

敏江倾着头凝视冬木，虽然没有有什么不高兴，但她明亮的双眸中却露出奇异的神色。

“其实我是朝冈美那子的朋友，我一直在找她，偶然之间得知你是美那子高中同班同学，所以来拜访你。”

敏江确实很惊奇，她屏息静待冬木的解释。

“不过我并不是受朝冈先生之托找他太太的，我和他没关系，只是个人问题而已。——恕我率直地问你，美那子自6月3日离家之后有没有来找你？”

敏江打量了冬木许久，才像是下定决心似地说：

“来过。”

“当时我还在上班，一个人住在大森的公寓内。那天晚上8点半左右吧，美那子突然打电话来，然后就住到我那里了。”

敏江一边想，一边慢慢地回答。

“她在你公寓中住了多久？”

“住到6月20日吧。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即6月8日起的一个星期她独自一人到能登半岛去旅行了，说是要去看看日本的海。”

“6月20日那天，你执勤的飞札幌的585次班机发生了乘客失踪的怪事吧？”

敏江惊奇地看着冬木，不过她的眼睛里也露出顽皮的微笑。

“是的。”

“请你把事情的开头说给我听好吗？6月3日晚，美那子去找你，她没有告诉你离家出走的原因吗？”

“有的。”

敏江双眸中的笑意消失，变成很感慨的样子。

“她为何离家出走？”

“为了把孩子生下来，美那子怀孕了。”

“怀孕？……但是，她先生呢？”

敏江看着冬木说：

“美那子有一个情人，刚才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你可能就是美那子情人的朋友吧……”

“……”

“那个人是有妇之夫，她没告诉我姓名。美那子和他是在今年3月初认识的，虽然相识的时间短，但她是深爱着他的，可怜的是那个人因公出国，在国外遇难，行踪不明。”

冬木的心里如火烧般地膨胀起来。

“事故当初美那子仍期待他可以生存回来，但5月底他的遗体被发现，确实已经死亡。那3天美那子烦恼不已，最后决定和先生离婚。”

“这是为什么呢？”

“美那子当时腹中已怀有情人的孩子，她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生下来。她说所爱的人已不在这个世界上，她如果不把孩子生下来，她活着也没有意思。我叫她当做朝冈的孩子生下来不就结了。但美那子说，由于她心里已别有所属，所以那一阵她都以身体不舒服为借口，没有和先生同床。”

“如果想要平安无事地生下小孩，只有离婚一条道儿。美那子没有任何理由提出离婚，她那时尚为妊娠初期，外表看不出任何变化……”

但是，朝冈当然不答应离婚了，而且他一直追究原因，美那子就是不说。朝冈非常生气，对她施以暴力。

美那子开始觉得平常看起来文静的丈夫其实是很可怕的人，从他的眼神她知道他绝不允许孩子生下来。美那子为了保存对爱人的记忆又非要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她还跟敏江说这是她的“人生之赌”。

第二天即6月3日夜晩，美那子留下一封信而离家出走。在东京，她最亲密的朋友也只有单身的菊畑敏江而已。

“不过，我的情况朝冈以前就知道了，朝冈一定会很快找上门来。我们同班同学其他的还有二三个人也住在东京，但她们都已结婚了，美那子来找我的可能性最强。当然，朝冈问我我都说不知道，随后他又打了好几个电话来。有一天他又突然自己跑来，美那子也觉得住我这里并非长久之计，5天后的6月8日早上，她说要去旅行，顺便想一想如何生存下去的办法。”

“就是去看日本海吗？”

“是的，她说那个男人在能登半岛的海边长大，她想要去那里看看，并且静静地思考一番……”

“什么时候回东京的？”

“一周后，15日晚。”

“啊……”

冬木低低地感叹着，这可以说是命运作弄人吧。5月30日在越南南方金瓯角市发现的尸体并非冬木，6月10日日本的报纸便报道他生还的消息，11日冬木回国，此后二三天，报纸都刊载了这个消息，但那时美那子正好在日本国内旅行，冬木生还的消息并非头条新闻，地方上的报纸不会报道，美那子一直相信冬木已死，这也决定了她的命运。

“回东京之后她又到我那里去。美那子的决心不但没变，反而更坚定了。”

敏江一边玩弄着自己的手指，一边继续述说着。

美那子说把孩子生下来才是唯一的生存寄托，但是朝冈如果知道妊娠的事实真相，一定不允许她这样做，他会强迫她回家，逼她堕胎。——这之后的8个月，她必须逃避朝冈的追查，把孩子生下来后再说。

“这8个月怎样躲避朝冈，我们商量了几个具体的方法。在美那子‘旅行’期间，朝冈不断地打电话来，并且常常在屋外徘徊，这是我的邻居告诉我的。长久住我家是很危险的事，其他朋友家也同样危险，而且她们都有家小，无法长久安置美那子。美那子也没有其他的亲人……所以她只有独立生活才行，好在她的肚子并不大，也没有不舒服的反应，身体状况不错。”

“她能做什么呢？”

“我们想了很多，但也只有到餐厅做服务员了，一个女人要找工作实在不容易。而朝冈则每天晚上到各处去寻找，东京虽然大，也有碰面的一天，所以美那子很想离开东京。”

“因此她考虑去福冈吧！”

“是的，如果离开东京的话，也只有回老家福冈去了，那里总是她出生的地方，比较熟悉……虽然那里也没有亲人了，不过总比其他地方温暖，如果回到那里或许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感觉我也能体会出来，况且我家还在福冈，或许对她有所帮助，我也很赞成。”

“不过，朝冈当然也会想到福冈那地方！”

“所以，像东京这么大的地方，朝冈都要翻遍了，福冈那个小地方，他还会放过吗？——我们一定要想一个障眼法，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我去找小久保商量，他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化妆去北海道吗？”

“是的。”

“这个‘奇闻’的方法我大致上已明白。根据我的推测，美那子与其他乘客一样，在第二大厅的验票口出示机票，通往搭机途中却消失了，你则趁下机接小孩的时候改换成美那子的模样，混入乘客中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呢！”

敏江又露出顽皮的表情。

“正如你所说的——我的飞行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排出来。以前我姐姐常带6岁的女儿去札幌看祖父母，正巧这一次姐姐有事，叫我安排孩子自己搭我的飞机去札幌，她过几天才去，因此我就给她排在6月20日上机……”

那天晚上，美那子以真名买机票，像平常一样办理搭机手续，从第二大厅的验票口进入，随着其他乘客后面走着，然后就在登机前趁着旅客混乱之际消失了。另一方面，敏江姐姐6岁的女儿向坂雪子由地勤职员陪着在舷梯下等待，敏江从后门下机接过雪子，这是按规定办事，重松三千代不会怀疑。敏江接过雪子之后，地勤小姐便离开了。

要是平常的话，敏江会带着孩子一起上机，并招呼她坐在哪里。而当时敏江把雪子拉到一旁告诉她坐哪个座位，要她自己上机。由于雪子经常和父母乘机旅行，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敏江十分放心。然后她又向重松三千代说忘了在收条上签名，假装去追赶地勤女职员。这时乘客陆续上机，三千代忙着计算人数，无暇顾及其他事，而且认为敏江的经验比她多，不会出错。敏江此时快速走到暗处，取出皮包内预藏的假发、蓝色长外套、太阳镜，迅速改装。

敏江打扮成“朝冈美那子”之后，混在乘客当中。这回她改由田渊久子把守的前门进入机内（三千代以为敏江早已从前门上机了）——久子也以为敏江就是12—C的乘客。敏江一上机就坐在12—C的座位上，这也是他们早先商量时预订的座位。

机内的乘客大部分上机了，敏江立刻起身，走进空中小姐休息室，立刻拿掉假发，摘下眼镜和外套，变回原来的样子。

乘客搭机完毕，前后门关上，飞机立刻起飞。在离陆前后，空中小姐的事情非常多，要介绍航程、预定时间、使用救生用具指导、分发报纸、糖果、毛毯等……因此田渊久子和重松三千代都没去注意机内12—C什么时候没人坐了。

起飞之后，开始分发毛巾，敏江分配前半边的座位，所以后来她坚持12—C的乘客确实拿到毛巾。而且她也暗中丢了一个空纸杯在12—C座位下，表示确已喝过果汁了……

“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听起来很简单吧。”

敏江的表情有点儿兴奋，她是个乐观的人，只觉得机内失踪事件是个好玩儿的事，没去想到美那子心里的痛苦。

“我明白了。”

冬木连连点头。

“不过，你们这个计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目的就是要让朝冈以为美那子已经去北海道了而不是去福冈，使朝冈不再注意福冈。”

“说的也是。不过，你们要怎样使美那子搭乘飞机去札幌的事让朝冈知道呢？”

“啊，还有一点我忘记了——在东京还有二三个好同学，其中一个名叫川口的，已经结婚，住在飞机场附近，她就是证人。”

“证人？”

“是的……”

敏江最近要结婚了，她拜托川口给她办一些结婚用的东西。川口是个热心人，她也喜欢做这些事。但是敏江是个空中小姐，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商量，川口住在机场附近，正好约她6月20日晚上8点半至8点40分之间到国内航线第二出发室等待。

川口带着她2岁的孩子如期出现于第二出发室等候敏江，美那子故意在这时急急忙忙从她的身边走过，撞到川口，向她说“对不起”，让川口确实看到美那子，然后美那子急忙逃走般地进入验票口。

那天晚上美那子很早就来到飞机场，办好搭机手续，同时也确定了12—C的座位，但搭机时故意在时间紧迫的状况下才进入验票口。这样如果川口追上来才能摆脱她。

美那子和敏江之所以选择川口做“证人”的理由有二点：

第一，川口曾再三受朝冈之拜托，要她如有美那子的消息务必立刻通知他。

第二，川口的动作很慢，她即使看到美那子也不太可能立刻追上去或者做一些阻止她的事，再者，她还拖了一个2岁的小宝宝，再怎么样也快不起来。

另一方面，敏江事先请同事在飞札幌的585次班机出发后到第二出发室

向川口说：

“菊畑敏江临时要代班，今晚不能来。”

“川口的行动大致和我们的预测差不多，后来我打电话向她道歉，她自己跟我说——那天晚上，她把孩子托给先生看，一个人来到第二出发室等我，没想到却看到了美那子。她一时呆住了，没有追上去，美那子已进入验票口了。然后有人告诉她敏江要代班没办法赴约，她就赶紧打电话给朝冈，但是没人接电话。第二天早上她才和朝冈联系上，告诉他看到美那子的事，朝冈好像急着要去北海道调查呢。”

“朝冈是这样说的吗？”

“是啊，听川口这样说的。”

“哦……”

冬木想起头一次听田渊久子说“奇闻”的经过之后，那天傍晚在住宅区遇到朝冈的情景。当时朝冈对冬木说他还没有美那子的线索，也没提过北海道的事。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想问你……”

“……？”

“美那子让朝冈以为她往北海道去了，并故意让川口告诉朝冈这件事，这点我已经明白。但是，为什么美那子不干脆真的到北海道走一圈儿再回福冈，而要使用如此复杂的计策呢？”

敏江微微一笑说：

“不，我们采用这计策有两个理由：其一，川口看到美那子在第二出发口之后，必然立刻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朝冈，朝冈会马上和警方联系，派人在千岁机场等待美那子而将她带走。所以，如果美那子真的搭上飞机到了千岁机场，那就等于自投罗网；但是，如果美那子没有下机，朝冈会以为人又溜走了。”

“啊，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美那子只要进入验票口就行了，你又何必改扮成她的模样搭机呢？”

“美那子一旦进入验票口，服务台就知道搭机人数了，空中小姐计算的人数和服务台不符时，情况就会大乱，飞机也不能起飞，而这时候川口要是打电话给朝冈，朝冈立刻赶来，他一定会告诉机场方面说搭乘585次班机的美那子有自杀企图。只要随便他说一个紧急理由，机场就是翻遍了也得把美那子找出来交给他。而美那子进入验票口却没上机的计谋就会被拆穿了，这和她本来的意图正好相反，也带来反效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美那子进入验票口，却由我替她上机，飞机上计算乘客人数确实符合，就可以顺利起飞了。”

“哦……”

“还有，”敏江又笑着说，“不是美那子要把我扯进去的，事实上这个计谋还是小久保的主意哩。他是个喜欢玩笑、爱冒险的人，他说我反正即将辞职，再冒一次险也无妨，而且还是为了好朋友。不过计谋的成功还是靠了些运气，一来小久保也同机，二来我姐姐的小孩正好要单独旅行，很多有利的条件配合之下，才能不顾一切地实行了，小久保还说我这次做的不错才答应我蜜月旅行去澳洲玩的。”

敏江爽朗地笑了起来。

冬木再度点头，关于美那子搭乘飞机这件事算是不再有什么疑问了。

“那么，6月20日夜晩，美那子的确到了福冈吗？”

“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她搭了最后一班飞机到福冈，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后来告诉你的，这么说，这件失踪事件之后，你和美那子曾见过面喽。”

“不，她打过一次电话给我。”

“从福冈吗？”

“不，她回东京后，立刻从机场打电话来。”

“东京？！”

冬木这一刹那之间心跳几乎停止。

“美那子——美那子回东京了吗？”

“是呀，她到福冈大约20天左右吧，在这期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所以必须回东京一趟。”

“她回东京打电话给你是哪一天的事？”

“这个，我要想一想……”

敏江搬着手指头数着。

“我正式辞职，在公寓中整理行李……是的，7月10日那一天，晚上11点左右……”

7月10日——冬木想起了最近福冈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7月9日丹野靖久失踪，当天傍晚他住进望乡庄15号房间，从9日起至15日晚被杀害，丹野一直住在15号房间。另一方面，丹野自6月25日订下租屋契约后至7月9日之间在15号房间出入的谜一样的女人就是美那子。而这个女人在丹野9日住进15号房间之后就不见了……

美那子于7月10日以前在望乡庄，10日夜晩返回东京！

“她从机场打电话来说了什么？”

冬木的声音不知不觉急切起来。

“她说的不多，但是好像心情稳定多了。”

敏江的语气平静。

“美那子说她在福冈很偶然地与8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见，两个人谈了很多，对方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诚恳地向她求婚。美那子为了腹中的孩子也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不过要结婚的话必须先得到朝冈的离婚允许，为了讨论离婚事项，她才回来的。虽然她知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她的口气坚决而平静，我也就放心了。逃避总不是办法，还是彻底谈一谈来解决问题比较好。——这以后美那子就没有音讯了。我自己在接到她的电话5天后结婚，接着又去蜜月旅行，去了澳洲和东南亚，最近才安顿下来……我想，美那子的事或许可随着时间而解决，说不定哪一天等孩子生下来，我也会得到通知的。”

敏江的口气一直是那么乐观明朗，她到底是天生活泼开朗的性格。

“希望能够如此……”

冬木无意识地自言自语。但是他的心里有一种无法压抑的不祥预感涌上来。

不久，冬木辞别敏江，走出小久保家。

朝冈美那子的心路和行动的踪迹大致上已经很明白地浮现于冬木面前。

5月30日，美那子确定冬木已“死”的消息时，她已经怀孕了。

美那子一心一意要把小孩生下来，因此于6月3日晚上，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她到大森的菊畑敏江家暂住，藏匿了8天之后，独自一人去旅行，到冬木生长的能登半岛看海，过了一周。

6月15日返回东京。

6月20日，伪装成去北海道，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往福冈。

返回故乡的美那子，首先到平尾灵园为父母的坟墓上香，也可能是请天上的父母保佑她平安。——但是，一个女人要独立生活，又没有一技之长，只好到餐厅当服务员了。

美那子在“世界”俱乐部的大门外看到应征服务员的广告，便成了该俱乐部的女服务员，住在俱乐部准备的宿舍里。

但是，这份工作并不适合美那子，恐怕美那子做了二三天就失去信心，心情非常黯然。

就在这时候，美那子与分别了8年的丹野靖久意外地相逢，然而这次的相逢可以说是命运的邂逅。

当晚两人在一起度过。丹野必然追问美那子沦落俱乐部的原因，美那子大概告诉他因为婚姻生活不和而离家出走吧。

丹野便劝美那子辞去俱乐部的工作，并于6月25日在望乡庄租下15号房间，他愿意保护她。这个过去曾被自己深爱过的女人，现在孤独而无依无靠。丹野显然比美那子优越多了，而美那子身心俱已疲乏，又有孕在身，她急欲觅一个避风港，丹野就是最好的人选。

不久，丹野向美那子求婚，美那子也接受了。美那子是否向丹野说明一切呢，或者美那子根本不知道丹野不能生育的事实，打算把孩子当做丹野的生下来再说。丹野这个人如何，冬木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也无法判断，不过，对于美那子来说，如果能和丹野结婚，也算是一条路，只要能够安全地把冬木的孩子生下来就行了。

7月10日，美那子为了再和朝冈商量离婚的事而返回东京。晚上11点，她从机场打电话给菊畑敏江。事情到了这儿已很明白了。但在这之后美那子又去了哪里呢？为了和朝冈商量离婚的事当然是直接回家去了。然而从望乡庄消失以后又过了一个月了，今天已是8月9日，美那子却完全没有消息——冬木闭着眼睛不敢再继续想下去，预感逐渐变成了害怕。冬木连连摇头想甩去这种恐怖感，他叫了出租车，这次是去川口家。

川口说的话和敏江一样。她在东京机场见到美那子之后就立即打电话给朝冈，但没人接。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打到朝冈上班的光阳银行，告诉他昨晚看到的事。朝冈这几天来第一次得到美那子的消息，大喜过望，说他立刻要去调查。过了半个月后，朝冈打电话给川口说：

“北海道方面都找遍了，一点线索也没有。”

此后，朝冈再未联系，美那子的行踪完全消失了。

美那子伪装成去北海道的目的确实是要让朝冈转移目标，但美那子是否达到目的呢？冬木早先想到美那子的伪装时也猜到是要引开朝冈的注意。因此他当天立刻找到朝冈，想深入了解。当时朝冈否定了北海道的事情，他为

为什么要隐瞒呢？——其中必有缘故，但冬木和朝冈非亲非故，他无法追问到底。

7月10日晚11点，从东京机场打电话给敏江之后，美那子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冬木，使他无法避免那些不好的想象。

美那子决心与丹野结婚而返回东京，这也是她要朝冈摊牌的原因。美那子既然是以坚定的口气跟敏江说的，她放下电话也不会改变决心。

美那子是应该立刻回家才对。晚上11点从机场出来，乘出租车到驹泽的家是11点半吧。由于是深夜，可能没有邻居看见美那子回来，而且那以后也没有人看见过美那子，这是什么原因呢？7月10日以后，朝冈仍然带着美那子的照片到处去找，这又暗示着什么呢？

走出川口的家，冬木头顶上正好飞过一架飞机，加上耀眼的阳光，冬木突然觉得头晕。

希望她还活着！

冬木听到自己心里发出尖锐的叫声。希望她还活着，如果美那子平安无事，冬木无论如何都要和她结婚。在北越的医院里，冬木曾经发誓要和美那子结婚，更何况美那子还怀着自己的孩子。——是的，美那子是那么迫切地要把冬木的孩子生下来，她离开安稳的家，投身于灯红酒绿之中，并且利用丹野的爱情，这一切都是美那子忘不了冬木的证明。

但是，从7月10日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如果还活着的话，美那子会在哪里呢？

冬木越想越恐怖，他喘着气跑到停车场，坐在驾驶座上。突然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

在一连串的推论之下，冬木却疏忽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美那子对阿勉将做何处理呢？她能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就这么轻易地舍弃了阿勉吗？

阿勉是美那子的亲生儿子，这点不会错。他们两人如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而且在野狗扑向阿勉时，美那子毫不犹豫地伸手保护他，这是冬木亲眼所见。冬木还听过美那子为了阿勉曾想献出自己的眼睛之事，她的母爱令人感动。因此，她会为了一个胎儿而轻易地放弃阿勉吗？或者是她这一辈子只爱冬木一人，毕竟冬木和美那子都不年轻了。

这个疑问使冬木的心冷静下来了。

假定——希望是假定，如果朝冈杀了美那子，他一定会杀了丹野靖久，否则丹野靖久不会放过他，进一步说，他也会杀死仓桥，因为仓桥知道他是凶手。——总之，冬木得赶紧告诉玉川署的白井科长，要他调查曾载过美那子的出租车司机。同时，也要调查丹野和仓桥遇害时，朝冈是否有不在现场证明。

主意已定，冬木摇下车窗，让风吹了进来。

第十二章 残存的墙壁

1

冬木托一位报社同事的妹妹——在光阳银行总行担任女秘书——调查丹野靖久及仓桥满男遇害时朝冈隆人的行动，第二天就有了结果。

7月15日，丹野被杀的当晚，朝冈没有不在现场证明。当天，朝冈一早就到大阪分行出差，下午3点左右离开大阪分行，但未返回东京总行。第二天16日是星期六，朝冈休假，他带着阿勉和同事及其家人分乘两辆车到三浦半岛的油壶海水浴场游泳。也就是说，15日下午3点到16日早晨，朝冈的行动没有人知道。15日下午3点，朝冈离开大阪分行后即直飞福冈，杀害丹野，然后搭飞机在深夜返回东京家里的可能性很大。阿勉一个人看家。

丹野的尸体被发现后，冬木在住宅区见到朝冈时，曾经不经意地问了朝冈的行踪。不过当时丹野被害的时间被误认为是7月16日早上，所以当朝冈说了他于早上6点就和同事一起去了海水浴场的话时，冬木不曾怀疑他。仓桥和高见百合枝共谋伪装丹野死亡的时间也保护了朝冈。

但是，当冬木听到仓桥满男死亡时朝冈的所在地时，却暗暗地吃了一惊。

8月7日到8日，朝冈是在出差中。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国际货币部的科长，汇率变动激烈时，与分行的联系频繁，出差的次数自然就多起来。

7日的出差，预定3天，首先到大阪分行，其次到九州的大分、熊本、佐贺三家分行，9日返回东京。其目的主要是为各分行拟定币值变动的应变措施。

8月7日早上，朝冈仍到总行上班，处理完二三件事之后，便带着一位年轻职员藤丸搭乘新干线西下。大阪分行的事情办完之后，要再到大分分行，需乘大阪发19点零7分的下行快车“贝普3号”。冬木所惊讶的也就是如此凑巧的事，而且确实又是事实。

8月8日上午8点零7分，朝冈和科员在终点的大分车站下车。不用说，仓桥满男从上行快车“白山号”坠入隧道被碾死是凌晨4点53分至5点之间，朝冈二人在大分站下车时，事件已经发生过。

这件事是女秘书亲耳听与朝冈同行的藤丸所说的，因为她和藤丸关系不错。

听到这个报告，冬木请文化部记者同事介绍，再通过这位女秘书的帮忙，要直接与藤丸见面。因为在银行上班的人通常都比较仔细，如果冒冒失失地找去，他们一听到记者来了，都三缄其口，不愿多说一句话。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冬木就比较容易约到藤丸。他们约好6点在银座一家名叫“雪村”的酒吧见面，这家酒吧过去冬木常来，是个颇为清静的场所，而且在这边谈事情，气氛比较轻松。

藤丸很准时，正好6点左右到达。他的年纪大约二十五六岁，穿着笔挺合身的西装，身材高大，但容貌看起来更年轻些。

冬木立刻作了自我介绍。等向服务员点完菜之后，冬木把自己的名片递给藤丸。

藤丸只说了他的姓名，并未拿出名片，眼镜后面的眼神看起来有警戒的样子，毕竟他们对记者总是报着不愿多惹事的想法。

冬木首先表明他今天的相约只是个人的私事，并非为报社采访新闻。

“我找你实在太打扰了，但我有难言之隐，理由暂时无法奉告。不过请你告诉我8月7日和朝冈一起出差的情形好吗？”

“呃——”

藤丸仍是一副无法相信冬木的模样。

“我不是要问你工作的内容，只是想知道在车上的情形……”

“……？”

侍者送上酒菜，冬木替藤丸倒酒并且敬他。藤丸喝了一口酒，双颊便已泛红了。

“这次出差的日程计划表是朝冈拟订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

藤丸把杯子放下。

“可能是科长和经理商量决定的吧……”

“选派你一起去是朝冈的意思吗？”

“大概是吧。决定的时候，科长对我说，多去分社跑跑，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

“原来如此——其他的事，例如搭乘8月7日大阪开出的‘贝普3号’，买车票等，也是朝冈决定的吗？”

“是的。”

藤丸首次露出笑容。

“我们科长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对于旅行的安排，尤其是国铁列车车次却知道的非常详细。哪一班快车的饭好吃，在什么地方改换什么车等，他都记得很清楚。我们银行每次旅行郊游，都找他商量。”

“啊……”

“所以，这次出差，我们的路程都是科长一手包办的。”

藤丸自己觉得好笑，一边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看起来比刚才放松多了。

冬木对藤丸的回答也颇为满意。果然这次出差，不论日程或旅程以及同行的人员都是朝冈自己决定的。

“你们搭‘贝普3号’，是买卧铺票吧？”

“是的，科长睡下层，我睡上层。”

“从大阪上车，就立刻休息了吗？”

“不，我们坐在科长的床上闲谈了一会儿。由于口有点儿渴，我们买了罐装啤酒喝。”

“你们只喝啤酒吗？”

对于冬木的问话，藤丸稍觉诧异，但仍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你们什么时候就寝的呢？”

“这个嘛！”

藤丸想了想。

“这列快车在19点44分时到达神户，在这之前你们各自回床上了吗？”

冬木的语气自然加重了，这是一个重点。如果朝冈在神户秘密下车的话，从神户站到大阪机场，走高速公路约50分钟，可以赶上21点50分飞往福岡的飞机。

但是，藤丸却摇摇头。

“不，我们虽然上了床，却没这么早睡觉。过了神户我们还起来一次，

科长平常沉默寡言，但是在谈到旅行的行程时话就多了。——是的，我想起来了，过了神户，列车又停下来时，科长看看窗外说‘啊，已经到姬路了。’过一二分钟后，列车又继续往前开，后来我们才睡觉了。”

“这个，的确是姬路吗？朝冈只说了这句话吗？”

“是的，科长拉开窗帘时，我也看了一下，的确是姬路。科长说现在可以睡了，接下去还要开很久哩。我也颇有睡意……我这个人一喝酒就想睡觉，大概是离开姬路车站不多久就睡过去了。”

“贝普3号”确实是20点40分到达姬路，冬木已背下了这个时间。——但是，如果过了姬路以后，朝冈确实仍在车上，那么冬木所拟的搭飞机的计划就无法成立了。

冬木自觉自己想出神了，急忙回过神来，再一次请藤丸确定一下，在姬路车站之前，他俩是不是的确在一起。

“那么，第二天也就是8日早晨，你是几点醒来的呢？”

“由于睡前喝了啤酒，我一直沉睡着，直到科长把我喊醒。”

藤丸苦笑着，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那是到了什么地方呢？”

“过了下关以后。由于我没有去过九州，科长在经过隧道时特意把我喊醒，那时大概才刚过5点吧。隧道内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你起床的时候，看到朝冈是什么模样呢？”

“什么模样……当然穿着西服啊！”

“唔，还有呢？”

“就是这样啊，我也立刻穿好衣服。在8点抵达大分之前，我还看了一下杂志。在经过隧道的时候，列车开的很慢，我以为是因为在隧道下行走的缘故，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上行线发生了事故。”

藤丸说完，露出稚气的微笑。

藤丸离去后，冬木也结帐离开“雪村”。此时正是银座最热闹的时刻，冬木慢慢地往新桥方向走去。

那一天，朝冈搭乘下行快车“贝普3号”的事实绝对与仓桥之死有关，并非偶然凑巧。除了朝冈过了姬路车站还在车上这个事实以外，都符合冬木的推理。朝冈刻意安排藤丸和他一起出差，并且一手包办出差旅程和日期，在车上让藤丸喝啤酒，这都显示了朝冈是计算过的，同时朝冈还在列车进入隧道时特意把藤丸喊醒，让藤丸确实记得仓桥事故发生之后不久，朝冈确实在车上。

但是，朝冈怎样能在离开姬路车站之后，还留在车内，而不去搭飞机飞往福冈，再改搭上行的“白山号”呢？冬木对这一点实在解不开。

冬木越想越不死心，他立刻到附近的书店买了一份交通时刻表，选了一家僻静的咖啡屋，仔细地看。

下行“贝普3号”是20点42分到达姬路，停了1分钟，43分出发。出发后朝冈还在车上的话，他必然在冈山以后才趁藤丸不注意时离开。

到冈山是22点零2分。

从冈山站下车，是否有飞往九州的飞机呢？——冬木打开最后一页航空时刻表查看，从冈山起飞的班机只到东京和广岛。

列车抵冈山下一站系崎是23点37分，再下一站广岛是零时59分。但广岛和冈山一样都没有飞往九州方面的航线。

“贝普3号”以下所经过的车站也没有飞往九州方面的航线，过了22点以后，飞机也都没有班次了。

朝冈无法利用飞机作案——这是冬木所下的结论。

那么，他又怎么能改搭上行的“白山号”呢？

搭乘下行快车的人怎样能在和上行列车会车之前，杀了坐在上行快车上的人呢？他必须在某个适当时机下车，利用一种快速的交通工具，赶上上行列车。不乘飞机的话，他坐什么呢？

冬木再看看列车时刻表冈山站附近的几个车站，山阳新干线延长至冈山是7个月以后的事，但是新干线要是延长到博多的话……

冬木想得头都要裂了，先吃点东西再说吧。当他伸手要取食物时，突然灵机一动——自己之所以老想到飞机是因为上一次为丹野怜子推理时就是先想到飞机的，不一定只有飞机才快啊。

冬木急急翻开“东海道本线、山阳本线下行”一页。

“贝普3号”到达冈山是22点零2分，朝冈在冈山下车……搭上特快车“慧星号”，22点12分出发。换句话说，比“贝普3号”晚29分出发的大阪发特快车“慧星号”，离开冈山车站后，立刻赶上“贝普3号”，到广岛时，“慧星号”反而比“贝普3号”早到29分钟。如果搭上这班特快车，就可以在隧道之前赶搭上上行的“白山号”了。

冬木的手再翻到下一页。下行“慧星号”于8日上午4点零6分到达门司车站，而上行的“白山号”到达门司时是4点46分，53分开车，朝冈的时间绰绰有余。

朝冈在门司下了“慧星号”，改乘上行的“白山号”，在隧道内杀了仓桥，到了下关车站下车，返回原来的“贝普3号”。这么一来，朝冈的不在现场证明就失效了！

冬木觉得口干舌燥，他喝了一口水润润喉，然后取出笔记本，记下朝冈的时刻表。

朝冈隆人的行踪：

(1) 8月7日和藤丸一起乘上大阪19点零7分发的下行快车“贝普3号”。过了姬路车站还与藤丸闲聊，藤丸喝了啤酒很快地沉睡。

(2) 22点零2分，在冈山下车。

(3) 22点零7分，特快车“慧星号”抵达冈山，朝冈上车。（朝冈已准备好“慧星号”的卧铺车票。）

(4) 8月8日4点零6分，在门司下车。

(5) 4点46分上行“白山号”抵门司车站，朝冈上车。至隧道内将仓桥推下车。

(6) 5点零2分，在下关车站下车。

(7) 5点零2分下行快车“贝普3号”抵下关。朝冈上车，5点零7分出发，叫醒藤丸。

合上笔记本，冬木到服务台打电话给玉川署的白井科长，昨天他已拜托白井调查7月10日夜载美那子的出租车司机，白井也说要查一查朝冈为什么隐瞒美那子于7月10日回过家里的事。但是，玉川署的人说白井出去了。

冬木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觉得不能再等白井的调查了，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晚上 10 点——

朝冈家附近已是一片宁静。朝冈家离马路比较远，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走过。

但是，朝冈家的窗口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显然里面的人还没睡觉。

冬木来到房前，急按门铃。不久，大门玻璃上有人影晃动，朝冈低声询问来人是谁，冬木报出姓名并且说：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实在抱歉，不过我有你太太的消息要告诉你。”

冬木虽然极力抑制自己，用冷静的口气说话，但语调仍有点儿高昂。

朝冈立刻把门打开。

穿着睡袍的朝冈，微微皱眉把冬木请进客厅。他的脸仍然没有光泽，并且非常消瘦。

“今天晚上你没有出去找你太太吗？”

“是的，因为有点儿感冒，下班后就在家里休息。”

朝冈的脸上浮现出微弱的笑容，他举起手摸了摸瘦削的下巴。

他看起来也似乎显得憔悴而疲惫，不过冬木心里暗想，你的感冒是假的，做了什么坏事觉得疲累才是真的吧。

两人之间保持着不自然的沉默，朝冈好像不很热心地请冬木坐下。这是冬木头一次进入朝冈的家。阿勉已经睡了吧，家里静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冷冷清清的，一看就可以看出是没有家庭主妇的家庭。

一种绝望的恐惧感再度袭上冬木心头，美那子果然不在家！——朝冈每晚带阿勉回家，二人吃着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冷菜、罐头，吃完饭安顿好阿勉睡觉，朝冈再拖着疲惫的身子，带着美那子的照片到处去寻找美那子，这种情况下，又有谁会去怀疑他呢？

想到这里，冬木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了，他站了起来，抓住朝冈的衣领，把他按在墙壁上，并且压紧他的右手。

“你把美那子怎样了？”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

朝冈喘着气，苍白的脸涨红了，他的表情十分惊异。

“你放手吧，阿勉——阿勉在睡觉哩。”

“你老实说我就放手，美那子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呀！”

“你说谎。美那子离家之后 7 月 10 日晚上回来过，为什么你还故意装做不知道，每天出去找她呢？”

“没，没这回事……”

“你骗得了谁呀！美那子 7 月 10 日回来的事有两个证人可以证明，但是他们都已死了，就是丹野靖久和仓桥满男，你认识他们吧？”

当冬木说出丹野和仓桥的名字时，朝冈全身突然僵硬起来，他的脸激烈地收缩扭曲，显示出虚脱般的绝望。但是，朝冈仍然瞪着冬木。

“还有一个证人，菊畑——不，小久保敏江，美那子在 7 月 10 日晚上曾从机场打电话给她。另外还有一个证人，就是载美那子回来的出租车司机，他现在在警察局。”

冬木虽然还未证实，但他顺口说出来，想使朝冈及早认罪。

朝冈扭动着身体极力挣扎，但冬木却更加用力地按住他。

“我先把你送到警察局，到警察局再说吧。”

“不……”

“那你告诉我，美那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冬木揪紧了朝冈的衣领，朝冈的面孔歪曲，斜着眼看冬木，房间里静得能听到两人急促的呼吸声。

这时，房间里传来阿勉的梦话声。阿勉好像喃喃喊着“爸爸”、“爸爸”，刹那间，朝冈完全崩溃了。

朝冈用下巴额指了指屋内说：

“那里……美那子被我杀了，埋在那里。”

冬木放开朝冈，朝冈跌坐在地上。

“为什么杀了她？”

冬木极端愤恨。

“……7月10日夜晩，美那子突然回来了，那天我也和平常一样，到处去找她，但比较晚回来。看到家里灯亮着，我以为阿勉醒来了，没想到却是美那子……”

朝冈有气无力地说着。

“然后呢？”

“我质问她离家出走的原因，美那子并未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说她要结婚了，回来是要办离婚手续的，她要我带着阿勉，把她忘了。在离家出走之前，美那子就曾经提过她要离婚的事，当时我不知道原因，这一次我知道了：美那子怀孕了。美那子怀孕时脸部有点改变，这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当然很生气，我为了这个家努力工作，对她也不错，她却和别的男人有了孩子，更要抛弃我和阿勉，我实在无法忍下这口气。我逼她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美那子执意不肯，我在盛怒之下，不觉扼死了她……”

“7月10日晚上，美那子回来就这样……”

“是的……”

“然后你查到了丹野这个人，接着杀了他。”

朝冈茫然地望着冬木，但是没有开口。

整个房子里只剩下两人呼吸的声音。冬木拿起身旁的电话正要打给玉川署，这时，有人按门铃。冬木看了朝冈一眼，走去开门，来者正是玉川署的白井科长以及西福冈署的中川组长。

朝冈隆人在第二天凌晨，即在玉川署的询问室内全部供出了他杀害美那子和丹野靖久、仓桥满男的事实。

正如冬木的推测，7月10日晚上11点半，美那子确实从东京机场坐出租车回家，被警方找到的汽车司机对美那子的容貌记得很清楚。他还记得曾经问美那子从哪里回来，美那子说是搭福冈最后一班飞机回来的。

另一方面，调查仓桥满男死因的西福冈署调查小组在仓桥公寓中发现了与望乡庄事件有关联的重要线索，即丹野靖久请福冈市私人侦探调查美那子的报告书影印本。丹野要求侦探调查住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深泽的朝冈隆人的妻子美那子为什么于7月10日返家之后就没有音讯。根据侦探的调查，美那

子并未于7月10日返家，而且朝冈每天仍拿着她的照片四处寻找。

这时候也就是高见百合枝供述的丹野有再婚的意思的时候，但对方是个有夫之妇，他把这个女人安置在望乡庄15号房间。搜查总部立刻认定那个女人就是“朝冈美那子”，并和朝冈住所的管辖区玉川署联系，中川也到了东京，准备传讯朝冈。

根据朝冈的供词，丹野靖久和仓桥满男二人被杀害的经过终于真相大白。

丹野于7月10日美那子准备回东京之际曾告诉她要极力说服朝冈答应离婚，但是如果他不肯的话，就暂时不去管他，立刻返回望乡庄。而他计算美那子7月10日晚上11点半左右到达驹泽的家，便从福冈打电话给美那子，还和美那子说了话（当时朝冈未回来）。因此丹野知道美那子确实于7月10日回了家（这些话是朝冈在杀丹野之前丹野说的）。

但是美那子却没有回望乡庄，也没有和丹野联系，白天打电话到朝冈家也没人接——丹野逐渐感到不安，也曾打电话到朝冈上班的地方。

朝冈始终没有从美那子口中查出丹野的名字，但是他在美那子的皮包里找到“丹野靖久”的名片，背面并写有望乡庄15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直觉地认为这个人就是要和美那子结婚的男子（当冬木说出丹野的名字时，朝冈内心十分痛苦）。

当朝冈在银行接到一个男人打电话来询问美那子的消息时，朝冈隐约知道他就是丹野。他告诉丹野，美那子去了福冈，一直没回来。

同时朝冈也开始感觉自己周围布满了私人侦探。丹野这个人逐渐威胁到朝冈，令他坐立不安。

7月15日，利用到大阪出差的机会，朝冈飞往福冈，晚上8点左右到达望乡庄15号房间。朝冈在看到丹野之前对他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已，并未证实丹野就是那个男人。但万一就是他的话，朝冈也早有所准备。从地图上看，望乡庄的地点十分偏僻，所以他从后面上去，并确实查看四周没有人时才走进15号房间。

但是，丹野一看到朝冈就责问他7月10日美那子回去之后怎样了，而且把私人侦探报告书拿给朝冈看。丹野一再追问“美那子究竟在哪里”——他已预测到美那子恐怕遭到不测。

朝冈有备而来，丹野也没有疏忽，但朝冈暗下的决定使二人的命运有了差别。此时正好电话铃响，丹野起身去接电话，朝冈趁机拿起桌上的青铜烟灰缸重击丹野后头部。如果不是这一击的话，朝冈可能不是丹野的对手，但是丹野脑袋被打中，有点昏迷，失去了抵抗力。两人打斗约5分钟之后，朝冈把丹野按倒在地，并随手拿起身旁一条方巾勒紧丹野的脖子。

看到丹野已死，朝冈也逐渐恢复了理智，开始感到不安与恐惧。这时有人走过来他也不知道。他急忙把自己手所触摸过的地方擦拭一遍，把侦探社的报告书塞入口袋，关掉电灯后逃逸。朝冈从西里住宅区下山，叫了一部出租车，赶上9点50分起飞的飞机，11点10分抵达东京机场，正好与美那子7月10日所搭的那班飞机为同一班。

这之后过了10天，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仓桥满男突然出现在朝冈的住所。当时阿勉已睡觉。仓桥告诉朝冈说他看到了朝冈在15日那天晚上走出望乡庄。

他后来一想，这可能是仓桥故弄玄虚。但事件发生之后，仓桥确实进入

过 15 号房间，并且看到了丹野的尸体。

当时仓桥已经知道丹野要和美那子结婚，但不知美那子是什么人。于是他进入 15 号房间，找到美那子的毕业纪念册，里面还夹着一份侦探社报告书的影印本。他将这些东西带走，并找到钥匙把门锁上（第二天 16 日早上，高见百合枝按照仓桥的指示到 15 号房间改变室内状态，使人误认是 16 日上午作案）。

仓桥带着侦探报告影印本找到朝冈。朝冈在做案后匆忙逃离现场，没有时间再会确定还有没有其他影印本，因此被仓桥拿去，做为威胁他的证物。

仓桥冷冷地告诉朝冈不用怕，他说美那子在福冈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知道，不必担心别人从丹野身上找出她这个人来。同时他已和高见百合枝做好了改变现场的工作，使作案时间变成 16 日早上 10 点左右，朝冈便有不在现场证明，只要仓桥不说出来，朝冈的安全便可保证。

不过，这个沉默的代价就是要朝冈杀掉高见百合枝。仓桥说，要使望乡庄的事件和朝冈无关就要杀掉百合枝以灭口。反之，如果百合枝被警方逮捕，必然会连累到仓桥，这时他就无法保证不向警方透露美那子的事了。

朝冈甚感苦恼。他已经杀了美那子和丹野两个人，美那子是因为他爱她，受不了失去她的愤怒而杀了她，但是对丹野靖久他则本来无意杀之，只是失手罢了。当然朝冈心里积怨已深，早已萌起杀机，只是朝冈一直不愿意承认罢了。

不过，仓桥和百合枝的事情已被警方查出，仓桥急着要朝冈杀掉百合枝。朝冈当然也知道，一旦百合枝被捕，自己也难逃法网，而仓桥却无罪，因为直接下手杀人的终归是自己而已。

朝冈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仓桥和高见百合枝之间究竟要除掉哪个人才对自己有利。百合枝和朝冈之间还有仓桥居于中间，听仓桥的口气，仓桥要百合枝做伪装工作，可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她。如果杀了百合枝，仓桥的存在对朝冈仍是一大威胁，他日后必会受制于仓桥。反之，如果除去仓桥，就没有人知道丹野的死与美那子有关了。

朝冈假意答应仓桥杀掉百合枝，他们在电话中讨论的结果，决定于 8 月 7 日下手。仓桥把百合枝所藏匿的妇产医院的地址告诉了朝冈，并要朝冈以“柴田”的名义把百合枝约出，在芥屋断崖上杀掉她，回程中搭公共汽车比较安全。芥屋的断崖上是人烟稀少之处，另一面的芥屋海岸是海水浴场，人非常多，朝冈做完事后，从海水浴场去搭公共汽车便不会引人注目。

但是，朝冈的心里却有除去仓桥的计划。他详细询问了 7 日前后仓桥的行踪。他告诉仓桥万一失手时需要联系。仓桥也不怀疑他，把 8 月 8 日上午 3 点 25 分在博多搭上行快车“白山号”去广岛出差的事告诉了朝冈。朝冈很高兴，因为他一向熟悉国铁的车次及行车时间，他想了一个可以从容地除去仓桥，又有不在现场证明的一箭双雕之计。那也就是冬木所推测的换乘列车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之计，而证人就是好好先生藤丸。

出发的前一晚，朝冈打电话告诉仓桥 7 日的计划照预定进行。这之后，自己也正好出差，他将于 8 日早晨搭“白山号”到下关，在隧道中见面，将结果告诉仓桥，并要求仓桥带美那子的侦探报告书影印本及纪念册交给他。仓桥答应了。二人定在“白山号”出了门司车站后，在最后一节 B 卧铺的前方靠门边相见。

8 月 7 日傍晚，朝冈在藤丸的陪伴下从大阪乘下行快车“贝普 3 号”。

藤丸睡着之后，朝冈即在冈山下车，然后乘后来居上的特快列车“慧星号”，当然他已事先准备好车票。第二天早晨，“慧星号”在门司停车，朝冈下车，上了“白山号”，按照约定时间在B卧铺前方车门旁等待仓桥。仓桥果然如约出现，朝冈首先告诉仓桥他已把百合枝杀死，然后要仓桥交出影印本及纪念册。仓桥说他忘记了，一看就知道是没有交出来的意思。

朝冈压抑不住心里的怒气，就这样把仓桥从门边推下隧道内……

朝冈自以为这么一来，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行了。但是，他没有想到7月10日晚上，美那子从福冈回来会在机场打电话给菊畑敏江，即使丹野和仓桥不说，敏江也会追查美那子的下落，因此而暴露了朝冈杀害美那子的事实……

朝冈从头到尾，很冷静地把事情供出，最后他只为阿勉的将来难过。朝冈已托青森的妹妹领养阿勉，而他自己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尾 声

夏天悄然离去，天气转凉，这会儿已是初秋时分了。

海滩上一片寂静，不久前人们嬉水的热闹情景早已无影无踪了。这种由热闹归于平静的寂静最令人难以忍受。

在鹄沼海岸的沙滩上，秋天来的比都市早，四处已无任何人影，只剩下海边的芦苇丛以及永不停止拍打的海浪。

冬木悟郎站在沙滩上望着海浪，良久良久，心里一直无法平静。他仿佛感到美那子的气息就在身边，他吻着美那子的双唇。

——的确，美那子的身影就在眼前，而且比以前更加鲜明。

今天早上，冬木到玉川署看望了朝冈。朝冈在移送法院之前，暂时被安置在玉川署拘留所。

在朝冈被捕之后，冬木因国际上发生重大变动，报社一直非常忙碌，无暇去看他。今天事情已告一段落，而且朝冈已是拘留的最后一天，冬木立刻赶去。

冬木之所以要再与朝冈见面，是心里有一个疑团始终打不开，他想从朝冈口里探个究竟。

面对着朝冈苍白而无望的脸，冬木很难开口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那天晚上我听你说，美那子突然回来是要求离婚，她要你带着阿勉一起生活……为什么美那子能够舍得下阿勉呢？我听邻居说，美那子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朝冈皱起双眉，以复杂的眼神看着冬木，然后低声回答：

“美那子并不爱阿勉。”

“但是……”

“美那子从来没爱过我，她对阿勉也是一样，可能是对我的感情的一种反抗作用吧。这之前她对阿勉从来没有过出于本能性的母爱。她确实把阿勉照顾的很好，但她从来没抱过阿勉，也没有亲过他。”

“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朝冈突然歪着脸露出轻鄙的嘲笑。

“这可能是因为她没有阴道吧。”

冬木听不懂朝冈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女人曾在妇产科医院做过人工阴道，这是我听为美那子接生的医生所说的……也许你不信。”

“这个……有这种事吗？”

“是的，肉体上的畸型可以导致精神上的畸型，美那子生下阿勉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的具有天生的母爱。”

“……”

“说起来，这也许不算什么吧，这世界上有好多母亲忍心把孩子丢下不管，也有的母亲杀死自己亲生的子女，我们的社会却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畸型……”

由朝冈的话，冬木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抛弃子女”、“杀死子女”的事件，还听说最近有一个年轻母亲只因忍受不了孩子的吵闹就把孩子扼杀的报道。有一对夫妇把孩子留在家中而双双离家不知去向，孩子活活饿死……这些事情刊登在报纸上，冬木也看过。

通常一般人对于亲子关系总认为有着权利和义务的责任，不是随便可以割舍的，如今发生这样的事，令人对目前社会的人伦关系感到茫然和不解。

“但是……美那子她……”

“美那子的情况又不同了，她自小在伯父母的严格管教下成长，她从未享受过亲子之间的爱情，但她自觉缺乏母爱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她不能原谅自己。她之所以甘冒危险接受阴道整型手术，也是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缺陷……”

“……”

“美那子一定很爱那个使她怀孕的男人。”

朝冈说话的时候，双眼注视着冬木，这两道眼神仿佛两把利刃，带着谴责和憎恨深深地刺入冬木心中。

冬木觉得朝冈似已发现使美那子受孕的男人是冬木而不是丹野。

美那子因认识冬木而改变了她的人生，但是二人的恋情却也带来极大的不幸，美那子因而身亡，冬木虽然生存着，但这一生恐怕也都要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朝冈再度注视着冬木，但好像一切都过去了。他用极为平常的口气说：

“美那子大概是第一次尝到爱情吧，她全心全意地爱他，如果把孩子生下来大概就能自然地产生母爱。我现在已能体会到她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原因了。”

朝冈的语气虽然平淡，但两行热泪落在苍白的脸上。

冬木想起美那子曾经含着泪水自言自语地说：

“我缺少了女人最重要的东西。”

她那无法说出口的烦恼，原来就是……

不过，冬木又想起从妻子口中听来的传闻。

“难道，美那子要为阿勉捐出眼角膜的事也是假的吗？”

“不，那是真的。美那子也知道她自己精神上的缺陷，所以她一直想努力对阿勉好，恐怕是期望着为阿勉牺牲而能赦免自己吧。”

“赦免自己……”

冬木倾刻间在眼前浮现出头一次见美那子的情景。在幼儿园前的空地上，美那子为了保护阿勉而挺身于野狗面前。——后来冬木回家问自己的妻子在那种情况下会怎样？妻子说她会抱着孩子一起跑，然而野狗追上来两个人都会遭殃……妻子的说法虽然愚笨，但却是一般母亲自然的心理。美那子情愿牺牲自己保护阿勉，她原来是有赎罪的心理啊。

但是当时冬木却深被美那子的行为所感动，他觉得美那子整个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

如今……海边只剩冬木独自一人，听着波涛的声音，心里也像波浪一般翻涌着……

